旅行雜誌

第十九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峨嵋天下秀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地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 — 放款 — 匯兌 — 貼現 —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成都、[illegible]、宜賓、萬縣、自流井、樂山、五通橋、[illegible]、貴陽、沅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中國旅行社啓事

逕啓者：本社出版之旅行雜誌，爲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特舉辦大學生獎學金徵文，原限定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截止，茲因戰時交通阻隔，遠地學校獲知較晚，經各地同學來信要求，決定展期至本年七月底截止，錄取徵稿，亦提高至每千字五百元，特此奉告，並祈踴躍應徵爲荷。

旅行雜誌徵稿簡約

一　旅行雜誌發刊宗旨在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介紹各地風光報導旅行實況

二　凡關於地理歷史風俗人情交通生產旅居行程及其他各地各種情況之材料以散文遊記小說等形式表出者不論創作繙譯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三　譯稿請附寄原文否則亦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地點詳細敍明

四　來稿請謄寫淸晰勿用鉛筆勿多塗改俾減排印困難

五　稿末請註明現在及永久通訊地址並加蓋印章俾便發表後支付稿費時以憑核對

六　稿費每千字自五百元起於刊登後由本社專函送奉並檢贈本期雜誌壹冊

七　投寄之稿本社有增删更動之權

八　投寄之稿如未能刊載除事先聲明並附掛號郵費者外概不退還

九　投寄之稿若本誌尚未刊載他處已先行發表者則不致酬

十　稿件請寄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中國旅行社出版科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國內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四期 目錄

編者與讀者……編者……一

紀游篇章

春雨遊南山……袁道沖……二
灌縣青城記遊……伍受真……七
踏春……郭祝崧……一一
峨嵋之壯……黃大受……一五
零陵小記……顧巡……一九

旅程紀蹤

昆明紀行（十篇）……徐蔭祥……二〇
西南行（四）……孫芳……二五

海外游蹤

邁沙爾觀見印王記……程志政……三二
來因瀑……馮宗祿……三八

地方素描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蒙疆拾零（上）……陳國鈞……四〇
豫游雜憶……許溯伊……四二
蛻變中的牛津（譯）……進仁……四四
解放聲中的緬甸……趙少文……四七

古跡搜求

探訪秦良玉佚事和遺跡……石若愚……五〇
王建墓的發掘……李致剛……五四

流亡線上

從桂林撤退到昆明……陳志良……五六

補白摘拾

飛山廟……柴騁陸……一四
劍閣草遊……賈煜如……十八
桄榔木……柴騁陸……二四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李致剛……31 37 49 53
跋漢朱提銀錫白金……張希魯……五五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China House

19 Russell Street

Calcutta

加爾各答中國招待所

國人自辦國外高尚旅館

▲現代設備　歐美餐點▼

預定房間：請向就近中國旅行社接洽

永利銀行

以社會游資——調劑社會
以工商餘資——扶助工商

分支行處

成都　西安　蘭州　廣元　合川
南充　天水　達縣　寶鷄　家角沱

總管理處：陝西路一七九號 電話四一八〇三
重慶分行：陝西路一七九號 電話四一四九四
信託部：陝西路一七九號 電話四一四九四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國內各大商埠均可通匯

第十九卷第五期
要目預告

編者與讀者……編者
大理風景論……田汝康
河西行……李德良
昭通紀行……王傑
峨眉三絕……黃大受
西南二千五百里（上篇）……江凌
重慶到理化……一山
昆明紀行（下篇）……徐陵蘇
東方蒙脫卡羅的澳門……陸丹林
坪石的餘戀……黃歷華
渡海入錫蘭……程志政
安特衞普海港……馮朱棣
馬來亞游……陳一遜
台灣番人種類及其習俗……陳純仁
戰後的空中旅行……谷樑
加拿大的旅游事業……席尚
行脚別記（上篇）……羅香林

編者與讀者

在這一期中，我們首先向讀者介紹的，是袁道冲先生的「春雨游南山」一文。居住在重慶的人仕，每逢春秋佳日，偶爾到南岸游覽，亦僅流連光景及時行樂而已，縱有抒情之作，祇及於狀述當時游覽的情景，或刻畫山水的清趣。袁先生此文，除了描寫游覽之樂以外，兼及於考據，把南山在歷史上的沿革說一個詳盡，使讀者得到一個深切的概念；而後之游者，亦可藉此一文，用相印證。無疑的，袁先生此文，是值得大家珍視的。

郭祝崧先生係能文之士，年來爲本誌寫稿，和讀者神交已久。郭先生筆力極雄，一經落紙，便如駿馬奔放一樣，氣勢非常旺盛，可是他對於細膩的地方，也寫得周到動人，像本期的「踏春」一文，便是一個例子。在此文中，從園會引伸到許多角落，讀之令人悠然神往。

在西南大後方旅行的人，到舊式客店中投宿，在門首常看見用紅紙糊就的方燈，上面寫着：「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幾乎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等省，都有這種風氣，好像這兩句話就是代表客店的意思。有幾處甚至於改爲「未晚先投「二十八」，雞鳴早看「三十三。」」那是以「二十八」爲「宿」，「三十三」爲「天」，格外覺得玄妙而有趣味了。徐蔭祥先生在昆明紀行一文中，也提到這件事，難得他說明了這兩句話的來源，據說是從明代顧元慶詩中化出來的。顧詩原文如次：

記得離家日，尊親囑咐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先，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迍邅。

這是古代旅行文學，怪有趣的，所以特別提出。

「西南行」的作者孤芳先生，是新聞界的一名老戰士。這一篇報導式的游記，自本卷第一期登起，至本期已全結束。全篇文字動人之處，在於親切有味，精神上始終一貫，讀之絕無倦意。孤芳先生從事新政多年，在報界卓著聲譽，尤其是上海最艱苦的一個時期，他在鐵柵沙包中，苦度歲月，與敵偽搏鬥，維護正義，臨危不屈，這種老當益壯的精神，殊堪爲新聞從業員示範。孤芳先生自貴陽去昆明途中，遭遇覆車之險，吉人天相，安全無恙！他目前在昆，仍站在崗位上爲國家奮鬥，記者謹以至誠，向他祝福！

印度是泱泱大國，財富之足，風物之美，國人均具有深刻印象。我們從游覽事業上着想，印度在戰後，必可吸引許多游人，而中國人前往觀光者，亦將先後相望。我們讀了程志政先生「邁沙爾觀見印王記」一文，獲知邁沙爾這個地方，就使人忻羨不置，當然作者行文優美，格外使我們油然而生嚮往之情，那便屬無疑義的。

最後勝利，是確切不移了。美英的人士，除掉在前線努力作戰外，其餘在國內的人，莫不憧憬着一個美麗的未來，戰後問題，是任何人所關心的。政府、地方、個人都在爲戰後打算，時時刻刻在討論研究，希望格外美善的生活，終於能夠到來。我們讀了「蛻變中的牛津」一文，知道古老的牛津，也在計劃改造市政，將以嶄新的市容，出現於戰後。據估計，牛津市至少尚需要新屋四千座，方能解決它的屋荒問題，市議會早經劃定了幾個新的住宅區，供居民建築。因是，我們也想到戰後，淪陷區於極度破壞之後，同樣感到房荒，負責戰後復興的主管機關，應該對這個嚴重問題有澈底辦法才好。

秦良玉是中國的一個女英雄，四川忠縣人，武藝很好，曾奉命勤王征遼，其事蹟在正史中已有記載，惟關於她的傳記，外間見者尚少，茲承石若愚先生抄示全文，至有價值。現在重慶的七星崗通遠門一帶，是她殺張形的地方。我們讀了她的傳記後，知道她忠勇奮發，保衛國家的精神，終始不渝，很值得後人的敬仰，尤其在全面反攻的今天，婦女讀之，尤當一致興起。

住在內地久了，對於沿海各省的錦繡河山，也漸漸隔膜了，然而人們不是健忘的，外來的刺激，會使懷舊之情，漸漸地在燃燒在每一位熱情人的腦際中。琉球已是烽火連天，難道東海岸的登陸還會遠嗎？老家是可愛的，無論如何，我們得在魔鬼滾去以後，回去看看田園廬舍，親切地摩挲流連着，到這時，本誌中的紀游篇章自然也得隨着時代而高唱大江東去，朋友們，是準備的時候了，行李預備了嗎，沿途導遊的資料蒐集了嗎？本誌不敏，願與讀者共勉！

編者

春雨游南山

袁道冲

余自民國三十一年來渝後，即聞友人道及黃葛埡（集韻作於五切，音鄔，小障也。又烏故切，音污，野聚也。蜀地以埡名者，大都兼此二義，雖讀如亞，則音少異耳。民國巴縣志，凡遇埡字均作埡。）爲南山之中心市鎮，鎮外陂陀起伏，遍植梨花，花時色如縞素，狀似雪停，錯落參差，瀰漫陵谷；余聞而羨之。然以人事控揔，春光易度，未及游也。今春陪金華姚君紹華，姚君服務城中，而家居南岸，往還既頻，南山邱壑之美，覽之熟矣。因就詢花信，請爲留心。後旬日，姚君來報，花已盛開，時不可緩，又以連朝陰雨，彼此均不得暇，遂相約八日曜，不雨往游，雨則不往。比及土曜日之午後，果轉晴霽，中心歡悅，謂氣象之有以助吾游與也。翌晨七時下山，徒步至南區公園，搭乘公共汽車，訪姚君於督郵街之中華書局。是時七星崗方在改築大路，故行車路線須繞道於江濱之南區馬路也。方余出門時，已感氣候較寒，若有雨象，行不數百步，零雰點滴，果已追蹤而來，幸不成注，僅落衣履，令道路潤澤而已。自念時不可失，約不可改；且就既往之經驗察之，雨勢當不增劇，爲期或亦不長，矧自然界之景物姿態，與吾人之心境，恆隨風雨晦明而有殊異，晴則固佳，風雨又何嘗不妙？晤姚君後，雨仍若斷若續，亦未加猛，遂下凱旋路，由儲奇門乘輪舟渡至海棠溪。

今春久旱，雖經連宵細雨，江水依然枯涸，洲渚增高，中流狹細，江心礁石纍纍，或突兀孤峙，或連亙卷舒，或若虎豹之踞蹲，或儼蛟龍之偃臥，截中流爲斷港，起落際於深淵，既高下以參差，更重疊而迴互，尋丈之間，而壁壘森嚴，深奧莫測，小艇偶或不慎，輒有誤入八陣圖中莫知所出之感。江岸距中流既遠，斷港又阻隔其間，因之渡頭下移，傍礁設步以泊舟，編筏爲梁以渡浩，此枯水期之臨時渡頭也。既登彼岸，遵沙渚行數百步，始得大道，爲南去貴陽之公路。余等越公路而東，循濱江小徑折而南行，南岸岡陵，歷歷在望，大抵東崇而西卑，西疏而東密，川黔公路取道南山之西，其故蓋可知矣，姚君指點方位，如數家珍；長岡西傾而橫亙吾人之前者爲黃葛埡之外護；由長岡凹處越嶺南進，爲去黃葛埡之舊道；岡東崗阜隆起，體圓頂銳而林木蔥籠者，爲老君洞之山；又東更高而僅睹其巔者，爲眞武觀之山；長岡以西，坡陀起伏而層次疏落者，爲南山諸支之岡陵地。又云，梨花以南山爲盛，爲看花計，當右折循長岡西側之邊緣以行，繞南山之外廓以去黃葛埡，近村遠岫，盡在目中，是固此行之初志也。於是陟岡越嶺，行半里許，覺山外風物，無甚可觀，而姚君日前所見梨花，都已謝去，於是中途變計，先赴老君洞。余久耳老君洞之名，爲此間避暑勝地，惟聞人言，磴道陡峭難行，初未列入游程，今南山梨花既無可觀，而由黃葛埡之中途折老君洞，爲程僅增二三里，與其罷日

專誠拜謁，毋寧今朝就便過訪耳。余等乃左折，稍上有茶亭，夾道而建，甃磚累爲兩壁，頂作圓拱式，頗壯觀，余等循路穿亭而過，陟數百級之長坡，是爲南去黃葛埡之古大道。當長坡之將盡，左側又一徑，折而東上，爲去老君洞之道。是時密雲四合，似有驟雨，余等急趨左道，拾級而升，又數百級，忽睹石坊夾道而立，昔人所題額字聯語，漫漶殆盡，僅餘老君二字，知已抵山門前矣。坊右懸岩峭壁數丈，有結茅樹陰以供游人品茗者，豆棚竹几，危崖臨壑，余等小憩避雨，遙望岩前山色，乍顯乍隱，皆在有無明滅之間。時有某社游侶二十餘衆，亦在品茗，並做迷藏之戲，履舃交錯，笑語歡呼，可謂空谷足音，打破山中岑寂矣。余等冒雨入廟，則見游人踐踏，益徵吾道不孤，更有結隊來游者六十餘人，則業餘無線電協會會員舉行野外通訊日之紀念也。國人多好戶內博弈，而罕作郊外旅游，城市中人希與自然界接近，鄉村接近自然而又不知所以欣賞之道，近年風氣轉移，游覽之娛樂轉盛，是亦思想進步之一徵象也。

老君洞廟在山陰，背倚絕壁，鑿岩之屋，緣坡爲階，正殿之前後左右，無復隙地。由殿左磴道曲折而上，岩畔有洞，題跋頗多，有塗洞參天四字，語似費解，然藉此可以詔示來者，知老君洞之初爲塗洞也。今已改充防空洞之用，設欄下鍵，昔人所稱洞中塑塗后像者（見洪良品東歸錄）不可復覩，亦不辨其存與亡也。洞之上下左右，亦有小建築，高下錯出，鱗次相承，或突出崖畔，或高據樹杪，似鳥巢之懸空，而其倚岩作壁，又有類於穴居。東歸錄所云「洞旁鑿石爲樓，架樓蕩殿，幽亭曲檻，若抱岩勢，游人目不暇給」者，大致猶存，惟年久失修，不若當年之美觀耳（洪氏於同治九年來游正當兵燹而後此廟燬而復興之候也）；且既往之僧寮丹房，今多假爲平民宿舍，既不便於游觀，實亦不足觀也。廟左絕壁，無徑可通，自塗洞沿階而降，左折入一短巷，似屬窮巷，盡頭有斗姆閣，院落宏敞，喬木蕭疏，遠勝於老君洞之湫隘陰濕，且僻處後方，轉形幽靜，山居修養，大可延年。惜已化爲公寓，與老君洞同，人神混雜於殿中，屋猶三楹於廊下，婦孺遝雜，龍犬孳吠，余等忽忽由閣之後戶穿出，東歸錄所稱「閣旁鑿石爲龍，爲几案，有基，有岸，皆石爲之。中有曲沼，鑿石爲龍，鱗爪生動，張口吐舌，舌中穿一竇，引泉水自竇中噴流而出。又鑿岩壁爲普陀觀音像，自竇行至稍遠，幾相悉具。像側右馬一，有自然藤，生馬口中，若鞴絡然。循岩而上數百步，壁間皆鑿石爲神佛像，衣冠肩目，尊嚴如生」者，雖未得詳，是則此行之遺憾也。閣後繚以長垣，隨坡陀之上下而環之，自肩及頸，古地甚廣，山陽既少人居，景物轉形幽邃，坡陀起伏，局勢開朗，亦非山陰懸岩陡峭踞蹲之比，垣外有小池已涸，據陰一竇，有石[illegible]貫達垣外，池中猶存殘基斷石，似當日尚有承竇之具，豈即洪氏所見之引泉石竇耶，惟此山無泉，僦居於老君洞斗姆閣者，欲求悉取諸二里外之黃葛埡，余等中途遇運水人夫四五起，自山陽而上陟，以供老君洞斗姆閣之所需，豈久旱泉涸耶？抑戶口驟增，以致固有之泉供不應求耶！由老君洞之山陽，左折東上，可遠眺武觀，余等則緣山岡小徑，曲折南去以赴黃葛埡。

黃葛埡初以黃葛渡得名，宋余玠有「龍門東去水如天，

待渡行人暫息肩」之句，蜀人名勝記云「塗山之足有古黃葛樹，其下有黃葛渡」，王爾鑑修巴縣志，亦引姜照會「老樹盤根古樹穹，珊瑚秀插水中央」之句，以黃葛晚渡爲巴渝十二景之一。然黃葛峽之名，更早於黃葛渡。水經注載：「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山高險，全無人居」，黃葛峽之得名不僅比黃葛渡爲早，且峽之範圍廣大，殆括有今之老君洞與武觀諸山而統言之，渡頭自在其內。黃葛渡之命名，是否由黃葛峽而起，雖不可詳，然黃葛峽之命名非因山麓之一二古樹而起，則可斷言。意者山多此樹，故以名峽，而渡與埡亦從之耳。黃葛樹爲川滇黔三省特產，里社恒植之，爲社樹，故黃葛埡之地名亦爲普遍，更有甚於「三不管」。「三不管」者恒於三縣交界之處有之，而「黃葛埡」無此限制，或以名其街衢，或以名其村落鎮市，範圍廣狹固亦爲自由也。民國巴縣志載：「黃葛埡即崇文鎮，在縣南十里，渡江自海棠溪攀石磴而上，峭削入雲，憑高俯下，全城廬賃，都收眼底，所欄匪細。」東歸錄亦稱：「登山磴而上，千盤百折，石路修整，輿馬往來，絡繹不絕，婦女連袂，兒童挈榼，纚屬於道。」是知黃葛埡爲南山一大聚落，由來已久。自重慶升建陪都，城區地狹人稠，重以敵寇空襲，民居工廠，相率擴展於郊外，沿江上自魚洞溪，下至唐家沱，大都闢爲工業新區，而黃葛埡既爲南山中樞，與城區僅一江之隔，市廛尤盛，有舊式石築之通衢，有新式沙礫之公路，商店數百戶，銀行五六家，郵局驛運，應有盡有，其公私機關所設辦事處宿舍以及民居，更難僂數。惟以距江較遠，故工廠不多耳。姚君僦居市肆，門前數十步外，即屬田隴，田隴之外，陵以平岡文峰塔聳立岡上，四周林木蔚然，與隴中之菜花，上下相映，黃綠交輝，半村半郭，誠不愧爲田園都市矣。姚君堅留午餐，飯後，相與散步通衢，出門右折即爲公路，西去海棠溪十二公里，殆二三倍於今日所遊之捷徑矣。佇立街心，西望文峰塔，塔凡七級高逾十丈，萬松環護，挺秀高岡，儼然杭垣寶石山之有保俶塔，但未若彼之長身玉立，益形苗條耳。姚君語余，如其陟岡禮塔，可由岡西下，仍西趨海棠溪渡江，否則東去眞武觀之山，東經龍門浩渡江。余念眞武僻隘江流，塗山古蹟，尤以先覩爲快，決捨彼而就此。於是回步東行，道傍有中國國貨公司之實驗工廠，廠中負責人吳君一心，姚君同里也，乃就便入訪而參觀焉。

國貨實驗工廠在文峯塔岡下，就田築屋，前臨公路，有泉自岡下注，引以灌田，廠中所需亦取給焉。更就窪處爲池，以蓄餘水，兼供養魚。廠地有餘闢畦種蔬，以灌木爲籬欄，所費無多，而甚整潔秀麗。廠之組織，分設紡織皮革二部分，紡織工作以被單面巾爲主，有木機二十餘架，工人數十名；皮革工作以皮箱皮鞋爲主，工人十數名，每月製成品，二部合計約值二三百萬元，概陳列於重慶市之中國國貨公司而出售焉。吳君云，往年嘗增闢木工部，試製傢具，嗣以原料須由江濱運入，成器後，又須銷售於城區，運費過巨，且成品一再移動，損耗不貲，因而中輟。但念年來陪都人口驟增，恒苦傢具器用之供不應求；且此間木工技術甚劣，廳隔交接處不施膠漆，又不善製榫。巧匠之榫多作圭形，稍闊根狹，兩榫凹凸，互相箝束，不易分解；拙匠則爲平榫，稍根闊狹如一，而又甚短促寬泛，幾經振動，器之廳隔即便拆散

。甬滬木器耐用至數十年不壞，而此間窳劣出品，不一二年即不堪復用，故爲市民之需要計，頗盼吳君再振木工部之旗鼓也。

國貨實驗工廠參觀既畢，乃沿公路東行赴眞武觀，約半里許，姚君忽憶及近處有童氏園，饒花木，有名之龍洞，亦在園中，遂由道左降坡南行，遙指小岡，距公路可半里程，其間盆地小有起伏，且已闢爲場圃。前岡不高，而竹樹茂密，人家三五，籬落參差，余等越陌度仟，望門投止。園占地頗廣，地勢本屬坡陀，布置妙有曲折，既無牆垣間隔，而自然若有區畫。全部開闢，表土頗厚，而間有數處，岩石突露，姚君乍覩，疑爲人工擬裝，顧姿態自然，無堆砌雕琢之痕跡，高只尋丈，而儀表雄偉；距離咫尺，而饒有蹊壑，比諸杭州西湖之怒石鳴琴，殆有似之，猶未得其全耳。園主人就岩石前，闢地數弓，築蘚道，背則近倚小岩，而則遙對高峯，花木環繞，曲徑旁通，惜無流泉可引，否則倍增佳趣矣。纍石黑色，晶瑩異常，與重慶美豐銀行之垣石，同一器材，疑亦青島石公司之產品，非意大利人造大理石所可同日語也。園中住宅數區，地勢既差有高下，中又間以林木，各不相擾，而茅舍柴扉，更具山居本色。花木繽紛，頗多佳卉，紫荊多株，幹可一圍，徑寸之藤，廻環數丈，其他松柏檉楊女貞薔薇之屬，更難殫數，乃四周無垣，游人任意攀折，無所愛惜。余目睹一婦三童，彩花盈握，而攀折不已，余忠告此童，人戒知足　物希爲貴，好花人有同好，蓋不留與後來者共賞之？且折花插瓶，斷無本來面目之爲美觀，折花人如其有知，下次重游，無花可賞，寧不自悔其前作耶？繼而姚君發見被摧折者之花木甚多，甚或連根拔去，僅存斷枝淺阱，以示竊花掘樹之陳跡耳。主人似亦不加整理，殆以毀多成少，種樹難而偷樹易，惰而貪者輒垂涎於天外飛來之福，誰復辛勤勞苦，供此不勞而獲者以坐享其成者乎？民國年年植樹，而三十餘載迄少成林，觀於童氏園，即小可以喻大矣。余等徘徊久之，乃發見龍洞所在，洞口岩石露於表土之外者高僅尋丈，而隱蔽於林木蔥籠坡陀起伏之中，非加意審辨不可覩也。洞有二口並列，鑿若爲隧道，傾斜而下，左右相通。余等下行數十級，乃抵平處，更前則黑暗異常，且有曲折，試以手摸壁，不及其頂，聞洞後更有一口，乃暗中毫無聲光，音跡可尋，不得已，逡巡退出，則見左口額際，懸小木札，載有防空主洞者之姓名及所容人數，在千人以上云。

既別童氏園，仍循隴畝中，向東北之高峯而行，是即眞武廟觀之山也，與老君洞之山東西並峙，迴不若山陰所見之雄偉，路亦平坦，無復前此之多級長坡，越一小岡，眞武觀已在望中，蓋黃葛埡之盆地，其海拔固高出於江濱遠甚，故自山陰之江濱以望二山，比諸黃葛埡所見爲雄偉也。眞武觀前臨大壑，山勢前迫而後舒，略似老君洞，而諸山環繞，局勢謹嚴，此爲勝之。廟基築於山巔，前因岩積石，壘爲平台，甚壯觀，廟後院落方開展，迥非老君洞之逼迫狹隘可比。廟屋大部爲江蘇復興中學江蘇青年協會賃用，講堂宿舍，綽有餘裕，小樓一區，似爲學校所新築也。出廟右側旁門，可登絕頂，俯瞰江城，昔人推爲登高攬勝之所，有澄鑑亭，久告頹廢，又有明劉鋌將軍所立鐵桅，以日暮須歸，未往觀：僅在山門外，小作徘徊，從左右兩山之間隙、北望兩江匯

流處，歷歷如畫，俯瞰則左右溪別分明，側視則前後層次可覩，誠壯觀也。余別姚君，乘一騎，由廟右東下，往清水溪蓮花街之下方，循大道至龍門浩，渡江回行，姚君仍回黃葛埡。

今之老君洞原名廣化寺，眞武觀乃古之塗山寺，其山卽塗山，巴縣志（民國新修）辨之甚詳，而昔人記述頗有異同，其可注意者略有三點：（一）禹之塗山以何者爲主？（二）江州之塗山究在何處？（三）禹祠塗后祠及塗山寺眞武觀之代嬗，試分述之如下：（一）江州（卽今之重慶）之有塗山由來已久，東漢郡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杜預注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廟，故常璩之華陽國志，酈道元之水經注，皆有此項記載，惟酈氏有「余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於此也」之說，蓋依據當代人之考證而云然。實則禹之娶于塗山氏，與會諸侯于塗山，本爲二事，不可混爲一談。元貫元塗山碑記以爲，「禹本蜀人，生於蜀，娶於蜀，且蜀之塗山肇自人皇，爲蜀君掌塗山之國，亦據爲證；至會諸侯于塗山，當八九郡諸爲是」如此分別言之，較爲合理，但所依據之帝王世紀，其書初無甚信，且塗山氏乃氏族之名，塗后誕生之故里，不必卽名塗山，惟後世仰禹功德，推及塗后，因而名其山爲塗山，並爲禹王塗后立祠以祀之，因古之塗山氏而後有後世之塗山，是則山以人名，專同追諡，此與「會諸侯于塗山」之當時確有地名不同，是不可不辨也。（二）江州塗山之所在地點，昔人記述亦不盡同，酈氏謂「江之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古巴郡志云「山在縣東五千二百步，岷江東折，高七里，周三十里」（見巴縣志卷三禹王祠條下引文）一統志謂禹廟在巴縣南塗山上，與郡志略同，蓋江流至縣向東北作一大曲，南岸之山，亦可稱江東岸也。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九塗山條下載：「府東八里，岷江南岸，山之址有石中分，名曰龍門，其下有水，與江通。……劉先主置關于此山之上，禹廟及塗后祠在焉。……山足有古黃葛樹，下有黃葛渡，酈道元云，江水東經黃葛峽，卽此」。巴縣舊志（清乾隆中巢邑令王爾鑑主修）謂「老君山在縣城東南七里，爲縣署之案山，有石洞，卽華陽國志所稱塗洞是也，俗呼老君洞」所述方向距離，與昔人所述之塗山正合，故洪良品東歸錄斷言之曰「俗呼老君山眞武山，其實皆塗山也」。惟酈說少異，或異地同名，此例固甚多耳。（三）禹祠塗祠塗山寺與老君洞眞武觀之代嬗：江州之有塗山，塗山之有禹祠塗后祠，見于漢魏六朝人之著作，已如前述。至于塗山寺，則白香山有塗山寺獨游詩可證，其詩曰「野徑行無伴，僧房宿有期。塗山來去熟，惟是馬蹄知」。可知塗山寺之創建，當在唐中葉或唐以前，何時化爲眞武觀已不可考，巴縣志（民國重修）卷二廟宇表塗山寺條下載：「榜題甚多，鄉人因寺有眞武殿，遂呼爲眞武山眞武寺，而原名塗山寺則廢矣」。又老君洞條下載：「原名廣化寺，明末張賊亂後，由道士經營，始更今名。」意者禹祠塗祠旣無恆產以贍守祠之人，古代釐戶免役之制亦行于後世，且廟祝本以方外人任之爲宜，故以釋道權司禹祠塗祠之廟祝，在古人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但廟祝不必皆爲安分守職之人，浸假而藉禹祠塗祠以供其私人所奉之宗敎，以博取鄉愚之香火布施；鄉愚無知，每每尙迷信之仙佛，而忘祖宗之功德，以致喧賓奪主，數典忘祖，大失古人命名設祠之初心，而埋沒歷史之眞相，良堪浩歎。王士禎蜀道驛程記紀略「回龍橋，抵眞武觀」而未敘及禹祠及塗山寺，是其嬗變尙在淸初以前，故陶澍蜀輶日記亦有禹祠久廢之說，而洪良品東歸錄則稱「入禹王宮」而不曰入眞武觀，殆有惡于廟祝之影射篡奪，擅改名目，故不予其僞俗之僭稱，而仍依古人之稱謂，是固孔子正名之所用心也。

此游初爲看花，繼則改爲訪勝，任運自然，適可而止，凡事預則立，游覽不應外此原則，然天時人事，俱有變遷而非固定，故事預則立之說，亦只能盡其在我，而不克强環境以絕對相從，行所當然而不能斷爲必然，此運會之所以重要，古人所以貴於知幾也。不知幾者不足與言「預」，不預謀於幾先則知幾又何益耶？口占一絕，以結此游：

渝州南岸棠溪渡，春雨郊游黃葛埡。（讀如鄔識落）梨花萬株來已暮，剩有塗山鎮宿游。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草於重慶復興關下

灌縣青城記遊

伍受眞

甲申秋日，錦城苦雨，不見日色者匝月。余擬即還渝州，欲一遊青城以償夙願，阻于雨，輒爲悒快。萬歷重九前一日，天漸開霽。念異鄉佳節，誰與登臨，上玉壘，登青城，此其時矣。乃以入山途徑，詢之平君，因君住灌縣有年，于青城情形頗爲稔熟也。聞余以幾人往，以一人對，則愕然曰：「踽踽獨行耶？是烏乎可！詣青城者率在春夏兩季節，今遊侶杳杳，皆裹足，而君以隻身入萬山深處，山間故多盜，殺人越貨常事耳，君又何必以心戰山水，冒此奇險耶」？余瞿然遲，自念盜匪刼財物，使勿與抗，豈遽傷人，且亦未必即遇，及今不往，則機緣或且從此失之，于是不復多加考慮，決以明日出發。

九日之晨，余攜雨衣一襲，挾書兩冊，赴西車站，趁公路車，全程五十四公里，票價三百五十七元。車八時半開，時朝曦初上，爽氣襲人眉宇。彌望平疇一片，大似江南，惟田間綠樹，蓊鬱成陰，則非江南所有。經茶店子，至犀浦鎮。犀浦唐曾置縣，以李冰鎮水石犀而名。過郫縣，古稱郫邑，小陵詩：「酒憶郫筒不用沽」。寰宇記云：「治東土台城起，下有池，其底有井，謂之郫筒井，非郫產巨竹，截爲筒，汲水而釀，包以蕉葉，纏以藕絲，信宿香達於外。」或云「山濤治郫，以竹筒釀酴醾酒，旬日香聞百步。」余以叩車中籍郫縣者，謂郫邑今以產豆瓣著，不以釀酒名也。聞縣南一里有杜宇及鼈靈墓，二塚相對若丘山，城南十二里又有子雲亭，即其舊處，惜多無由一訪。

車過安德鎮，已隱隱見青城諸峯，午初抵灌縣。汽車站在觀鳳樓前，樓三層，有額曰：「雄鎮都江」，傳爲楊妃俯面首妝處。半里入東門，經中正大街，商肆繁盛，松潘等縣藥材，皆以此爲集散地。投四川旅行社，稍歸不寓休憩已，向西循石級上西城樓，依山築城，樓在嶺端，賴江有門離岩，俗傳李冰治水，與孽龍並化爲鎖，縛門于此，故名，荒誕可哂。登此可視內江二江形勢，及安瀾索橋都江堰白塔諸名跡。下坡道，更循，復上數百級，有樓，即古玉壘關，建自貞觀初，亦名七盤關，又稱鎮夷關，以此爲番夷往來之衝。左俯洪流，右臨削壁，其上崔嵬突兀者，則玉壘山也。誦杜老「玉壘浮雲變古今」之句，不禁有感，于此得五律一首：

玉壘登臨處，廓然天宇開，浪傳樓鳳宿，遙接門雞臺，信有浮雲感，奇無白雁來，異鄉爲異客，此日首重迴（九日登玉壘關）

關前有售石章及印泥盒者，志云：「玉壘岩瑩潔可爲器，亦碔砆之類」。今爲灌邑名產之一。

出玉壘關，路左有坪，俗爲貴妃過此紮帳歇宿處，因稱鳳窩。太眞外傳：「楊元琰爲蜀州司戶，生貴妃」。則貴妃幼曾嘗居灌縣，似尚有徵，其後入宮承寵，亂中傳明皇西幸，死馬嵬，今觀鳳有樓，棲鳳有窩，不知所據。迤西一帶有樓閣重疊，依山高下，望之如仇英所寫仙山縹緲圖。由石磴下，先經禹王宮，次經陽殿，現均爲水利局佔用，禁遊覽，獅前慈雲洞深廣尋丈，觀瀾亭則在左。

半里至二王廟，二王爲李冰之子，余嘗考之，古今集記曰：「李冰使其子二郎以三石人以鎮湔江，五石犀以厭水怪，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十數州縣稻田，自禹治水之後，冰能因其舊跡而疏廣之」。今縣西去十三里鄉居壩東橋，有李冰祠，即崇德廟也。志云：「縣西二里崇德廟，李文饒鎮蜀時建」。後者當即今之二王廟，十餘年前燬於火，旋即修復。入門拾階以登，有表石版上鐫「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側又有玉石碑各一，有字曰：「逢正抽心」「遇彎截角」。水經注曰：「冰作大堰於此，立碑六字曰深淘灘搜包鄢」，間一窺蘇祖。更上循

正殿，有二王大小塑像，大者高丈餘，小者高數尺，被錦袍，廟祝謂係清帝乾隆所賜。每祭賽，民多昇此出巡。范石湖詩：「自從分流注石門，西州秔稻如黃雲，刲羊五萬大作社，春作伐鼓蒼烟根」。今民力凋敝，自不能有此盛況矣。殿後有丁寶楨像，翎頂袍褂作清代裝束，則以丁任四川總督時，亦治水有功也。後殿供李氏父子坐像，折左再上，爲飛鳧樓老君閣斗犀閣，皆在叢綠中，楩楠成林，俱一二人圍。

出廟右門，溯流而上，至安瀾索橋，志云：「縣西二里有珠浦，即索橋也」。長約一里，高二丈餘，寬七八尺。其制，兩岸建石礎，植木柱七架于江中，以碗粗竹索跨江面，平繫兩岸木柱上，絞之使緊，兩旁又以竹索五絡爲欄，下承木板，厚一寸許，橋下居中有巨石所砌魚嘴，正對急流。水自上游奔放而下，至此分而爲二，稱南江北江，亦稱內江外江。人行橋上，竹索左右滉漾，板亦起伏，隨步作響，板復有間，俯視江流激湍，浪湧波翻，起巨響如獅虎吼，胆怯者每心悸股栗不敢渡。橋雖有小路通老君岩，不往。橋門有聯曰：「大江東去無雙路，錦里西來第一橋」。向者未至灌口，雖知都江堰爲中國有數之水利工程，而不諗其如何偉大，今茲目擊，乃識所傳非虛。且于此得一領悟，即深淘灘者，所以防河床之淤滯，低作堰者，所以減衝激之阻力，遇正抽心過灣截角者，所以因勢利導以殺水勢。而以竹籠石築堰，則江水得由石罅流注，堰得保固，取材簡易，人工亦較省，謂非天下之至巧不可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漑諸郡。」又「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宋史曰：「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旱江皆爲沫水，入西川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衝決可畏之患，自秦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於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耕桑之利溥矣（略）」又隄堰志曰：「自神禹導江正源，至石紐，出汶川而南，其北無水，秦昭襄王時蜀守李冰鑿離堆虎頭於江中，設象鼻七十餘丈，首闊一丈，中闊一十五丈，後一十三丈，指水一十二坐，大小釣魚護岸一百八十餘丈，檔闌洪流，故曰都江，以分岷江之水，北折而東，灌溉蜀郡田疇以億萬計，蜀用富饒，號曰陸海。于所通處又設籠岸，竹籠石附岸，水不囓土，而渠可堅久，指水數十餘處，如象鼻狀，以扞之，必冰之所作也」。蓋今川西南數十縣良田千萬頃，多收灌溉之利，胥出李冰父子所賜，澤被蒼生，功垂萬禩，本崇德報功之義，祀之宜也。

循故道返城，見牛二三十頭，皆在嶺上，高入青冥，人跡所難到，異而詢諸途人，曰此氂牛也，不能任耕作，惟登山如履平地，肉味鮮嫩，視黃牛肉爲美，市中有出售者。入玉壘關，下一小徑，里餘至離堆公園，小有亭池台榭，而籬間霜花初綻，黃紫斕然，古人謂「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余今有焉。更進爲伏龍觀，相傳冰鎖孽龍處。正殿祀冰，世稱老王，飛閣危樓，遙與二王廟重簷複棟相對峙。觀後即堆之分水處，堆高數丈，陡立水上，有懷古亭，下爲象鼻石，舊鐫石爲「水則」，即測水量表是。凡盈一尺至十尺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堰減水，河泄而歸諸江。瀕欄下瞰，狂濤與離堆相激，聲勢震赫，洄旋東注，如怒馬疾走。觀內今亦爲水利局辦公處所，羅列水利設計模型及諸圖表，未暇詳覽。出公園半里，過鎖龍橋，又前爲百試至太平橋，一橋受一水，即內外江也。同一水源，分而爲兩，所歷各異，而奔流數千里，終復潮宗於海，人生亦若是耳。此孔子所以有「逝者如斯」之嘆乎？晚七時，雨作，聽窗外簷溜聲，殊悵悶，因灌縣去青城三十餘里，雨不止，則難至也。

詰朝夢醒，聞庭樹滴滴，知雨猶未已。起身盥洗後，走西街，道濘甚，在一麵館進早餐，頃之，雲開朗大有晴意，望郭外遠峯接岫，葱蒨如削玉，極喜慰。步出東門，過鎖龍橋，雇人力車，至長生宮，力資六百元。時初日照耀，羣山蒼翠可掬，中有二三峯，白雲暗靄，光連霄漢，問輿夫，謂是大雪山，似近實遠，去灌且數百里也。經塔子垻，有磚塔，凡九層，不入。沿公路進，過永寧中正兩橋，一溪前橫，無梁，惟一木板跨水上，車不能行，則與輿人共舁車而過，爲馬家渡，自灌縣至此，約四里。久雨乍晴，農家多布竹席出穀子以曝日中，途中泥濘積七八寸，濕滑難行。輿人裸上體，挽使向前，汗滴落如雨。余意良不忍，下車徒步於田塍之上，土鬆軟如絨毯。鄉人有以雞公車運糧食薪炭進城者，輪陷泥淖中深可

尺許，一推一拉，厥狀尤苦。十六里至中興場，以非場期，肆皆門可羅雀。出青市口，西轉過雙永橋，橋作人字形，如鳥張翼，二水各自西北來，過橋則合流矣。凡灌縣近郊較大橋梁，上多覆屋，如太平、鎖龍、永寧、中正、雙永皆爾，水流甚急，即田邊溝渠，亦潺潺作清響，而色均澈綠可愛。

十四里至長生宮，宮在山麓，即昔之碧落觀，又曰范寂觀，係蜀漢范寂隱居之所，寂字無為，劉先主徵之不起，就封為逍遙公，得長生久視之術，以百三十餘歲始卒。現址今設私立蔭棠中學，投刺入見其代校長宋君自節，據言共有高初中學生五百餘，原在成都，以疏散移此間。有殿，中設范賢塑像。前有大石鼎，凡八面，面刻一卦。院中古楠高數十尋，圍三十尺，世傳長生所植。巡覽一周辭出，入谷行，不半里，至赤城閣，其右為丈人峯，又名赤城山，名山記曰：「益州西南青城山一名青城都，其上有崖含赤壁，張天師所治處，譜錄書所藏。不知當是第幾洞天也」。玉匱經曰：「青城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青城甲記：「黃帝封青城為五嶽丈人，乃嶽瀆之上司，真仙之崇秩」。少陵有「丈人祠前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峯」之句，放翁亦有丈人觀詩。聞觀在峯背，不能至，惟仰瞻丹嶂千仞，矗立谷口而已。余於五嶽，泰山衡山俱遊蹤所及，嵩山華山，僅窺半面，恆山則從夢結想。今過五嶽丈人，得戲綴一絕云：

曾拂岱巔窺未頂，輕于衡岱見情親，心期勝欲通玄嶽，一笑先來謁丈人。

循澗而上，長林夾道，三里至建福宮，現為蔭棠中學第二部宿舍，地屬內貲。再進澗左有石，刻林故主席題「雲根」二字，青城有雨亭，于右任先生書額，灌青公路，以此為終點，過此則悉為磴道，不通車輛矣。循石磴上，青苔滿佈，滑不受趾，道旁有土一堆，傳為相如墓，余按寰宇記載司馬相如墓在導江東十里，此必附會。登天然閣，顏曰「西蜀第一山」。經怡樂窩，至引勝亭，亭多以松杉為柱，樹皮為頂，殊古雅。四里至龍居崗，有坊大書「天然圖畫」，有軒曰「駐鶴」。自長生宮登山，途中未遇一人，至此始見一婦人一中年男子，詢之謝姓，蓋母子也。余問山間情況，則曰：「春夏之交，來遊者衆，入秋則少，近來一雨三十餘日，上山遊客，尚以先生為第一人」。問治安，曰：「前山少危險，山陰常有劫殺之事，」索茶勿有，出花生一器，囑若干啖之，山民朴拙，就余語，親切一如家人。坐半小時，鼓勇復上，四圍林木，撐天拔地，路縈紆，距數丈即不見前後，里餘過遇仙岩，居岡脊，坐亭中，得一詩：

定知垂老百無成，世上何人識姓名，而昔范賢仙去久，不然此處學長生。

又二百餘步臨接仙橋，經冷然亭，再折過凝翠橋，經樹四台，兩閣如織森，樹上時有水滴，洒洒落余肩背衣袂間，陰森之氣，令人凜慄。

既於亂翠中得一門，上書「五洞天」，入門有橋，曰集仙，下為白雲溪，歷階石數百，忽覩崇宇巍煥，金碧晃耀，即古常道觀，俗所稱天師洞也。觀莊嚴為青城第一，前臨深谷，後枕高岡，幽邃亦青城第一。吾鄉吳老先生稚暉爲文鐫之石上，曰：「三峽在川東，青城在川西，劍閣在川北，峨眉在川南，為天下四大觀。若雄若奇若秀，昔人已各為天下評定。獨青城無所不包。猶未聞標明其特點。願青城子亦雄亦奇亦秀外，而其幽邃曲深，似劍門三峽峨眉，皆不無遜色，故以天下幽標明青城特點，亦非多事。且以幽奇雄秀四大特點代表全蜀，亦確當也。民國第一戊寅七月吳敬恆題」。稚老之所以贊青城者亦至矣。三清殿石柱作浮雕蟠龍，下作獅魚狀，柱聯曰：「洞天第五神仙府，太極含三衆妙門」。兩側皆客堂，其右室，尤為雅潔，後有閣，俯白雲溪，可遙睇山外盡數十里。道人康輔臣謂昔杜光庭曾于此解書。隔壁若藤老樹若虬龍，雜三五丹楓，紅艷如二月花，嫵媚雜狀。張官殿旁漢銀杏樹，圍一丈六尺，高十丈，輪囷蕭鬱，非凡間物，幹周有如鐘乳又如玉筍者數十，參差倒垂，南嶽一本，亦千有餘年，遜此奇古。拾級而登黃帝祠，有右任先生聯云：「始艸昧而興，有四百兆兒孫，飛騰世界。問潤澤何道，是五千年文化，翊衛神州」傑構也。蓋常道觀本黃帝祠址，今祠新建，其南有六時水，勝覽云：「六時洒水，以代晷漏，陰時即飄然而洒，陽時則無」。呂汲公詩：「巖輝萬古照，泉漏六時飛」。京鏜詩：「八千里隔東西境，十二時分晝夜泉」，即此，今所見

者，唯一涉水方池。後爲關帝殿，稍后爲白雲閣，更上，岩壁間有天師洞，中奉天師像，唐開元御勅歸道家青城碑，尙可隱約辨十餘字。殿前岐棕一株，大僅把拱，高二丈，傳爲天師手植。

既遊客堂，與監院林松林談有頃，復由道士康導引降魔石，石在祠左，又名試劍石，亦稱三島石，傳天師開山逐魅，甫運法，劃雷閃電中，突現大石當路，天師揮劍，石遂中分，南片復裂爲二，各峙立數丈，罅裂處有石梯可下。去石數十武，有擲鶴亭，其前止水一泓，曰洗心池。還廟，又見竹篁通流泉至廚下，道人言向者鬼城山崩，瀑水大至，山高百餘丈，人觀居其下，將變推壞，幾有大石墜下，遏水向東，竟免漂陷。初觀中皆汲水日用，負汲煩勞，自流泉貫注，甘美不竭。在天師洞得詩兩首：

二千餘載祠壇古，二十六峯雲霧重，鬪踞獅蹤各參差，要從高處俯孤筇。

側身天地意茫然，頗憾埃塵忘歲年，坐我青山紅樹裏，不成丹訣亦神仙。

出天師洞後山門，右迤半里，經懸危磴，有龍橋，面擲錢槽。豎壁爲曲道，鑿以石欄，長四五丈，僅容一人傴僂過。舊日棧道，遊人輒至此而止，下臨深澗，莫測其底。傳天師與鬼兵鬪誓，徐餐一擲，背壁中斷，故以名擲，至今草木葉上，皆有黑點。其蟲兩觸虫能，徐足於此。青城道士，處處欲假天師自重，故處處有神話。半里，路岐爲二，右上，紅葉山果，飄落滿徑，崖石綴翠苔如古銅，風起，林木飛騷，似驟雨，慮文豹來襲，不能悄悄。踰一岡，有亭曰臥雲，位第三峯上。更進，山勢巍峨，修楠蒼翠如綠雲。洞門以紅楹，石泉從樹杪洒落，幽絕。說得一洞，曰朝陽。爲寒封鐘鎮處。洞廣三楹，因洞嵌巖以爲宮。有道人方題地般銀杏，見余以一人登山，表驚異。與洞相距四五丈，又有小朝陽洞，皆面東，可遠眺。再上達第二峯，有壯觀亭，望千巖萬壑，皆在履舃下。沿陡壁上攀桿攔，第一二峯脊，左右無依，如立鰲脊，忽豁然開足吾，乃有人焉，款款來，似爲一道家者流中者，詢距上清宮近否，曰數百步即至矣。在登山途中，所遇者唯此君一人。

從盤道進，有呼日亭，亭懸徐崖書「青城第一峯」「天下第五名山」字大徑尺，筆力雄健。林故主席題「雲居」二字在其右。此處拔海一千一百三十三公尺，絕頂則爲一千一百九十八公尺也。左轉達上清宮，創於晉，有門額蔣委員長題，階亦右任先生書。岷山數百峯，如翠浪起伏，勢皆俯傾，係知微詩：「台殿懸平青嶂頂，松杉插破白雲根」者此也。蕩胸決眦，殊覺超盆。上清宮殿宇非古，道人亦傖俗，然附近多古跡，殿左天池，亦曰麻姑池，水清碧，傳麻姑曾於此浴沔，階石有鴛鴦井，一方一圓，相距八九尺，方者底淺如廢井，圓者水深數尺，讚志云：「各闊丈，其一五尺，淺深一說鴛。」余詢道人，井何爲而以鴛鴦名？道人謂係花蕊夫人及其妹某所鑿。花蕊姓費氏，固青城人也。宮外左數百武，有旂竿石，下爲殺人樁，皆獻忠遺跡。麻姑洞、玉皇坪，皆未至。宮右有聖燈臺，無月色霧深之夜，可於此瞰神燈。殆與峨眉所見者相似。是夕宿上清宮，日未晡，即掩山門，鐘磬絕響，偶聞鳥啼一二聲，詠七絕一首云：

夕陽多處遠峯明，林外時聞鳥一聲，愧向蓬萊宮裏住，人間猶自未忘情。

臥想青城爲道教發源地，有三十六峯，乃羣仙所宅，峨嵋則秀甲九州，高出五岳，稱佛門普賢道場，劍閣之峯七十有二，插天萬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既已先後著余遊屐，他日扁舟出峽，更得一覽峽中之奇，則兩度入蜀，爲不虛矣，意懷舒泰，皆然入夢。

次晨，聞山鳥催人，攬衣起，天陰霾欲雨，小坐，即與道人別，覓山路下山，磴窄而滑，偶傾仆，幸未受創。雖踏遊枯崩大池，蹀跌且五六次也。二里至圓明宮，僅一老道一道童，童貌甚俊秀，皎如玉樹臨風，天師洞有道人三十餘，上清宮二十餘人，無一能及者，然此子稚齡，果能而排遣塵緣，逍遙世外耶？欲至馬家店，慮有雨，疾趨而下，亂石崩雲，長茅塞路，凡四五里，不見一村亦不逢一人，未免悚惶。旋見山民二三，方砍一精翳，問去馬家店尙有若干里，曰五里，撫衣直下，迅如飛鳥，亦不自知腿脚之健，何以若此也。

馬家店居山麓，爲一小村，無車可覓，則走中興場，計有五里，屈路公車適赴縣城，遂赴汽車站，成都客車猶未至，購車票訖，坐茶室中候之，而風雨大作，竊喜天之厚我，前昨兩日，若爲余阻，所見遠山，且難失之，是眞「三十六峯皆白雲」矣。二時發觀風樓，車無篷，雨驟下，乘客衣履皆濕，余以備有雨衣，差無所苦。過郫縣，公路不濕而燥，乃知此間只密雲不雨耳。

既返寓處，平君詢余曰：「君果以一人往耶」？曰「然」，「山間尙有遊人耶」？曰：「無之」。「不聞有盜匪耶」？曰「幸哉未遇。」平君頻搖其首曰：「君往，余誠爲君危」，余曰：「無妨，因知山靈能爲余呵護至辟也。」相與大笑。

余生平好遊，嘗探雁蕩，賞匡廬，訪泰岱，上衡嶽，登峨眉，皆以一人獨來獨往，人多謂獨遊太寂寞，又安知山水之趣，原宜於靜中領略之，第此未可與俗人言耳。余留成都四月許，他無所得，惟諸名勝古跡，一一歷覽無遺，常自足於懷，今於離別之頃，復作青灌之遊，賞天地之奇蘊，上探宇宙之秘文，淘快事哉，記之。

五三一三一六

踏春

郭[illegible]松

（成都旅踪游記之一：踏開春遊）

——闊過天府，游三邑之郊；風生竹下，園有果之香。昔賢有三日之遊，弔彼思愚，吾儕宜述鉄而遊。陟其遺愚，莫乎踏闊！芳草如茵。漸聞袖鼓，揚於蒼翠之外，近視村帘，搖於湯鏡之中，文鵝剪新綠，紛蝶戲流黃。蕩蕩乎，浩浩乎與其之水，蕩蕩乎。覽眺百花之徑，聞草堂之詩韻，見惠陵之遺烈，可以抒興心之境積，可以歌壯志之芳聲。況有佳辰，能發承唾，復放蘇柴，足待東燭。當此美景，盍與乎來！是爲序。——春遊小啓

前些年辰，在成都，每逢農曆三月三日有踏春之舉，屆期無論男女老幼，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以及乞丐之流，都要出東門走一走，謂之「弔東君」。相傳東君是一個絕美的女子，是古帝王的妃子，後來殉節而死，死期就是這三月三日。這篇風的故事若上溯到有些像「石鏡」傳說的化身：譬如說武都山精化爲女子，作了蜀王開明的妃子，沒有多久就死去了，開明把她的屍體埋葬在成都的近郊，就是現在成都城內西北角的武擔山。這山精女子是非常的美麗，平日喜歡「顧影自憐」，因此她常用石鏡，便作了她的墓蓋。這面鏡子也有說是墓誌的，然在不是作考據文章，不必去討究一個所以然，我們只須知道這面鏡子，曾受過多少文人名士的歌詠撫愛就是了。杜工部的石鏡詩就是一個好例，他說：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
冥寞憐香骨，提攜近玉顏。
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
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爲了此詩中之「千騎亦虛還」句，乃蜀王之儀變此妃（作與邪之歌稱歸之曲以悼之），有些考古大家，就據此以推論杜宇開明之際以開明爲篡奪，本夜質疑之說是古已有之，此說則係以爲乃爲此美麗女子而引起，認爲開明之篡位，其主要的目的不在爭取政權，而在遂其佔有此美麗女子之欲望。但此美麗女子節烈成性，不事二夫，竟自不食而死，因此後人爲此有踏春之舉而紀念之。至於說武都山精化爲女子，乃是史氏諱言之辭。這說只是臆測，而無事實的根據，不必認爲正確，但我們也不必否認或漠視其可能性。另有一種極端相反的臆測，則更值得我們的注意，那是彭山婁蘊剛先生，及吉安熊璧孫先生的獨特之見，也是較有意義的見解。他們兩位不約而同的認爲「弔東君」的東君並不是什麼美麗的節婦，而是古巴國的忠臣曼子大將，當春秋戰國時代，巴國尚爲「中原人」目爲蠻夷之邦，（大概就是這區域內的先人，巴蜀兩國也曾參加過「中原」的政治鬥爭）與蜀國毗鄰，有一次蜀國無理由內侵略巴國，曼子把他擊退了，蜀國懷恨之餘，大動兵馬，聲稱上次戰爭係曼子侵略蜀國，此次蜀國出動係爲報復而來，一面又說只要把曼子捉前就可以罷兵。當時巴國比蜀國弱小，假若蜀兵甚至要亡國，但是全國人民仍不顧一切，準備奮起抵抗。可是曼子將軍心想蜀國用兵的正面理由，完全是爲了他，他何不作自我犧牲，以警蜀國的貪慾，使他無從再引以爲藉口；縱或不能遏止蜀國的侵略，也足以鼓勵巴國的士氣。熟計之餘，曼子就修書巴王，引頸自刎。他的信上說，他願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以一已有限之生命，博取國家之永存。巴王見書，痛惜之餘，把曼子的屍體埋在重慶通遠門附近，即是今日可見之「將軍墓」；又把曼子將軍的光榮的頭顱，送與蜀王請罪。這一下把蜀王感動了，這感動也許亦有原因的，因爲他一定知道曼子一死，他的用兵理由[illegible]

不存在，況且巴國的軍隊必抱必死之決心，以與蜀兵周旋到底，成敗之數，未可逆料，所以他認爲不如暫時放棄對巴國侵略，而增加蜀國的威望。曼子將軍的頭，也就在盛大的葬儀中，被埋在成都沙河堡附近的土壟間。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東君塚」。（此乃根據傳說敍述，曼子事蹟在重慶府志及縣志中有記載，姜氏說見國論雜誌三十年四月號）後來這「弔東君」之遊，似乎慢慢爲「花會」代替了，很少有人再去作這件有意義的事。

今年碰巧得很，弔東君的三月三日與青年節只相距二三日，青年節是爲吾輩青年追思革命先烈以磐揚身心而設，與「弔東君」的意義可謂同樣的偉大，而且先後媲美，尤其是「弔東君」已成絕響的今日，青年節的訂立，尤爲重要。華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的同人，深知此次青年節正好用來作「弔東君」——春遊之舉。於是在姜蘊剛先生蔡學聖君及鍾孝議之下，並由數位同學之熱心合作，以本研究室作單位之春遊乃得以產生與實現，當時所定參加人員皆以有關本研究室及姜先生主講之課程爲限，計爲華大中國社會史班、西洋社會思想史班、社會政治學班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之中國社會思想史班之全體同學，惟採取自由參加制，並不强迫每位同學皆須加入。

因爲東君塚內所在地，早已不可辨，同時該區域又是特殊地界，大隊人員前去遊覽頗感不便，於去踏春的地點頗令人難以決定。經過一些[illegible]議的考慮，結果放過了武侯祠，百花潭，青春島等等常爲人們遊憩的地方，而採取了靜園這個所在。我們選取靜園的理由有：一、靜園地址很大，可容多人聚會。二、園中花草甚多，眞可謂春色滿園，自是再好也沒有了的遊春勝地。又臨大河，園中有私人遊艇，可以泛江，如唐宋故事。三、距各校同學宿舍，近者只有二三里，遠者亦不過六七里，來去方便。四、園址係私人所有，半公開的給騷人墨客玩賞，較其他流俗勝境之處爲靜雅。五、此地上接杜工部草堂、浣花夫人祠，昭烈惠陵，武侯廟；下連萬里橋，吳公墓，都是些值得懷念與發人深省的地方，其給於吾人心理之影響，實不下於東君塚。地點既經決定，一面由研究室工作人員二位及華大男同學二人女同學一人金女大一人組成一籌備委員會，負責推進；一面則由姜蘊剛先生及筆者各寫遊春小啓百字短文一紙，號召同學共襄盛舉，拙文已見文前今將姜氏大文臚列於後。

節逢三月，綠戰紅酣。風信二十四番，勞詞一百廿闋。曲水垂楊，此正春意鬧枝頭之時也。十里蓉城，家家釆蘭贈芍；一年好景，處處社鼓錫簫，嚶其鳴矣，各求其友，酒濃日艷，請試新衣，魚鳥招人，飄然遊止，靜園碧草，與爾同熙！

就在一這紙倡導之下，有百多位教授同學簽名參加了！

在這許多參加的教授中，有數位是事先未約而聞風來的，那便是陳寅恪先生及夫人唐筼女士（華大燕大教授）、黃覺民先生（華大金大講座川大教授）、李方桂先生及夫人徐櫻女士（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何文俊先生（華大農業研究所主任）、馮漢驥先生（四川省立博物館長華大教授）。外賓則有四川省社會處組長劉康、中央航空公司李兆基專員、商務印書館主任陳隆政。筆者當時作了一件有趣的統計，因爲鑑於所有參加人員都是具有大學及大學畢業資格，便把所屬大學的名稱總計起來，竟達二十個之多。同學中包括有華西大學，金女大，金大，齊魯大，四川大，中央大，華西神學院，燕京大；教授中則計其從前畢業之大學，則有華西大，清華大，燕京大，牛津大，威士康辛大，康奈爾大，倫敦大，哥倫比亞大。菲律賓大，紐約州大，早稻田大等；來賓中則有光華大，滬庸大，香港大，紐約州大，華西大。此二十所大學尚不包括各教授會執教之北京大等十餘單位。瞬息之間，竟能聚其有中西二十所大學學籍之人士於一堂，而作有意義之春遊大會，洵屬難能可貴；而專家，博士、碩士、學士的頭銜，尤爲洋洋大觀。

現在再掉轉筆頭，把遊憩的名園——靜園來記敍一下。

靜園的主人姓謝，似爲黨國元老謝持之弟；現管川康軍儲，其弟則爲某師師長。園址寬廣達五十畝，長方形，南爲倒桑樹街，北則臨錦江。園爲新築，僅年餘，惟多數花木爲早植，聞耗資達數百萬元；若以法幣現值計之，連地皮房屋樹木花草在內，應不下五千萬元。現將該園風物作一簡單記敍。入園，各條路皆爲三和土築，路旁植瑞香，修剪得只有三尺來高。又循路的栽有淺綠單瓣及粉紅雙瓣櫻花，各高八九尺，者亦較常人爲高；合計兩種櫻花，共有一百株至三百株

開：正是開放之際，於時黃綠、白雲、藍天、粉紅、交織成一幅絕妙的圖畫。在此美景之下，頗令人陶醉，而入於冥想之中：彼時雖有深愛此種櫻花竟爲狹隘野蠻的日本民族定爲國花，實在是煞風景。既爲櫻花抱不平，不覺又想起一樁舊聞來了。去年不知是那一天的報紙上，記得有一位美國高級將領的話，說是在來年日本之島櫻花燦爛之時，盟軍的炸彈將隨着落英也如像落英一樣的降落在三島之上；如今日本的櫻花已正含苞待放，盟國戰友們，努力吧！

大道的盡頭，是一個以十丈爲圓周的大花壇，壇周亦是以瑞香及櫻花環繞；其中則爲牡丹與芍藥，牡丹的種類很多，每種有三四株，合計不下二百株，什麼玉版啊，重樓啊，富貴白頭啊……不一而足。壇之左右各有一條幹道；左邊一道，南而爲桃林；路隨花壇作圓周轉，因此桃林也由南而西，直到一些魚窠的地方爲止。我這裏用魚窠二字，並非出奇，原來這五六個養魚的地方，並不是像通常人家砌的魚池，也不類西洋人養魚的小溝，而是三和土築成的長方形小坑（長約五六尺，寬約二尺許）。有的坑是產卵用的；有的是備小魚子生長的；有的是特殊戲水的；有的是平時游息的。坑內並無水藻或其他石山等物；有之，僅坐坑清水或濁水罷了。坑內的金魚，大抵皆爲「珍珠魚」，就是說魚的內臟可以看得見。聞園有的魚皆西洋種；考金魚本爲我國特產，四百年前始傳到西洋，其後西人將移去之魚種，作多次之改良，產生新種不少，反而又拿到中國來售高價博奇名。大魚共有六十多尾，三十多種，小魚又爲此三十多種之混合種。最長之魚約爲九英寸，尾鰭與身長約爲一比一；最奇之魚，則爲四尾天藍色者。

由魚坑折向西北，行四五百步，就有兩個亭子；其中一個實在是花棚。兩者皆在江邊，那天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都有、學在那裏作橋牌之戲，橋牌戲近來突然在華西壩各大學中流行起來，無論在草坪上，宿舍裏，茶館中，學生公社內皆有一桌桌或一堆堆的在玩橋牌，不幸此種遊戲，已漸成爲賭博，有以法幣比分數的了。這裏兩個亭子均無特殊之點，不值一記。到是亭側的十多簇竹子，頗值一觀，什麼鳳尾，湘妃皆失去顏色，個中翹楚屬諸琴絲竹，黃色的竹竿上，有着細細的綠色絲條；而且「琴絲」二字又極易令人想起「情思」二字。

出亭子有兩條路由西向東：一條沿花壇，一條與錦江並行。兩路之間，相隔二三丈，長約四五十丈，其中遍植梅花與垂絲海棠，兼雜一些特種複瓣茶花。梅花已到「綠葉成陰子滿枝」的時候了；海棠呢？正在盛開，蘇東坡謂「惟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就在此時詠此花。傍江之路，臨江有矮磚砌成之壩子，上歸刺玫，含苞未放。去秋遊此，江邊還有叢叢蘆葦，今則非其舊也。

這兩條路的交叉點，一籬薔薇之下，有一道小紅門，可下江邊。由交叉點又分歧爲二，長約十餘丈，即到草坪。此草坪兩側皆爲花壇，遍植各色花草，可惜都是常見的幾種，而且配置又不調和，爲全園美中不足之點，願寄語園主，多加改良。

草坪的東盡頭，就是園中主要的房屋。那是一所避暑涼榭，畫棟雕樑，飛簷碧瓦，極精巧之大觀。瓦用琉璃瓦，在現下成都新建房屋中爲絕無僅有者。由草坪而上，爲一方台，上覆白色薔薇，亦正盛開。兩側闌干，爲大理石堆砌；桌椅則爲灌縣玉石琢成；一爲乳白，一爲暗綠，陽光映照，各放出無限光輝。正房爲套房，玻窗之後，圍以白綢，迎風而舞，其聲令人神往。內層與外層之間，爲圓形迴廊，上懸扁額數事。內房分三間，一爲起坐間，二爲內室。起坐間中置寫字案一，壁間懸傅抱石謝无量字畫各一，及另一無款工筆絹畫一，傳爲洗桐圖，係水墨渲染，倒還有趣。房中並無一冊書籍陳列，却很奇怪。

房南有魚池一個，中置龐大石山一座，池中植紅白蓮，去秋曾見敗荷，今則殘梗亦不見；池中有草金魚，均長尺餘。西北兩方，則植蟠枝刺柏黃楊羅漢松等觀賞樹，中以羅漢松一對爲最佳，老幹虬髯，高僅三四尺，據云已有百餘年之壽命，去春購時計去三萬餘，合當時谷價每石六百元，即是數可購米二十五石之多。川中軍政界首要，皆有收購奇物之癖好，此貨售價之高，恐尚不足算頭等。

六　自大門至此，僅佔全園之南西，西，西北，南，東南等小部份地域，其他大部份地方皆種沙田柚，梁山柚，墊江柚，蜜橘，桔，綢皮柑等品

。樹下與樹間則遍種菜蔬，有甕菜，芹菜，青菜等品。我們知道英國人在戰時已把從前種花植草之地，改作洋山芋及萬苣菜哇，至今又在中國見之，可見東西戰爭對人類之影響亦一律，一笑。不過有一樁事實，卻值得我們老老實實去體會。在西方人的花園裏，總是有一大片草坪，此外則全是花木，花草；千種百樣，四時盛開；五顏六色，八方並陳。中國人花園裏，草坪不見了，有的亦小得可憐。木本花卉則多於草本花卉，而果木更多於花木，客人看主人的花園，總先問「你們有多少果樹？」否則便是稱贊「這株柚樹真大！」「這株花紅結得真多！」無論是什麼奇葩異草，都像引不起他們的雅趣。這不能不歸根於東西民族性的不同，西方人平時一舉一動，莫不以功利主義為前提，處處着重現實，故需要精神上的享受來調劑。西方人又常過富於藝術思想，故愛花草。中國人則一般都未知精神享受為何物，只顧得口腹。這也是中國人的現實生活都不易解決的原因。你想現在一個人每日三餐之資，便需五百元左右（現下成都物價計算），作一個教授，月入米五斗，薪金數千元，僅夠一人月用，而况教授先生們都是有妻室兒女的。公務人員除開貪污的外，又有那一個的收入敷用。這樣有誰有心情來嘗花玩草。至於多數以勞力謀生的人更不消說了。就拿全中國的人來作一個比較，中產階級的人差不多佔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這些人是「脹不死與餓不死」的，要說生活困苦，也不見得；要說能修一座花園，又不見得；去別人的花園裏欣賞，則中國人並沒想像的大方，願意把自己私有的花園，用來公諸大衆的。因此賞花的習慣，實未能養成。又以平日生活並不甚充裕，自然吃的享受，也未能事事如意，於是一有機會，便是吃了再說；家裏有了一方空地，便埋幾個枇杷子或桃子，再不然就是一二株柚子秧，栽下去，等它由小而大，由花而果，一天到晚，盼望裝進嘴巴。這種心理與行為，差不多成了習慣，有地方便栽果木，也成了定律。所以中國人的花園裏是果木，不見花草。固然果子於人以實際之益，增進人之身體健康，但我們卻不能否認花草對我們心靈之陶冶及增進我們精神之健康。何况花園之外又有果園呢？果園種果，花園種花，各有所務，偶有所混，可以，弄成不倫不類，則不可以。所以我主張花園之中，實不應以果木為主，既以果木為主，則不當稱為花園。如今靜園這地方，果木佔去的面積，與花草房屋佔去的面積為五比一，所以當稱為果園，而園中若干花木又不容忽視，這些花木都是沿路而植，故我稱之為花路，無論如何，此未公開的地方甚值得一遊的。

本文之主要目的是在介紹靜園風光，作有系統記敘成都勝蹟之一環。至當天華大中國社會與研究室遊覽該園之盛况，另有文載鎮者主編之該研究室中國社會周刊第三期。

飛山廟

騁陸

貴陽飛山街之所以有此名稱是因為那街上有座飛山廟，飛山廟供的是楊令婆，楊令婆便是楊令公的夫人，楊令公大名楊業，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自經小說描寫，社會宣傳，於是深入人心，所以連令婆也有了廟；但是楊令公與貴州無關係，似乎貴陽不應該有廟；在宋史蠻夷列傳：「誠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姓掌州峒。……太平興國四年，首領楊蘊始內附。……獨光潛員固不從命，謂湖南轉運使先初平摩之。……未幾亦降。乃與其子日儼，請建學舍，求名士教子孫，謂潭州長史朴成為徽誠等州教授。……光潛以城州刺史致仕，官為建宅，置飛山一帶道路巡檢，光潛未及拜而卒，遂以贈之，錄其子六八……崇甯初，改誠州為靖州。」

所以靖州（便是現在湖南靖縣，會同，通道，綏甯等縣地方）是飛山令所管轄的地方。靖州志云：

「再思，太原人，五代初居五溪，有部曲，規飛山而據之，自是「飛山令」，不臣馬氏，而自選十中朝；朝廷因其所稱而命之，以示羈縻，子孫世相襲，宋初改授誠州刺史。」

從此可知楊蘊是楊再思的後，飛山便是誠州，也便是靖州，都與貴陽無關，貴陽不必代楊氏立廟；誤為楊令公，已算荒唐，又由令公誤為令婆，更荒唐得可笑了！

× × ×

峨眉三壯

——峨山八記之四

黃大受

金頂觀日

雲未逐龍去，癡鈍若泥馬，不似華山陽，麼蹉滿平野，初旭未生時，天東大鑪冶，精金踴躍飛，五色爛華夏。鋪海雲作豆稭灰，吐海日耀黃金臺，絕頂三峯浮崩男，青松號呼恐胥溺，忽然一輪蝸容騰，巨甕紅獅酒光凝，神血猶淫可驚怪，羿彀所摧今尚在，錦鳧繡雁滿空飛，獺尾紅鱗游不疲，相賢相厄有如此，擬碎珊瑚折鳳翅，非情非理敢妄言，錦綾卻覆兜羅綿，萬里我似行漠北，金沙白雪晶且潔，馬首更誰辨九州、視天夢夢竟無愁，佛說解脫滅寂定，無雲創無熱與悶，安得長風萬里吹霧開，一輪皎日永作光明鏡。

——邵潭秋先生金頂觀雲海及日出詩

高山看日出，各處有各處不同的風味，泰山看日出，看太陽從東海冉冉昇起，把藍色的大海做背景，可增加不少的光輝，廬山看日出，把鄱陽湖做背景，湖做日出時的反射鏡，可以增加美觀，峨眉山看日出，便把一望無際的平野做背景，「大塊文章」，氣魄是來得雄偉渾沌。

峨眉山以在金頂千佛頂，和萬佛頂三處看日出，最爲壯觀，當你早晨，好睡正濃的時候，寺僧來告訴你，快日出了，忽忙中把衣服穿起，只覺得寒氣逼人，趕快把床上的棉被，裹在身上，穿過大殿，到觀光台上觀日出，初到台上的時候，毫無動靜，滿天烏雲密佈，黑黑一片，只有東方約略帶些灰色，那就是太陽要起來的地方，過不一會，灰色愈來愈淡，漸漸和黃色夾雜起來，愈雜愈多，範圍也就愈大，黃色光彩愈來愈强，漸漸呈現金色，附近一帶的雲彩，也就染着和霞一般，五顏六色，在藍黑天幕的角上，點綴得何等的美麗燦爛！不久，金色放出了光芒，像萬道金線射出了東方，金光增多時就好像太陽要時時刻刻飛騰而出的樣子，等到東方染滿了雲霞，滿天換上了藍灰色的時候，突然地，一顆鮮紅的日球，從地平線上跳了出來，頓時霞光萬道，光芒顯得特別的强，滿天彩雲亂湧，光明之神已降臨人間了；太陽漸漸減低紅色，金光燦爛，光芒逼人，眼睛也不能直視，大家只好下了觀光台，待第二次再來欣賞日出了！

自金頂以下，只要前面開闊的地方都可以觀日出，如接引殿，洗象池，軒轅臺，華嚴頂，新開寺，羅峯，……都可觀看，自然都不及金頂，不過羅峯因爲是山麓突出的一個小奇峯，前面對着大地，卻也可看日出，邵潭秋先生和筆者住伏虎寺的時候，便常常去看，他有「羅峯觀日出」一詩記云：「羅峰奇處生朝旭，日駕猩紅掃霧開，艷脫海綃鞴女浴，醉傾夫酒重山頹，松鍼綴露穿珠鬣，竹杖挑雲補衲來，滿欲

青靄餐秀色，不知驊騮已臚埃」。

二　華嚴雪寒

大雲不出山，玄冥莽有勢，飛雪同氄毛，凝冰比纖縠，萃此華嚴頂，矜莊作奇麗，羣冰自天來，萬樹開罨霽，受形等陶甄，感氣捷腹背，或如白珊瑚，或水精如意，或如白鳳翔，或若瑤華墜，瓊枝不關春，玉英足貢帝，鮫人機杼勤，滌立倚含淚，我支瘦金籐，直入華嚴地，諸峰儼深碧，匀雪畫眉翠，琪樹盡通明，髣髴鏡臺倚，衆美與目成，好修罔其至。山僧踏客來，魚鑰發扃閉，獸炭熾生溫，暖湯走羹季，炊成擁衾甆，凍睫蔽難致，猶見晚蔬青，空念黃粱悴，淨飯本依師，清談且忘世，寫吟筆難呵，字字凍肝肺。

峨眉山頂雖不是四季白頭，可是冬季三四個月，是積雪不化的，而春初秋末四個月，也經常滿山飛雪，到了春二月，方才化雪，漸漸地消減下去，到了春末，可以完全化完，不過有時仍要下雨，秋天九月即開始飛雪，到了冬季，半山腰也有積雪了：不過每年的雪，都多半下到萬年寺爲止，萬年寺以下，清音閣一帶，只偶而有些雪花而已，只有民國三十年冬，全川大雪，那時峨山才完全白了，普通每年陰曆十月底，雪便封山，洗象池以上，道路難行，十一二月，大雪更深，路徑莫別，走路非常困難。

有一年冬天，筆者和青年友人朱繼，周騏，梅汝璇，施祖蔭等十一人登山，在九老洞下面起，便見積雪了，高度大概是一千六百公尺以上，到了九老洞，積雪有二三尺深，高度只二千公尺，上到頂上，有四五尺深，更是雪山似的不辨樹木。

滿山一片潔白，只能看見樹幹和屋壁，樹葉上枝芽上堆滿了白雪，屋頂上也積了厚雪，只見屋頂的輪廓。一個個的山峯，都全白地聳立在白色的天地，雪花紛飛，儘量地堆積起來，像永不休止似的。

雪天走路最難，積雪倒不要緊，因爲雪上走路，並不會有滑倒的危險，一脚踏下去，只少有五六寸深，脚插在雪花裏，拿出來時，雪花堆滿了脚背，只好把脚向空踢踢，讓雪花飛掉。有些地方，因爲表面的雪化成了水，而天氣太冷，水又凍成了冰，堆在雪上，那可滑得不得了，上去的時候，幾乎要滑下來、連脚也站不住，只有一步一步把鐵棍插在冰雪裏，連走帶爬的爬上去。許多地方，有時爬都困難，於是大家用繩索牽引，幾乎一步一分鐘慢慢的爬上，至於下來的時候，那就更危險了，有些地方，無論如何走不下來，在進退維谷的時候，非下去不可，只好索性把草包着屁股，坐在雪上，看準坡的轉灣處，緩緩地讓身體滑下去，愈滑愈快，到了坡盡頭，或危險處，拚命把棍子死勁地向雪裏插下去一二尺深，便把身體停留下來，才免得發生危險。

在山上看雪，天晴的時候，四方八面反射着日光，一片玻璃世界，潔淨得很。處處都像包了一層白玉，看不出其他的顏色，一切的美好醜惡，都在白雪下面，眞是壯觀，比平地上大雪一片的單調無味，是顯得特別引人入勝得多！

廟裏面簷牙下，全是冰柱；樹芽裏也有不少冰柱，冰雪交輝，造成了佛家白玉世界，法相莊嚴，大地淸白，使人肅然起敬不少。

三　大坪午霧

蒼天寡晴厥罰陰，西南峨翠寒且溼，今朝旭日出霧附，錦楓同我好顏色，牛心剎寺値僧談，大坪十里入蹤絕，陰崖虎豹牙鬚豪，苦礙榛棘蒙蔽密，我忽至告探奇膽，入間平地猶蹉失，山靈招招儼陟印，初路仙娥鳴鐃劇（仙姑彈琴池蓋蛙鳴也）危梯鑱天烟雲霏；腥風濕鬣蛇虺突，花奇苴異蟲羽詭，么禽潛翳鳴格磔，會佛寺堂日向曛，一二殘僧飢立骨，問之所答無時宜，微之萬念成寂滅，攀援歷頓猴子坡，飆有神鴉來迎客，（山有神鴉二有客至則啞來啞去）啞啞飛去復飛來，已報闍黎成肅揖，山門一經鎖青霞，萬杉瘦立拊蒼雪，屐席入軒火燬盆，素饌青芹頫香積，疏鐘開曳妙蓮香，神燈乍照谿谷黑，（是夕見神燈）夜闌缺月排虎鳴，山羊野鹿迷辟易，巨蟒皆號龍居士，往往懸樹飛涎滴，（寺僧見告常見三尺巨蟒蟠樹間因其呼龍居士云）黑熊踩樹攝果餐，玄狐掉尾擣雞食，所見所聞應異辭，眞人聽心對天碧，凌晨萬山逐霧開，金頂威儀光劍射，羣猿不過洗象池，孤僧尚踏蓮花石，蘭若如言息心難，諸峯應是悲頭白，我詩浩唱發大心，持示黃君讀且識，（是時峨山雪降至洗象池界）

——邵潭秋先生游大坪寺詩

大坪是孤立一峯，所以險處特多，峨眉山上最險的地方，就算是大坪了！下大坪到洪椿坪，要經過蛇倒退的險路，蛇倒退原來是沒有路的，開闢成路的時間不久，坡小而窄，陡峻得很，轉彎曲折，目眩神移，所以有蛇倒退的奇稱，坡只有三里路長，這時要極端的小心，大坪寺下到洪椿坪，叫十五里，下坡有十三里，只要半點鐘就可到大坪山麓，再上洪椿坪，上大坪，多半取道清音閣後面中心寺的山路，也是十五里，走了一半山路，便要上金剛坡猴子坡等險路，這兩坡都是險峻異常，有好些地方，是兩邊都是懸崖，中間是一條石樑，游人向兩邊俯視。下面是森嚴嵯峨，驚心動魄，胆小的人，眞有些怕跌下崖呢！有的地方，是一邊絕壁懸崖，不過崖旁長了許多小草，倒也遮蔽了視線使人胆大不少。

大坪頂上地方相當的平，廟前有一二十丈石板平路，可以舒暢一下，廟裏也很寬敞，不過游人很少，因爲大坪孤立在山裏，上山下山都不經過，雖然上下可通清音閣和洪椿坪，游人要多爬十五里山路，繞道前來，而且游了大坪，別的地方又不順路，反而耽誤游程，除了時間充裕，好探奇險的人以外，差不多都不游大坪的。

大坪在諸峯的中間，很像蓮花苞一般，四周的山峯就像蓮花瓣一般。聽說冬天積雪的時候，四周雪白的山峯，正像一片片的白蓮，大坪就是白蓮心，日光反射在雪谷裏，白得更是耀人，不過因爲路太險了，下大雪的時候，更少有人來游，所以峨山十景的「大坪霽雪」這一景，就很少有人得見。所以邵潭秋先生把「大坪霽雪」一景，改成「大坪午霧」，是切實而易見，他說：「大坪積雪時，石磴冰雪凝凍，以陟降猴子坡蛇倒退諸險坡，殆絕不可能，故大坪觀積雪只可得之山僧口中，未嘗成於游人林底，然其地屹立蓮花上，中下三苞，實據全峨中心，羣峯屏列，有如千葉蓮瓣，當千霧時，四面看山，極爲壯觀，故不必刻舟求劍，期見冬令積雪也」，便可見大概了！

誠然，只要在晴天，四周諸山，沒有被雲遮沒的話，一厝厝的山峯，就等於厝厝蓮瓣；然而一有雲霧，那就所見有限，山看不見，處在孤峯上，連高低也不能分別，更不用看風景了：大坪寺路旁有個小池，裏面有蛙鳴，頗有節奏，人稱做仙姬彈琴，在游人驚險詫奇，來到頂上之後，聽上一陣蛙鳴，當可鼓起勇氣，大坪因爲游人少，所以禽獸也多，一晚間獸鳴狂奔，夜靜歷歷可聞，而且據說老虎也出產在大坪一帶，虎嘯猿啼，大坪比別的地方，要容易瞧見些。

大坪一帶，杜鵑花特別多，據採集的人說，有五六百種，異種極多，爲世界上所沒有，四川大學方文培先生發見了好幾種，已經世界公認爲異種，每年春天，杜鵑花開，確是一片燦爛，令人神往，而且在九老洞旁，還有陰歷四月開的拱桐花，更是世界異種，可惜只開幾天，而且開花時，常下徵雨，很不容易看得見呢！

峨眉草遊（一）

賈煜如

辛巳仲秋，程頌雲先生招同曹纕蘅、方叔章、李子範諸君為峨嵋五日之遊。所經勝地，輒系以詩，率爾成篇，聊記遊蹤。山中唱和諸作，亦附於後。

報國寺

昏昏白日晚，漠漠陰雲低，川途行既遙，忽覺秋氣淒。插天起雙峰，山麓留招提。右來瑜珈河，左抱龍門溪，林木蔽[illegible]，石磴盤雲梯，明光此卓錫，燈錄尚可稽。香宋（趙堯生侍御別號）一代宗，妙句紛留題，策杖數來遊，錦囊攜山奚。我生飽世味，甕裏一醯雞。偶探水石勝，如脫樊籠棲。衰老微肉食，行游狹路蹊。明當兩煙霧，直上窮巖躋。

伏虎寺

峨眉佛龕多，伏虎稱第一：層樓高千尋，雜樹蔽月日，精舍臨虎溪，溪水橋外溢。蘿蘿祠石子，自謂無其匹。華陽蔣山人，玉堂舊仙秩，前身老比丘，於此總戒律。自從島夷亂，道場擾講室，絃誦夾梵唄，朗朗林樾出。世變正需才，造士或可必。遭遇亦偶然，淩亂還足恤。堂堂程主講，文史富作述，示我山中詩，同遊幾相失。（天放校長正主四川大學）

自神水閣至大峨寺

蜀地不宜松，見松輒稱異，十丈蟠龍鱗，乃在大峨寺。雲外流古香，語下叫玄旨。坡老未來遊，如何有題字？冷冷玉液池，（神水池之古名）此山功德水，龍女供聖僧，潛引出地底。（智者禪師卓錫荊門，龍女為引此水，並浮所寄中峯寺鉢杖自玉泉流出）。平生不佞佛，神話姑棄置。洗滌酌冰泉，悠悠發遐思。

自清音閣下牛心石

天近濕雲重，衣薄秋氣侵。溪橋落雙虹，林竹森百尋。幽人築小閣，堆案有素琴。回山羅翠帷，雙溪送清音。分明黑白水，交會衝牛心，再清不復見，沉濁乃至今。石心猶如此，匪石何以任，君子惡不流，感歎聊一吟。

自雙飛橋下黑龍洞（原名黑龍江，以其名不副實，易之。）

蒼崖夾雙橋，履險下石磴，名山多變幻，大澤有育孕。澗潺潺鱗鱗，天窄陰氣蒸，無雨樹蒸濕，未夕日已暝。危棧偏長溪，搖動苦不定。溪聲作怒號，林外亂清聽。我來值深秋，意外得奇徑。未作巴東遊，已識巫峽勝。

中峯寺

層巒與疊嶂，處處長雲封。寒松與冷楓，樹樹皆蒼龍，何年中峯寺，聚衆開禪宗，密意久無傳，過客徒停筇。唐皇致藥石，遺像尊仙蹤。浩翁客梁益，訪道棲此峯，仙釋事渺茫，望古吾安從！息念坐禪室，窗外聞清鐘。

洪椿坪

山行有定程，暮宿洪椿坪。寺僧為代言：因樹為寺名，門前兩椿樹，一枯一猶榮，南北異土宜，盛衰亦物情。巉岩絕壑上，有地百畝平，漏天此為甚，十日九不晴。高寒既無恐，淨僻尤可營。雲天疊萬秀，山鳥時一鳴。蕉窗曉雨過，几案生光明。吾衰苦行役，所至皆棘荊，況值外侮急，四海皆甲兵，安得依樹廡，默然證無生。

自遇仙寺下九老洞

道出遇仙寺，寺在仙不遇。下視何窅曠，凌虛欲遐騖。巉石徑[illegible]，屹立雄左顧。巨石橫長梁，高岩挂瀑布，其下成流泉，其上罩陰霧，跳珠復噴雪，翻瀾射如注。古苔散亂髮，縷縷枯木附，下垂十丈絲，亦復有殊趣。行行過天門，劈石通一路，是誰遣五丁，來此鑿險固？岩半梵王宮，門對椰瓢樹，幹一葉四種，在理當有故。深入九老洞，石滑屢欲仆。列炬魚貫行，中途仍止步。山猿慣迎客，覓食爭栗芋，屢呼不肯前，吾乃無雅度。

上鑽天坡宿洗象池

乘櫺下青冥，迎面山更起。山上復有山，躋攀苦無已。輿夫亦云瘁，拾級汗流泚。息肩屢易人，旋踵不容趾。詰屈千仞坡，鑽天自茲始。伊誰闢草昧，峻折竟如是。行過（平）過同臺，更歷亭錯喜。普賢何年來？洗象乃在此。靈蹟久已杳，池澗猶遺址。架木為修筧，汲取他山水。山中野語多，徒為識者鄙。窅然雨岩谷，雲封不知底。

五三一三二四

零陵小記

顧巡

能到零陵小住一些時候，在我，完全是一個意外，到零陵之前，我也並沒有過份的高興，心裏想反正不過換一個小城住住而已，這種小城市已經見到得不少了。雖然我知道零陵就是柳子厚曾經謫居而且寫了幾篇遊記稱讚過的古永州，山水多少還值得瀏覽一下。除此以外，我就祇知道演苦肉計的黃蓋是這地方人。

對零陵的知識祇限于此，然而我卻來了，第一個印象是這城傍山而築，——實際上另一邊還靠着水，總得有點偪促，街道免不了有些石級，以致雖然有黃包車，行動却受了限制，不能全城都拉到。這在一個剛從海邊城市進來的我，的確是感到奇怪的，現在看慣了重慶這種高石級，則又對當時的奇怪感到奇怪了。

每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殊情調，這在乎各人的體味，有時簡直難以言傳。對於零陵，我頗懷戀它的那一份鄉村味的寂寞，當一些店家隨着薄暮而絡續收歇的時候，我總願意上那少人的城牆上去散步，縱目于城外北去的瀟水，水心林木葱蘢的沙州，和更遠的山，山嶺似冠冕上鑲嵌的寶石似的碉樓的影子。直到晚烟升起，景物都隱沒在朦朧的薄暗中。一兩個月以後，我已定居在城邊的一條小街上，每當夜晚，我伏在案前的昏燈下，翻讀一些已經熟極了的詞集，藉以排遣旅中的寂寥時，一個盲者，斷續地奏着三絃從街那頭來了，又從街這頭去了，簡單的調子，卻那麼悽惋，我竟至於幻想出這淒涼人的委曲身世，也許他胸懷大志，而竟不得不埋沒在荒城里吧！我想爲他寫一篇幻想的故事，而結果，祇寫了一篇頗不滿意的散文。我連那盲者的身材面貌都沒有看到過，然而，假如有人問我，我一定說他是我在這里的第一位朋友。

瀟水沿岸的風景是還不差的，有一些假山樣的石塊，可以坐着眺望，但日久以後，那一點兒僅有的秀麗早在眼裏忽略過去。一個朋友從遠地寄一封信給我，大約爲我的地址「瀟湘門雲歸坊」所引動，富於想像的腦裏幻出一幅美麗的畫來，就在信封上用小字稱讚一句：「多美的地名」，我接到時祇有苦笑一下。

走過浮橋，到瀟水彼岸，靠左有一石橋，照徐霞客遊記所載，名字是愚溪橋，橋裏面的水潭就是鈷鉧潭，天氣熱了，常有大批士兵在裏面洗澡。潭附近的街道上有柳子廟，供祀柳宗元的，早已駐着兵，不是遊覽地方了。

水心那一大片沙洲，被茂密的樹林掩覆着，有時有幾頭牛在吃草，每次眺望時，總覺得是一個神秘的所在，一定想去看個究竟，這幼稚的好奇心終於有滿足的時候。夏天江水下落，我從對岸找到淺水處涉過去，鑽到林中，綠蔭使夏日的熱力一點透不進來，抬起頭，樹梢高不可及，各種鳥雀的鳴聲雜亂，而且有空洞的回聲，真像走進了一個大禮堂一樣，令人盤桓不忍離去，我奇怪柳子厚和徐霞客的筆下竟沒有好好提到它一下。

瀟水它跟我見面時是使我不愉快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初到的生客，在天氣陰沉的下午，從江那邊訪人回來，渡船剛到湍急的一段水上，一陣濃霧聚來，把東西都遮住了，接着是一大冰雹，請不要笑，我是江南來的，對這種豌豆大的冰珠不能不叫大了。我在極艱苦中爬上了土坡，沒有在蓋滿冰的坡上滑到水裏去。

隨着天氣的暖和，瀟水也開朗了，我常坐在水邊的石塊上看人釣魚。本地人釣魚不用餌，卻常釣起大魚，他們的釣絲上裝兩三個釣鉤，隨時用一片石片把它們磨得很鋒利，釣絲盡頭掛一顆鉛墜，釣魚的人專揀急水處把釣絲拋下去，再扯。這就一邊收絲一邊順水流方向一下一下急扯，直到釣絲全露水面，就再拋下去，再扯。遇到有大魚在急水處向上游，往往會一下被鋒利的鈎鈎住，不得脫身。有一次我看到釣起的魚大到要用兩手來抱。

瀟水是活的，多變的，解人寂寞的，沒有它，我的旅中生活將更爲單調乏味。

昆蓉紀行（上篇）

徐蔭祥

五三—三二六

因為公事，我在昆明住不上十天，又得到成都去了，這一千幾百公里的關山路程，雖然說來駭人，但有了交通工具，就用不着顧慮的了。

半個月前派了幾位同事坐軍用機飛成都，來信就說四川奇寒，成都高空雲端結冰，我決定坐小汽車走了。

一切都很匆促，帶了簡單的行李就上車，同行者有一位同事，二位同事的太太，和她們的兩個孩子。

一月十九日，在金色光芒滲透過霧層的美麗的初陽裏，我們的小福特，呀呀地招呼，似乎和昆明惜別，氣昂昂地爬上了征途。

一百六十里路詣曲靖

從昆明到曲靖之間，有川滇鐵路和西南公路平行着，鐵路是用輕軌建築的，火車也小型地，據說行車雖訂有時刻，但延誤之事，已成了家常便飯，不過在我國西南邊上，總算是一條挺立着的鐵道，而且有志北經黔西，直通四川的，那就是相傳已久因材料缺乏終不見成的敍昆路，公路彷彿是一條盤龍，老在鐵道路的兩傍盤來盤去。

出了昆明市，但見一路是紅土山坡，公路上也用紅土舖面，據說黏性很大，所以公路很平坦，這樣足足有三十多公里的平陽路。

行五十公里，經過楊林，楊林屬嵩明縣，據說全鎮有三千戶，比縣城還大些，但在公路上除了一片車站牌外，見不到市鎮的全貌，該鎮在山坡那邊，離公路約有三數里路，鎮上產肥酒，名聞中外，這酒的製法，是在蒸酒時上空掛有肥肉，酒氣上騰，使肉油下滴浮游酒面，酒呈綠色，味潤而無刺鼻之氣，但我們未能下車一嚐。

再行三十多公里，便是易隆鎮，從此公路逐漸上下山崗了，但坡度不大，司機鍾姓，操縱小車，飛駛山坡，如履平地，每小時可行四十公里。

易隆北數里，有關公嶺，嶺上有關帝廟，遠望略可見到輪廓，傳說附近有個大土堆，上面有一棵二千年歷久的大柏樹，堆前碑文：漢丞相諸葛手植之樹，當地人士索性連土堆也誤傳為孔明墳了，按亮歿於蜀，其墳決不會在滇中。

雲南氣候，四季皆春，因此一路上常常看到海棠花和紅梅爭妍，美麗無比，據說女人多採了海棠花吃，可望生出美似海棠的女子來，但是一路上並沒遇上一個美麗姑娘，這到底是海棠誤人呢？還是與我無緣？

曲靖位於南盤江上源之左岸，為清曲靖府治、實在是個山坡小城，城裏街道高低不平。銀行郵局諸般，都只為曲靖是個交通要道，還算像樣。這兒還有戲院和書場，菜館林立，各式人等都有，想必是抗戰造成的現象，不過旅店太簡陋，木板草舖，旅行者莫不視為畏途，中國旅行社辦的曲靖招待所清潔明朗，但總是客滿。

曲靖東門，有一個很像樣的曲靖中學，校中有清道人親手的題匾；著名的「小爨碑」就在該校校園內，市上也有拓本出賣。

滇黔邊緣

第二天早晨，在陽光普照時分，開車繼續前進了。

過霑益縣城不遠處，公路分歧，西南公路東行入黔，可通貴陽，我們却北向岔路，踏上了川滇東路。

霑益附近有個花山，山上之南麓源下南盤江，東北源下便是北盤江，至冊亨之東合流於黔桂界上，稱盤江，俗呼紅水河，合貉逖河曹渡河入桂而為西江。

從雲南去四川的公路有兩條，一條從霑益北向，貫穿黔西一角，跨渡赤水河，直接四川省公路，位偏滇之東，稱川滇東路，就是我們這次所經過的；另一條是從祥雲東北行向，經西康東南

地角，經西昌，而入四川，至樂山，接上四川省公路的，位偏滇之西，稱川滇西路。

滇北略有山崗，公路逐漸地爬入山地，略從北上，人煙略見稀少，但見驛運騾馬車隊，絡繹不絕，大都是裝着個舊錫品等資源，運往西北，轉銷蘇俄；再將邊陲物資，運回內地的。這不僅是助汽車運輸力之不足，並且古雅可風。

一路上山中多煤產，常見騾馬隊馱着簍子運煤，勞力者則用背馱竹簍，貨煤於市，宣威城內設威明鑛煤鑛局管理之。

車行七十公里到達宣威，縣城立在漠野之中，似乎顯些荒涼，山土城牆，也有些土頭土腦，然而這倒是中外聞名的宣威火腿的大本營。

宣威火腿味道的確滋香，但是外表可不及金華火腿的逗人愛，有些像湖南一帶的臘肉一樣。

城外四面都是田野，時值冬眠季節，彷彿是沙漠地帶。一條繞城半圈淺到剛及腳背的小溪河，人民們都當做[illegible]河一樣的寶貴，沿河三四里，圍着多少人在洗菜浣衣服哩。

城市很冷落，雖有旅舖，怕也難得有拋錨汽車上的異鄉人來投宿。不過近南門口三兩家菜館，卻也有京蘇口味平津小菜，物價很高，不下於昆明，洋貨尤其昂貴。

繼前進，一路上小山疊疊，都是由於黃土剝落，巧石玲瓏，比人造假石，自然而有趣。

我們在宣威吃了午飯，略事休息，買了些橙子和石榴解渴，這兩菓是本地產，味頗甘美。

接宣威原有古城者，為明潁川侯傅友德築土成城，駐軍以鎮烏蠻之擾，並建有礮台南敗之。探究這兩個古蹟，知道古城在城東一里許，礮台則在城北百二十里滇黔交界處，可渡河南山麓之上，因為我們有公務在身，驅車趕路，未有時間去揣摩那鎮壓烏蠻的遺跡。

宣威以下，行七十公里的盤谷山道，山雖高而坡度並不陡，不過在此叢山崗巒之間，建築這條公路，委實煞費工程司們苦心的浩大工程，川滇東路沿途設備很整齊，上下陡坡，危崖岩壁處，都立有醒目的三角視牌，指示迷津，使得司機駕駛自如，履險化夷，而拐灣抹角，狹谷小橋的傍邊，還加立漆白的木樁木欄杆，所以盤山公路，雖屬險地，也不至於發生危險事件。

小汽車因為爬山涉嶺，速度略見減低，我們當天便在一個鎮上歇夜了。

這個山鎮名哲覺，居戶十數，旅社和飯店僅兩家，卻有汽車修理廠二家和一個相當大的停車場，所以在這鎮上停車宿夜的軍商各汽車很多。軍人宿店不化錢，普通化錢的旅客卻又不能佔先，旅店老闆還要戰戰兢兢各方週旋，旅客自然感覺傷腦筋。

哲覺是直立在黔省邊界上，滇黔之間沒見到界牌，據土人說界牌在哲覺鎮北，但這兒又明明是黔境。鎮上就可能找到兩塊見證的石碑：一是「貴州省府主席吳主席達詮德政碑」；一是「貴州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何公朝宗去思碑」，都是民國三十年地方人士頌揚督政者而立的。

霧裏雲山

二十一日早上起身，整個山鎮被濃重的霧氣籠罩着，五步之外的房屋的輪廓，已經是模糊不清了。大地上舖着雪一樣的銀白霜花，汽車外面凍結着冰霜，前窗玻璃上用汽油擦洗過，才揩拭清楚，於是在霧裏摸着路開車，霧氣濕上了玻璃，寒氣逼着，玻璃外表又凍了，司機煞費苦心地時常從傍邊窗洞裏探出頭去偵察前途，把我們的小轎車弄得馴良地慢慢的前進，拐山角，爬山坡。

霧氣有點像迷糊的紗帳，又像連綿不斷的輕絮在飛舞着，公路穿過霧層而上山去，我們的車子像一隻雲燕，飄飄然撲上了霧海裏小島似的山巔，天空忽然明朗起來，初出東山的黃金色的陽光，斜刺裏照射過來，那麼地艷麗而嫵人。

遠遠的雲海像白金世界，起伏的雲塊形成了潮水一般的漩渦，和暗灰色的霧層，相映得波影奇趣，閃光奪目。遠遠地高聳在雲海上的山峯，因為天氣寒冷，早在一月前就披上了雪夜，到現在還沒溶化，簡直是銀山疊疊，蔚為奇觀。

是的，一路上起起伏伏的山城陰處，常常見到朵朵的殘雪，斑斕有趣，汽車彷彿是騰雲駕霧，忽然衝入雲，忽然又衝霧而出，在雲端上路與陽光照個臉，再翻下雲頭親一下腳下的山谷，黃坡片片，樹林稀疏，正值冬季節，益顯得山野荒蕪。

道經關嶺，鐵關冲，黑石頭，耿家寨，嵌病，村舍零落，茅屋數椽，足以打尖便飯，山谷中小澗縱橫，然潺潺溪流，卻都是江河的水源。

衝霧穿雲，行駛了一百公里，才見有清水一淵，特然目擴，彷彿有湖海之概，公路卻繞之走了好幾公里，才到山坡之城的威寧縣，（即明之烏撒府）原來那團水就是草海，東流而為烏江，是西江水系的主川源流。

有水必有魚，這是我們告別曲靖以後，第一次吃到的鮮魚。

城外公路上的市面還熱鬧，顯然因為地處交通路上的緣故，城裏就顯得古舊了，街道高低起伏的，房屋陳腐古老的。萬壽宮，王聖宮，關帝忠義廟等，都被機關或軍隊佔用了，連匾額也被卸棄。

書誌：草海海濱有龍王宮，負山臨水，有一條長堤通着大路，兩邊垂柳成蔭，堤盡，有六洞橋，題曰「六橋煙柳」，可稱黔西名勝，汽車飛駛而過，不及細賞。

旅行什誌十七卷第九期張希魯先生的跋蜀郡器一文說：威寧最近發見漢代古物，並辯證人家傳說是蜀中遺來的不確，引為雲南昭通豐家漢物，而在威寧縣石門坎石穴中所得鼎耳器等作證，以點破貴州省內無古物之說，但我們匆匆過此，未曾去考究，姑記之以為考古家之資料罷！

威寧盛產羊毛，搓成毛線，編織衣褲，雖不抵舶來品，但正像西康出產的土毛綫，一樣地和暖，而且價錢也不甚昂貴。

敘昆鐵路設工程局於此，該路路基綫延曲折，和川滇東路互相盤繞，在宣威曾一度分歧，在威寧又敘了首，但從此北入四川，又分道揚鑣了。

出威寧北，越羊角山，再跨最高峯，峯以「最高」為名，實在並不甚高，前去入赫章縣境，霧起於山之陰，迷路復難進，司機僅凝視車前數尺之地，勉強依着山於車輪輾出的兩條發亮而泥濕的路影前進，在拐灣抹角處，常常誤認出角為來車而吼鳴，忽過而霧來車卻不見，幾次險些兒釀禍，總教人揑把汗。

山坡愈高，白霧愈重，氣候也愈寒，慢慢的開始見到傍山壁林木上朵朵的結雪了。以後雪地成片，終於到了除了公路以外，到處滿披着白裘的山地，據說這雪還是一個月以前就降落的，將一直封住山峯，到春暖時候才溶化，村舍茅屋前，冰柱如龍鬚，長有三四尺，松針上彷彿滿長着輕鬆的白花，枝頭上的冰片被風吹成梳子一樣，可惜霧氣太濃，上不見山頂，下不見深谷，否則，這樣祥瑞而美麗的銀白世界，該是多麼的巍峨，挺秀，而雄壯！

過媽姑鎮，宛延曲折地盤上一個最高的山坡，名鑽天坡，路坡很陡，白霧茫茫，幾疑身子已鑽上天去了，翻過了坡又得彎彎曲曲地盤下山谷去，每盤一個山坡，就是三四十公里，地上濘泥不堪，司機既須摸着曲折拐灣，又要就心車輪滑溜出去，所以慢慢地走，每翻一個坡就得費上兩個多鐘頭。

過下半山，才出得霧層，田舍比櫛，透入眼簾，彷彿另外天地，駛車趕到赫章，已是暮色蒼茫時分了。

赫章過宿

赫章名為縣，實際上還及不上一個規模大些的山鎮，沒有城池，縣政府設在一個小山的頂上，警察局等於一個人家，公路直貫街心，市上店面零落。

旅店都是小客棧，俗頭雞毛小店，門首都懸掛着方燈，寫着：「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句子。一路來小客棧大都是這樣，其由來是從明顧元慶的：「記得離家日，尊親囑咐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先，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遲遲」，一詩脫化出來的吧，給予我們這些長途旅行者，多少儆戒和安慰呀！

過往汽車，因為前有高山，後有峻嶺，大都就在這裏喘口氣，宿一宵，無奈旅店太少，找到一間房間確實不容易。

我們到達赫章。還只下午兩點鐘，旅店伙計引上小閣樓，看定了三個房間，黑暗，腥臭，草鋪還得自備鋪蓋，化錢租來的被頭，齷齪得很。

赫章設貨市場，在一個土道路邊上，屋角壁間釘有市名如「油市」「肉市」「布市」……等等，貨者照指定區域擺攤設市，有點墟場的風尚。

據店伙計告訴我們：這兒左山鑽天坡右山水波都是峻嶺，歹人很多，過往的汽車，不易成羣結隊彙幾桿槍通過，就得待午刻前過坡，早晚間常出刼掠過往的車子，但現在霧季，汽車來去悅留，強盜避往窮線，反到平靖多了。

五三—三二八

過七星關

二十二日繼續前進，再度翻山越嶺，所經過的，水坡並不高，野馬鄉也不過是一個打尖處，平山坡度也平常，倒是平山以下的一個不知名的山坡略顯得陡削了些，過了這個山坡，好像跨進了另一個世界。

那裏叢樹叢叢，山色青秀，岩紋縷縷，斑爛可愛，毓秀靈氣，胸懷爲之暢然。

公路盤踞似地通下山谷去，汽車曲折而下，但是山村稠密，屋宇比櫛，綠水潺潺，劃谷爲澗，名七星河，澗上橫跨拱橋，牌示「七星關」，附近山峯成北斗形勢，七峯相峙若屏藩，故名。山勢巍峨，崗巒重疊，入此山鄉，頗欲隱士不臭仙了，相傳諸葛武侯祭七星於此，但照地域說來，未必正確，明傅友德大破烏撒蠻確是此地，並由此進平東川諸蠻的，地勢果然險要，即現代軍兵器，也只利於守而不利於攻的。

從雲南而貴州，到此方才自接清秀山水，浩氣會集，愛不忍去，無奈隨車而進，身不由己，可恨！

再前進，重復盤旋登山，迂迴曲折，上高嶺，依然霧罩重重，殘雪片片，冰柱盈尺，在混茫的迷霧裏，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不計里程，經過了高溪撒拉溪高山頂等許多驛站，時而騰雲駕霧，時而下谷尋溪，所見到的怪石嶙峋、螺形貝紋，方岩削壁，奇趣橫生，但也不是豐壤沃土。

過長春鋪，公路如西練，直繞山坳，兩邊高岸不見頂，狹谷小道，有如一線天，兩山青翠，濃葉森森，野紫薇三兩株，點成萬綠叢中點點紫，該當長春之稱，山勢險隘，大有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之概，想古之蜀峽谷棧道，也不過如此。

黔西霧山，都是婁山山脈的支脈，按貴州全省，原有山地之稱，四境山脈皆屬南嶺系，以苗嶺爲正幹，婁山武陵山爲支。

七星河清流東南行，與各澗合聚而成黔江，漸轉東入川，於涪陵入注長江。

十數公里穿谷道以後，即越平陽，再數里，即抵畢節縣，時雖尚早，不敢前行，怕的是貪趕路程誤了宿處。

畢節巡禮

畢節是黔西的一個大縣城，也是我們從昆明北行第一次遇到的比較熱鬧而整齊的地方，地爲海跋一千六百四十餘公尺，處黔滇蜀三省之要衝，當六冲河之支流，倮朵河斜貫其間，城內雖然還是陳舊，冷落，可是一條公路繞着城垣西南而過，馬路兩傍的市街，像暴發戶似的畸形繁盛，數菜館有平津京滬直豫陝川滇各種口味，論旅館，凱歌，川滇，昆渝等幾家都稱上乘，而且都還附設澡堂或茶社，東關附近雙井寺裏的中國旅行社畢節招待所則尤爲考究。

物價也並不高，重慶皮鞋成都兔子皮貨都有得賣，銀行有中國交通和中農等幾家，郵局商會都很像樣，文化書店也有三兩家，半年以前各地的出版物尚有見到，黔西日報每天出一小張，消息相當靈通，地方教育比較妥善，有初中和師範學校，小學則遍及各鄉。

寺大觀寺內有雙井並立，所以又叫做雙井寺，寺內佛像已毀，人民都汲取雙井裏的水爲飲食。

觀音寺歸因而立，雖然寺內改設了機關，外表依然是宮殿亭角的壯觀，寺後小山頂上一幢房子，據說是縣府所在，還有牌坊大門，一排三進，院子裏還有一座六角形的樓亭，頗顯得巍峨而秀麗。

這兒沒有娛樂場所，可是茶社林立，偶然還請個說書的大講其三國志和水滸傳，時候快過舊歷年了。政旅劇團定在元旦起作春節勞軍公演，現在正在忙着紮綵牌坊哩。

民食已用川鹽，其顏色較雲南大理石而無光，較桂林黑梘而多花紋，偏平成塊。

從山野裏看來，這兒比滇黔邊境一帶要富一點了。一路似乎缺少竹林，筐籃一類的東西不多見，普通木屋很多，村舍大都是用茅柴蓋頂的。

據說離城郊四五里處有蟠龍寺觀音閣等名勝。城西南十二華里之靈峯古剎，風景幽絕，寺內有數人合抱之玉蘭樹兩株，並可見到苗胞吹樂跳舞。城東郊二里許可至倒天河觀瀑布，其聲滔滔，故名響水灘，可惜過境太匆促，未及觀賞，實爲遺憾，但見雙井寺山門聯曰：「千疊波瀾，兩岸夾水江聲遠；滿庭蒼翠，雙井藏天夜月多。」就是爲響水灘和雙井寺，雙重寫照。

說起氣候是在我們越是北行越是冷了，家家房間裏生着火盆，甚至於在一家菜館裏餐桌下掛

地爐火炕，炭火燄旺，大有關外風味，畢節縣志中載有風雹常謂冰花之大，如拳如石，詢之當地人士稱，每年五六月間，確是常有的。

在這霧季裏，天氣是一直陰霾着，時而還下一陣不大不小的雨，所以街道沿路，老是膩滑滑的。

水路交通，尚稱便利，川滇東路，直貫心臟，另有支線，東南行向，銜接西南公路於距貴陽十數公里的清鎮，水道有六沖河的支流於縣北境，惜水淺只能勉强行駛小船。六沖河東行後北折，實爲長江源頭之一支。

本地産米麥，藥材頗豐，土布亦經久耐用，人口原有萬餘，抗戰以還，茲已幾倍增多了，南北雜音，處處皆聞。

七見灣

二十三日早晨，天依然是陰霾的，氣候是那麼寒冷，汽車順公路北進，再向上山坡路，絡繹地經過八寨坪，土地壩，母竹菁，金銀山，河家坡等地，都是些山坳村落，小則茅屋三四椽，大則村舍十數家，每須翻山越嶺，盤岩繞谷，但坡度不大，危崖不多，惟風景幽靜，如母竹菁山傍另有小山獨樹，陰處巖洞二三，望去似有桃源洞口之概，翠樹碧野，田疇阡陌，農人們一面忙着謙懇興紛過新年，一面翻土鋤田預備來春耕種。

這一帶農作物似乎能耐寒，山村田野裏，青葱片片，菜花已黃，蠶豆亦紫花朵朵，再襯着紅梅艷妍，美麗山野，倒有些春色迷人了。

河家坡地勢最高，汽車越過高嶺後，但見又是一番景色。天公成人之美，略開笑顏，青壁半遮半露，陽光時向大地投下一縷的姿態，七見灣隱約在深谷間，兩邊青山並峙，公路彎彎曲曲地如盤羊腸，俯昂間絲紋畢露，七見灣因而得名的吧，但這條公路盤下深谷又盤上高峯，何止七個曲折？兩面對峙的盤山道有如黃褐長蛇，曲度均歷歷可數，較之七星關尤爲險隘，數十公里盤一個山谷，其爲川滇東路之鉅大工程，嘆觀止矣！經此山谷，又值濕泥濘滑之際，司機均視爲畏途，須提心吊膽地駕駛，下得深谷噓了一口氣，上得高坡再噓一口氣。

豈知過去還是盤山道，過燕子口清水鋪忽焉再衝過了一段飛霧封住的路程，又是跨高山，下深谷，前面來到了川黔交界處的赤水河。

（未完）

桄榔木

驕陸

「桄榔」一作「桄榔」，是一種常綠的喬木，產於陰地，大者四五圍，高五六丈，葉爲複狀葉，花小色綠，雌雄同株，爲肉穗花序，子如青珠，幹內有赤黃色之粉，可作餅餌。

唐章懷太子賢注臨海異物志云：「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鋘鋤，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麴，可作餅餌」。又引廣志云：「桄榔樹大四五圍，長六七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頭生柔，不過數十，似棕葉，破其木，飢堅難傷，入數寸，得麵，赤黃密緻，可食也。」

廣衡志云：「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櫚，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花數穗，綠色。」

嶺外代答云：「桄榔木，亭亭列立，結子數十，穗下垂，可丈餘，翠綠點綴，有如纓絡，極堪觀玩，其根皆細鬚，幹堅實如鐵，斲以爲器，悉成孔雀斑，世以爲珍。」

現在廣西懷遠鎮汽車站旁，卽有數株，自懷遠向西，桄榔木很多。桄榔木也和枸醬一樣，有歷史的關係，後漢書云：

「牂牁郡故食，句町縣有桄榔木，百姓資之。」（按桄榔木可作木器，麵粉可食，所以說百姓資之。）

華陽國志也有此語，既然句町縣有桄榔木，那末，生產桄榔木之處，是古句町無疑了。漢代的句町縣在何處呢？大清一統志和廣西通志都說：「廣西上游各府州縣是漢晉以來之蠻地，實則廣西省之東蘭，凌雲，西隆，西林各縣，以及與雲南省接壤之富州，文山，均盛産桄榔木，大抵富州，西林，西隆一帶，卽古句町國，卽漢之句町縣，自百色，凌雲以東，是古漏臥國。漢書南夷傳說：「夜郎，句町，漏臥三國相攻」。所以三國國境必相鄰近而成三角之形勢，此由桄榔木推證古地理之說也。

★ ★ ★

西南行（四）

孤芳

雨雪交加到貴陽

一月六日清晨和鄭醫生由獨山重上征途，鄭醫生所搭的是西南公路運輸局的赴重慶通車，我所搭的是該局赴貴陽的班車。兩車先後於九時許開行——原定七時，班車在前，通車在後，行五十公里，至都勻中飯；又六十八公里，於下午四時許，班車先到達平越縣屬的馬場坪。我不及等候鄭醫生車到，就找了一家旅館投宿。過了一個鐘頭，通車到了，鄭醫生又拉我搬到中國旅行社馬場坪招待所，同開了一個房間住宿。第二天——七日清晨八時，兩車又復先後開行，行六十公里，至貴定縣午餐；下午繼續啓程，行五十四公里，於下午五時許，班車又先到達貴州省的省會——貴陽。我因爲要亟於訪晤在貴陽的許多熟朋友，便不再等待鄭醫生，就投城內一家旅館住宿了。

我這次從故鄉到昆明，到達貴陽，已經有了五十多天，沿途祇有十二月三日清晨在建陽的時候，稍爲遇到了一些微雨，迨到我們的卡車行駛的時候，天又放晴了。此外都是晴天。而且在南城，在寧都，在贛縣，它們那些地方，已經有四個多月沒有下雨，天氣非常枯旱，盼望下雨甚急。不料貴州省的雨水太多，我到貴陽那晚，我的在貴陽的朋友對我說，貴陽已經下了十幾天的雨了；有一天，貴陽的附近，還落了冰雹，大的周圍一二尺。六日我在獨山啓程的時候，冷風細雨，寒氣逼人！雖不久雨止了，但天氣陰霾如故。七日不但細雨，並且飄雪，時落時止，一直雨雪交加到貴陽。

獨山到貴陽，是西南公路的一段，本來是行駛於高山峻嶺之間，滿嶺甚多，平常時候，木炭車行駛，已屬不易，當這雨雪交加，路上濘泥不堪，上嶺下坡，危險尤甚。而這一段公路，尤爲後御湘桂黔桂兩鐵路到重慶或昆明的唯一交通要道，往來車輛之多，幾如「過江之鯽。」在天晴，每當上嶺、下坡、轉灣，都惴惴地惟恐傾覆，何况在這雨雪交加，路泥濘滑的時候？同車的人，更將心膽提了上來，看見路上的覆車，大家都瞠目互視。司機的愼重將事，遇到路險的地方，則囑乘客下車步行，乘客亦不顧泥路難行，亦願意下車行走。在到貴陽之前不足十公里的地方——圖雲關附近，遇到一個斜坡，我們乘客正在泥濘中步行上坡，坡的中間，已有數輛卡車拋錨了，而坡上忽有某機關一輛卡車，被泥濘滑，橫身而下，傾倒於地，險些壓倒我和一位女九客的身上，總算萬幸！

西南公路工程的偉大，可和黔桂鐵路相比擬，兩日的行駛，幾乎完全由山脚走到山頂，復由山頂走到山脚。時而大轉灣時而小轉灣，蜿蜒曲折，行到山頂的時候，看見山下的來路或去路，有如很多的寬長的白布舖在地上一樣。而往來的車輛，則如小鼠在這白布上梭來梭去，煞是好看。西南公路工程處爲減少這種危險性起見，正努力進行改線的工作，沿途看見該路不少的工人，在公路的旁近，另行建造一條公路。

黔桂鐵路現已通車到獨山，由獨山到都勻，亦正在建築中，建築的工程，我們在獨山到都勻一段行程上，也可以看得見。

貴州是一個瘠貧的省份，是不可諱言的，兩日來所看見的一些農村，當然是相當窮苦。他們的房屋，是拿木板當做磚牆，想是磚窰甚少？在到貴陽之前三十公里的農家，則拿麻石堆砌爲磚牆，屋上亦以麻石片充當瓦。

都勻，馬場坪，貴定，龍里，是沿西南公路比較鬧熱一點的地方。龍里匆匆駛過，未會停車；都勻和貴定，祇打過中點；馬場坪僅過一晚，都不及仔細的游覽，不能有所報道。不過馬場坪旅館尚清潔，貴定的蛋麵甚

好——我打中尖，就是吃的肉絲蛋麵，都勻的鬧熱，方興未艾，迨到今年下年黔桂鐵路通車到此地時，將取獨山現在的地位而代之——爲黔桂鐵路的終點，西南公路的起點。

西南公路的交通工具，除了汽車之外，尚有一種騾馬，是專運貨物的，每羣約數四十數匹不等，領馬項下懸有銅鈴，頭上插一尖角小「令」字旗，頸披紅纓，有如領隊，甚爲好看。

貴陽巡禮

貴陽，是貴州省的省會，在從前是個極偏僻的地方，在東南人士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遠的地方。可是現在形勢改變了，它不但成爲西南一個重要據點，而且成爲一個鬧熱的都市。在貴陽市上，貴州人的土音固然很多，江浙人的方言也不少；尤其是我們由東南來的人們，在這裏遇見了很多的親戚故舊。

貴陽之所以得名，因爲在本市東北「貴山」的陽面的緣故。貴陽市成立於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市中心區所在地，是貴陽府志所載的：「開寶八年（九七五）宋景陽添烏蠻於黑羊箐」的「黑羊箐」。是現在市區最鬧熱的地方——大十字。有一條中山路由西門通到東門，復有一條中華路，由南門通到北門，在大十字的大自鳴鐘交叉着，很容易使驚地生疏的旅客們認識。

「銅像台」，是貴陽城裏很出名的地方，佔地三四畝，四圍圓形石欄，中有前貴州省長周西成的銅像。聽說這個地方是苗胞「跳月」的場所，現在久已不舉行了。在我上次入川的時候，曾經在獨山、貴定、貴陽看見十數個苗族婦女；這次經過的時候，僅僅在金城江獨山一段火車上，看見田野中有四五個苗男和一個苗女。在獨山，在貴陽，均一個未見。詢之在貴陽的朋友，知道這些苗胞都已改服漢裝，和漢族毫無分別，所以我們未能辨別。

貴陽雖不比桂林鬧熱，但這二三年來，確已比從前繁榮多了。我上次經過此地的時候，適當「二、四」大炸之後，破屋頹垣，荒涼的很。現在呢，全市還未見一幢被炸的房屋，而且從淸晨九時至夜間九十時。街上的人，往來如梭，和桂林相彷彿。不幸的很，我在貴陽住的幾天當中，天天細雨，致滿街都是泥漿難行。

文化人居住貴陽的，也沒有桂林多，文化教育機關，聽說有五個大學——是師範學院、大夏大學、湘雅醫學院、貴陽醫學院、農工學院，設附近郊外。中小學也不少，日報有貴陽中央日報和貴州日報兩種，前者是中宣部辦的；後者是貴州省政府辦的。此外省立民衆教育館，圖書館……都有。

貴陽市區的商店，也大半是現代式的裝飾，貨品樣樣都有出售，不過和桂林一樣，價錢高昂罷了。摩登電影院有二三家，旅館、菜館、小吃食店亦特別的多。旅館因爲旅客們入川入滇等車的關係，家家客滿，很不容易尋覓。菜館和小吃店特別發達，也是往來旅客衆多的緣故。菜館，廣東館子和平津館子似乎較多，價錢也較公道。小吃食店，有一種「腸旺粉」很出名，是貴州人特別所嗜喜的，它是拿米磨成漿，再揉成麵條，用牛羊肉或雞肉湯調製的，加以香味或辣味，東南的人們或吃不慣。

在桂林吃館子，是限制價錢，每人吃菜不能超過六十六元，吃點心不能超過十五元，超過要處罰，當然是吃不飽的你倘若要吃得飽，祇有想「巧妙」的方法，但是桂林不禁酒。貴陽恰恰成爲反比例，吃菜，吃點心，都不受限制，却獨獨禁酒　然而貴陽市上，却有著名出品茅台酒出售，並且出售的商店很多。茅台是貴州省仁懷縣所屬的一個村莊，因爲這個村莊水質特佳，釀麯又得有秘方的緣故。聽說在前淸咸豐年間，因桐梓楊龍喜作亂，仁懷正安各地，都遭受焚掠，茅台村中釀酒的人，因離鄉避亂，將已製成的糟料和存酒，都傾入窖內埋藏起來。後來復經過號賊，苗亂，回亂，歷二十多年始平定，他們或他們的子孫，回到家鄉，發掘老窖，獲得陳釀，味更佳妙。它的好處在味很香，飲後又沒有口渴頭痛之苦，但是這種上品的茅台酒，市上很少，出售的都是一些次貨。

隨慰勞團入滇

我於一月七日抵達貴陽之後，第一個問題，就是覓車赴昆明。我在貴陽的朋友很多，尤其是西南公路局的朋友不少，照道理講，覓車是不成問

五三一一三三二

題的；可是一到貴陽，就聽見貴陽至昆明或曲靖的西南公路客車，已停止售票了。我一聽見了這個消息，馬上就去找西南公路局一位姓金的朋友，託他覓該局赴曲靖的材料車，可是沒有開駛；有一個新聞界的朋友，爲我介紹附搭某機關的便車直赴昆明，乘車證也簽出，却沒有車輛開駛，乘車購票頗難，我的行李，超過重量又很多。天天忙着接洽車輛，一直到了十一日晚上，姓金的朋友來訪我，說後天另有一個機關，有一輛酒精車，直達昆明，已爲弄到一張乘車證，囑我明天——十二日前往接洽，十三日即可成行。十二日，我先到某關機貴陽辦事處，向它的主任岳君接洽，知道十三日開昆明的酒精車，是裝載火柴原料的，危險性頗大，岳君勸我不要搭乘，謂兩三日內尚有車開行，不成問題的。我又轉到那機關訪晤朋友，遇見它一位營業科主任朱君，相談之下，不但是同鄉，而且是親戚，歡喜了不得。他保證我數日內乘他機關裏的便車赴昆明。

貴陽新聞界幾位老朋友，知道我到了，個個約我吃飯，而且在報紙上登了一條我到貴陽的消息。有一位從前在重慶同事的張君，是赴上饒籌設文化驛站分站的，路過貴陽，看見了這條消息，訪着了我，知我將赴昆明，便介紹他一位同學的妹子譚女士，和我同行。我答應了，我並代譚女士向朱君索取一張乘車證。

這樣在貴陽又等了幾天，及至十六日，朱君通知我：十八日決可啓程。十七日，我又到某機關貴陽辦事處向主任岳君接洽，岳君囑我於十八日晨再去聽回信。十八日早晨再去時，岳君說：本日下午一時，就可開車，囑我和譚女士先去三橋——離貴陽五公里等候，他並寫給我一信，介紹託它機關的貴陽站長蕭君，照顧我們上車。我聽了岳君的話，便急忙回至旅館，收檢行李，和譚女士雇了一輛馬車，赴三橋等候。

蕭站長也和金君、朱君、岳君一樣，很歡喜結交朋友的；另有一位副站長葉君，和我是大同鄉——安徽人，也很熱心。他們對我說：我們赴昆明；係附搭「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暨中華婦女慰勞抗戰自衛將士總會合組的慰勞盟軍團」的車輛。他們一行有四十多個人，共乘車兩輛，是前三天由重慶來到貴陽的，其中有一輛車壞了，所以向它們的總團另借一輛，同關赴昆明，可以和他們商量。

這樣，到了第二天——十九日早晨，慰勞盟軍團的主持人陳定，先由貴陽到了三橋，我就和他接洽，承蒙他立刻答應了，而且很謙抑的表示，客車沒有座位給我和譚女士乘坐，請我們原諒，屈尊，乘坐向某機關在貴陽所借的卡車。

慰勞盟軍團的組織，大部份是聘請的國立音樂院實驗管弦樂團，和國內有名的幾位音樂家，有擅長小提琴獨奏的王人藝，大提琴獨奏的黃源澧等。團長爲金律聲，也是國內很有名的音樂家。他們都乘坐在原來由重慶開駛來的客車。我們的卡車上，除了我和譚女士之外，有實驗管弦樂團的團員袁孝直，羅大曼，賀鏡銓，吳志剛，王漢英，和戰地服務團的職員郭立中，及六個赴昆明的戰地服務團的服務學生；另外有戰地服務團職員殺仇之夫人汪興純女士，和她的一個七歲兒子。又有一個該團職員闕某的兒子，年紀十四五歲。

客車和卡車，於十九日晨十時左右，始由貴陽駛到三橋，我和譚女士就立刻上車，隨着啓程入滇。僅行駛九十六公里，於下午三時，抵達安順。照理本可再行開駛，因爲一來天氣陰雨，路面滯泥濃積，由三橋到安順，路尚平坦易駛，一過安順，都是崇山峻嶺，偶一不慎，將有翻車的危險；二來一過安順，人烟稀少，匪氛甚熾，過了下午，常有刼車的事件發生。我們爲小心謹慎起見，就在安順停歇。

安順在貴州省的一個縣份，街市相當的鬧熱。苗胞很多，男苗胞都已同化了，和漢族分辨不出來；女苗胞尚保持原來的服裝，熙熙攘攘，在街市購買貨物。可惜沒有人介紹，和他們或她們接談，一詢他們的風土人情

平彝所覆車慘劇

一月十九日下午，我們祗達安順之後，慰勞盟軍團主任陳定告訴我，實驗管弦樂團在昆明舉行演奏慰勞盟軍的日期，已擇定了廢歷除夜——二十四日，我們必須於二十二日趕到昆明，以使各團員休息一日之後，始有精神演奏。所以我們必須趕路程，如期到達。明日早晨，必須六點鐘開車爬

學點起身，我和譚女士都希望早日到達目的地，當然欣然允諾。

到了第二天——二十日，在五點鐘的時候，天還沒亮，譚女士就叫了我起身，經過半小時的洗臉，吃茶，吃點心，收拾行李之後，趕到車站，兩車同車的人，也次第來到了。大家上車之後，在六點鐘甫過不久，兩車就先後由安順繼續登行，或先或後，相離不過一二公里之遙。行駛不過一百五十餘公里，於下午二時許抵晴隆——舊名安南午餐，後又行駛五十餘公里，我們所乘的卡車，於夜間九時抵達普安。客車則因機件損壞，在距離普安十多里的地方拋了錨。那時陳定主任適在我們的卡車上，他將卡車的同人，安頓在一家小旅館，並將行李和實驗管弦樂團的樂器，全部地卸下來，堆置一門房內，託我暫時負責保管，他自已押同卡車，駛回客車拋錨的地方，將客車上的全部同人，於深夜十二時左右，裝運到普安。

第三天——二十一日，一直到中午，客車始行修好，開到普安，兩車繼續登程，僅行駛五十二公里，於午後二時，抵達盤縣，爲行駛安全起見，就在盤縣住宿了。

經過第一天的旅程，同車的戰地服務團的職員和服務學生，實驗管絃樂團的團員，戴伉的夫人汪與純女士和她的七歲的兒子，我和譚女士都和他們或她們熟識了。所以在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旅程當中，和他們談談笑笑，倍覺親熱。內中有一位實驗管絃樂團的團員王漢英先生，尤爲滑稽可喜。他是陝西人，年紀僅三十二歲，尚沒有結婚，擅長的音樂，叫做O.B.，他不但擅長音樂，而且精於英語，是一位前途很有希望的青年。他在車上，沒有一刻停歇，不是談笑話，便是和同車的人廝混，眞個使「滿車生風」，毫不寂寞。

戴太太汪與純女士，是一個精明幹練的女子，她是浙江奉化人，年三十三歲。她的祖父，是個進士公，在前清曾經做過大官，她曾經在舊式家庭中受過很深的舊道德的陶冶。她因爲車子上祇有她和譚女士兩個女客，所以我們兩個人，特別談得來，談起來，她們倆是上海東南女子體育專門學校的先後同學，更覺得親熱。第一天在安順，我和譚女士是另外住在一個東大旅社——沒有和實驗管弦樂團的團員住在一起，因爲他們所住的旅社沒有房間了。第二天抵達普安，陳定主任將我們安頓一個小旅館，譚女士和戴太太共一房間，她們房間裏有三個牀鋪，陳定主任因爲我年紀稍大，將我也安頓在她們的房間內住宿。第三天到了盤縣，戴太太恐怕旅館沒有，就託我趕快去尋覓，我就到西南大旅社定了兩個房間，戴太太及她的七歲兒子，和譚女士住了一間，我和另一個實驗管弦樂團團員吳志剛住了一間，在這兩天過程中，我和戴太太不但同住一旅館，而且吃早點，吃中飯，吃夜飯，也都在一起——連同譚女士和戴太太的兒子。所以她的身世，家庭環境，性格，學識，明瞭的相當地熟悉。她的一個七歲的兒子，也是一個活潑天眞的孩子。

由盤縣到昆明，尚有三百二十二公里，陳定主任欲一天趕到，以便達到廢曆除夕演奏名樂慰勞盟軍的目的。在甫到盤縣的時候，就告訴我們：明日清晨五時左右，就要開車，雖至深夜，亦必須趕到昆明。我們聽了這話，在第四天——二十二日清晨三點鐘就起了身。洗過臉之後，我就跑到旅館門首的售熟食攤上，購了四個大的雞蛋酥餅，每個售洋十五元，是拿兩個雞蛋調麵粉葱蒜油煎的——和戴太太，她的兒子，譚女士分而食之。行李尚未捲好，陳定主任已來催上車，那時還不過五點鐘，就行駛離開盤縣了。

我們的卡車，一共乘了十九個人，共坐了五排，自左至右數起，坐在最前一排的是戴太太，她的兒子，一個服務學生，一個戰地服務團職員閻某的兒子年十四五歲。第二排是王漢英先生，譚女士，我，又一個服務學生。從第三排到第五排，則爲實驗管弦樂團別的團員，戰地服務團職員鄧立吏，及尚有四個服務學生。在五點鐘開車的時候，天還沒亮，不過盤縣已靠近在雲南的邊境，天氣漸漸的晴朗了，非如貴陽天天下雨那樣子；公路的濘泥也沒有了，很乾爽的由着車輛行駛。我們的卡車和客車，或先或後，很謹愼的駛過最著名危險路徑的二十四灣，時光也漸漸由黑夜到了黎明；天空的疏星，由明朗而消滅，在東方，一輪紅日，慢慢地由濃霧中射上來了，照澈大地。滿車的人們經過許久陰晦細雨的日子，當然精神興奮起來，開了話盒子，討論東，討論西。很滑稽的王漢英先生，故態復萌

五三一三三四

，鬧天宮似的慢得滿車的人都不安，尤其是惹得臧太太和譚女士吵嚷的哭啼不止。臧太太的兒子，更從旁叫喊，加一層喧鬧。那時候險坡已過，時間已近九點鐘，行駛了有七十一公里，客車早超過我們卡車之前，向平彝和曲靖去了，而我們的卡車，甫到雲貴兩省交界處的平彝所，忽然斗的一聲，卡車的車輪滑了，一個觔斗，倒翻在公路旁邊山石下的田裏。那時候我眼睛一黑，頭一暈，隨着車翻身，摔在地下，身上壓了一擔舖蓋，這舖蓋便是我的座具，滿身都是泥濘。但是一刹那神志就清明了，睜開眼睛一看，兩個服務的學生，正拉着我的兩手，將我從覆車之下，拖了出來。幾個受傷和沒有受傷的人們，本着天然的本能，各個地在覆車的下面爬了出來。第一個最慘觸着我眼睛裏的，是臧太太的兒子毛毛，他已壓死了！滿面紫醬色，口流鮮血不止，半個身體，壓在譚女士的身上。譚女士是坐在我左邊的，摔在地上，幸而未死。但是她的身上，壓了毛毛的屍體，左手和左脚，又被酒精桶壓住，不能出來。幸虧她神志很清明，看見我被救出來了，連忙喊我救她，我急了，也不顧危險，重跑到覆車之下去拉她，可是拉不動；旁的未受傷的人，也去拉她，也拉不動；她自己也想掙扎出來，又掙扎不出來；我和旁的人稍些拉重點，她又喊痛，叫不要拉了，倘若再要拉，她的手脚就要拉斷了。那時候，客車早已開遠了；我們卡車的司機，見闖了禍，早已逃走了；那個受了傷，那個沒有受傷，也無暇詢問；死去的人，除了毛毛之外，還有那個，也無從詢究，大家亂的一團糟，真真成了一個無政府的狀態。戰地服務團的職員鄧立平，身體疼痛，帶着傷痕，爬上公路，看見有一輛運貨汽車經過，立刻跳上，追尋我們的客車，來引救我們。另外一些受傷的團員，袁家驪團員裘索匯，賈鏡銘等，坐在地上呻吟。一些未受傷的團員，服務學生，和我，站在公路旁的老百姓，和躲在平彝所的軍隊，拿了一些樹枝和木桿來，經過半小時之久，始慢慢的將車身撐起來了，將譚女士拖了出來。滿身，滿面，滿手，都是醬油和毛毛的鮮血。毛毛的屍體，也抬了出來。再把車撐高些，拖了一些皮箱和舖蓋出來之後，始發現很幹練有為的臧太太和滑稽多材的王澳英先生，都在這一次的翻車慘劇當中，做了一個很能幹的犧牲者！王先生的頭，已跑斷了，僅剩了一些頭皮，連着屍體，可是那一副滑稽的面孔，仍顯出含着笑容。臧太太滿面愁狀，額頭有一條很闊的深紫青色，仍顯出一副幹練有作為的樣子。我們就叫老百姓將三個屍體——王先生，臧太太和毛毛整理好了，抬着平臥在地上。用被將他——及她們蓋住。一面就檢點行李，藥器——不管它損壞沒有損壞，都堆在一處，託平彝所的鎮長，在一個老百姓家中，覓了一間房子，先將行李藥器搬了進去暫存，然而大家也都去那家老百姓家中休息，可是仍派了人到田裏，看守三個屍體，和一些未檢出的物件，以等待救護車來接運我們。

那時已經是中午十二點鐘了，我們死裏逃生，神志定後，肚裏也餓了，就請這家老百姓燒飯燒菜給我們吃，倒也吃得下。一直等到下午三時，鄧立平在平彝縣僱了一輛救護車駛來，將我們一班人和行李，藥器，都載到平彝縣去，行二十公里，於四時許到達。三個屍體，由戰地服務團職員桑樹聲，和一位服務學生，在平彝所看守了一夜。我到了平彝縣，甫到旅館，就發出兩個電報，一個致昆明的老友，一個致貴陽的老友，報告羅禍的經過，和我的無恙，並作「新聞消息」的報道。

廢曆除夜抵昆明

一月二十二日，在雲貴兩省交界的地方平彝所翻車，死了三人，傷了數人，而我不但沒有死，而且一點傷都沒有，真可算得萬幸！當慘劇發生之先，慰勞暨軍團的客車，已經超過我們的前面，因為欲在當天的晚上趕到昆明，他們到了平彝縣城，距離平彝所二十公里，並未停留，逕向曲靖直駛而去！曲靖距離平彝縣城七十一公里，預備在曲靖打中尖，等候我們的卡車。不料失去聯絡，慰勞暨軍團的負責人，又都在客車上而不在卡車上，等到出了亂子，卡車上的戰地服務團職員鄧立平，不顧自己身上傷勢，爬上公路，看見有一輛汽車經過，立刻跳上去，追趕客車。不料追到平彝縣城，尚沒有追到。他不得已，就在平彝縣汽車站，一面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曲靖汽車檢查站，請他們候我們的客車到了，告知「出了亂子」；一面就在平彝縣汽車站僱了一輛救護車，駛到平彝所，於當晚將我們卡車上的人和行李藥器載運到平彝縣城。三個犧牲者的遺體仍留在平彝所。

。

慰勞軍的主任陳定、團長金律晟等的客車到了曲靖之後，聽見汽車檢查站告知「我們的車死人」的消息，真的驚得面目瞪然。一面將客車上的團員安頓在一個旅館裏；一面商量派車趕回平彝所救護；一面又打長途電話給昆明戰地服務團，轉告主持這次慰勞盟軍團負責的施明榮——他由重慶乘飛機到昆明的。到了次日——二十三日上午，施君獨自來了一輛小汽車，由昆明駛到平彝所照料；隨後，陳定，金律晟等也僱了三輛卡車，由曲靖趕到，他們就將三個死屍，放在一輛車上，一同駛到平彝縣，又可載運我們人，行李，樂器同赴曲靖。

我們於三日下午五時離開平彝縣。我和譚女士所乘的一輛卡車先開，是同三個死屍在一車的。我們對於這三位不幸的犧牲者，並不懼怕；一路冷風淒淒，更增加我們對於死者的悲悼！車於晚上十時到曲靖，尚有二輛卡車，是裝載行李樂器和陳定金律晟等一班人，在我們卡車的後面。行駛到半路，其中有一輛，又壞了鋼，正在停車修理，忽見遠遠的山崗上，有數十火把，向着公路方面而來。他們看見了，知道是壞車的匪盜，幸虧車上有憲兵，連忙跳下車來，伏在公路旁邊，放了幾排槍，火把始漸漸的息滅沒有了，總算沒有遭搶。他們這兩輛卡車，一直到夜間十二時，始到達曲靖。

曲靖到昆明，尚有一百六十二公里的行程，普通旅客，是限制乘汽車行駛的，祇准乘川滇鐵路從曲靖到昆明的火車——也許是為維持川滇鐵路的營業起見，也許是統制汽車的緣故。我們却在例外。所以二十四日早晨九時，我們三輛卡車，連同原有一輛客車，仍由憲兵保護着，繼續由曲靖啟程，施明榮乘着汽車在前面押隊，行八十公里，在小新村打中尖，又八十二公里，於下午五時，到達昆明。我和譚女士在西門外下了車，譚女士回到她的家中，我則往找我的老友。卡車則將死屍和慰勞盟軍團團員，載往戰地服務團。

一月二十四日是廢曆除夕，昆明的人們，正忙着預備過春節，而我的三個月偉大的萬里長征，遂於這日告了結束，也算巧的很。

我的老友，盼望我的來到，比我更急。不但他的事業，需要我早點來了，好替他幫忙；並且為我「半百之年」吃不了長途旅行的辛苦擔憂。雖然，我在沿途有電報拍給他，報告平安，可是總放心不下。在平彝所遇險的那天，我也有一個電報給他，更增加他的耽心，天天派人到昆明東站迎接我。老友多情，又不禁使我憶起了「花月痕」上韋癡珠的詩句「門前又報勝弟兄」了！

幾句收尾話

我這次西南旅行，係於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從我的故鄉啓程，直至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始到達目的地的昆明。沿途所經過的日子，連到達每一個地方等候車輛及和朋友談話在內，共行走了八十九天；經過皖、浙、閩、贛、粵、湘、桂、黔、滇九省。除了第一天從故鄉到旌德六十華里的路程，是和愼兄步行的之外，其他或乘汽車，或乘火車，或乘人力車，共經換過十次。連第一天步行六十華里在內，一共行走了七千一百二十七華里，倘若加上往返桂林到全州去探視我的兄弟的里程計算在內，總共有七千六百零七華里，在我們個人生平中，也算得是一次偉大旅行了！

在這次七千六百多華里的偉大的旅行當中，我雖吃了不少的辛苦，然而却增長了不少的見識。很欣幸的是欣賞過新安江的秋色；瞻仰過武夷山的峰巒；游覽過寧都的翠微峯和金精洞，桂林的七星岩；參觀過贛縣虎崗的中華兒童新村；親自經歷過內大規模工程的湘桂黔桂鐵路，和體驗了沿着公路鐵路一些農村的風土人情。雖然在雲貴兩省交界處的平彝所，遭遇到一次翻車的慘劇，可是僥倖不死，總算值得。

這次旅行所用的川資，除了愼兄之外，我個人約為三萬元，總算是一個鉅大的數字了。可是其中花用在車資上的不過三分之一：從上饒到曲江和從貴陽到昆明的卡車，都是沒有出錢——僅僅給了司機二三千元的酒資。其真花用在車資上的是——旌德到屯溪的人力車九百三十元，至屯溪到上饒的小汽車二千六百元，3.上饒到鉛山的人力車二百二十元，4.曲江到衡陽的火車五百十元——三等臥鋪，5.衡陽到桂林的火車五百五十元——

五三—三三六

二等臥舖，6.桂林至金城江的火車五百七十六元——二等臥舖，7.金城江至獨山的火車四百三十餘元——二等客票，8.獨山至貴陽的汽車——連行李重量超過費八百四十餘元，連鉛山到曲江給司機的酒資，總共不過一萬元。倘有兩萬元，完全銷耗在沿途住旅館，吃飯，吃茶，搬行李，應酬，消耗，和零用之上，倘若拿八十九天平均來支配，每天不過二百二十元。這個數目，在現在生活程度這樣高的時候，是很小的，這個並不是我花費的經濟因爲每到一個地方，總承一班朋友請我吃飯，而且在屯溪就擱十幾天，在上饒就擱四天，都是住在好友的家中；在桂林也在一位族兄家中住了四五天的緣故。

我這趟次西南長途旅行，總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沿途遇見了很多的多年不見的朋友，和許多新認識的朋友，得以握手敍敍，這是我一樁最快樂的事。尤其是在屯溪，和從在上海共同奮鬥的一班患難老友，盤桓了十多天，承他們的厚情，殷勤款待我，更使我感激！

末了，我應該向讀者道歉的：我這篇拙劣的遊記，是沿途隨筆，所寫的，旅行了三個月，就寫了三個月始行脫稿，雖自信報道的很真實，然而遺漏的却實在不少。而況旅途困難之中，匆遽落筆，文字草率的地方，自恐難免。並且每篇中的記載，很多的是我的主觀的觀察，有許多絮絮叨叨所說的話，也許是讀者不願意聽的，這些都是我很抱歉的地方，在還沒有擱筆的時候，應請讀者特別加以原諒！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脫稿於昆明。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三）

李致剛

中蓮池上看新柳：　清 王闓運

惜別傷春無遠近，眼前無春別懷緩，垂楊不被東風欺，忽地抽絲作春怨，一尺柔條未回碧，惹日搖烟似千尺，歸亭池閣春□隱，春前春後總相憶，春街夜燈共光影，□蹀□□髮華冷，敲冰作月雪作雲，花接露寒□酒醒，酒醒能□花能□，休言新花似故人，故人心新已非故，新花故也故宜新。

下蓮池街　在城內東南隅，黃密荒書云：「明末巡撫邵捷春，因流寇之亂，北城外東嶽神頗著靈異，遂迎神於下蓮池建廟……」，即今池南之東嶽廟也，清末以池東隙地建「武兵學堂」；及「巡警教練所」，近年當道屢欲墾爲民居，終以接近城根無人過問，今污穢狼籍，貧民僦居，且一度作爲刑人之場，以視昔日之萍荷楊柳，不啻天壤矣！

下蓮池詠秋柳　近人 林思進

楊柳傷心樹，逢秋自可憐，已經寒露日，尙拂柳塘烟，暮色枝枝瘦，斜陽漠漠懸，不堪惆悵意，同感北征年！

上池街　街因上蓮池得名，池在今城南，文廟西街，舊江瀆廟前故名「江瀆池」；俗稱「上蓮池」。廣袤可三十畝，舊有二亭，今廢，太平廣記云：「僞蜀時，中令趙廷隱，起南北宅，南宅即在池上」。費著紀歲譜「六月初伏日會監司，中秋日會轉官以上，末伏日會府縣官，皆就江瀆池讌飲：晚讌觀者，歌舞[illegible]飲，盡日爲樂。至趙清獻時，始廢讌，但爲初會，今因之。」故自宋祁田況諸公皆有詩；而陸游劍南集尤夥。按江瀆廟建自唐代（見陸游江瀆廟祠記），歷宋元明清均有紀詠，爲成都古蹟之一，一千餘年之名勝。毁於民十四年四川督理楊森之手，蓋楊氏此時崇信基督，遂廢廟爲基督教會師範學校，後又爲武人圈作民居，今人多不知有其廟矣！

「江瀆池　宋 宋祁

五月沮涼地，滄江剩素瑰，林烟昏暗日，樓影壓池天，徒倚工迷徑，荷歌巧避船，援忘更何事？魚鳥亦留連。

邁沙爾覲見印王記

——印錫隨軺錄之四

程志政

五三一三三八

（一）乞飲趣事

我們在孟買經過了一場意外的波折以後，一方面觸情傷情，哀悼已死的曾萬里上校，一方面驚魂甫定，但腦部因受震過劇，時時作痛，事實上已不能在孟買繼續參觀，何況孟買自發生大爆炸慘劇以後，人心浮動，各機關都集中全力，忙於救傷救死，更談不到招待外賓了。我們在四月十八日下午終於離孟，到站送行的有蔣領事夫人，陳武官夫婦，佛肯夫人等，大家互道珍重，不禁黯然魂消。

我們這次是決定先到邁沙爾省，邁沙爾（Mysore），在印度中部，是印度有名的風景區，當地印王銳意求治，把這一省治理得很有條理，各種建設，都在蓬勃猛進，有印度模範省之譽。我們在加爾各答時，曾經聽見保總領事說起，早已蓄意一游，這次孟買事變以後，決計到那裏略事休養，順便參觀該省建設。火車從西海岸朝着東南方面疾駛，氣候也漸漸地熱起來了，雖然把電風扇開動，也是無濟於事，亨遠少校是個大胖子，自然更是叫苦連天；後來總算設法買了兩大塊的冰放在一個洋鐵箱裏，纔把熱度減低，這是印度鐵路的特種設備，各大站都可加冰，熱帶旅行，冷氣既沒有，這卻是一個很好的補救辦法。

四月十九日晨九時半，火車到了根塔克爾樞站（Gantakal Junction），本來應該在此換乘火車至本格羅亞（Bangalore），因爲我們的火車誤點一小時，所以必須要等下午七時五十五分的第二班聯運車，這樣非在根塔克爾守候一天不可。根塔克爾是一個小鎮非但無處可以遊覽，即旅館也找不到一個，加之天氣奇熱，大家都不願枯守一整天，亨達少校竟有辦法，他不久就和印度軍南區司令部接洽妥當，派三輛卡車來接，另外由本格羅亞方面派輛小汽車到半路相候，當時大家都很高興，以爲不久便可動身，豈知等了許久，三輛卡車，渺無音訊，午餐以後，還沒有離站的消息，大家不期然而然的又焦急起來，並且天氣炎熱，又沒可以休息的地方，大家橫坐在一間站長的辦公室裏面，豈知隔壁便是拘留所，三個印度人犯還寄押在那裏，我告訴亨達少校，今天我們這批軍官，都做了臨時看守犯人的衛士了，他也笑不可仰。一直等到下午二時半，三輛黃色卡車總魚貫而入，於是一陣興奮，大家忙着搬行李，亨達少校自告奮勇領導，他開足馬力，一百英里的行程，不到兩小時便已完成。這時從本格羅亞開出的小轎車和一輛旅行車停在路旁，軍官看見我們車到了，急忙招呼停車，請我們改乘小車繼續前進。由此到本格羅亞還有八十英里，天熱口渴，大家在荒涼寂寞的原野裏走了半小時，漸漸有些不能忍受。亨達少校看見路旁有一座大住宅，他便把車子開了進去，僕人看見許多陌生的軍官們到了，不免大吃一驚，忙着通知主人一，個印度少年從樓上下來，問亨達少校有什麼公事，亨達少校笑道：公事沒有，卻有私事相擾，於是說明長途旅行，天氣炎熱，希望能賜杯涼水解渴。主人便邀我們到客廳小坐，吩咐下人們趕快取水供客，大家得了一杯涼水，彷彿玉露瓊漿，感謝不置，主人又吩咐進茶，大家更是喜出望外。那時主人也和我們談談，家裏的婦女小孩，也出來在門外張望着，因爲他們也許從來沒有看到中國軍官。這次偶然路過停車，自然也是一個不易多得的機會。

（二）人間仙境

辭別了他們，我們再上征途，直至下午七時半，我們的汽車纔開抵本格羅亞，這次承英政府駐邁沙爾省的代表費雷兆上校招待，邀我們到他的官邸居住，汽車開進了一個大花園，一座富麗住宅，在暮色蒼茫中還依稀可辨。我們下了車，看見費雷兆上校從花園的草地上走出來和我們一一握

手，另外還有一位女子，年約二十餘歲，穿了夜禮服出來和我們殷勤招呼，我們以爲是費雷兆太太了，介紹以後，纔知道她是代表處的私人助理包立克夫人(J. Berwick)，她那苗條的身材，嬌艷的面貌，飄揚的長裾，襯在這所美麗花園的薄暮景色裏，更是有「仙乎仙乎，豈其然乎」的感想。費雷兆代表和包立克夫人邀我們先在花園裏茶敍，座位設在大樹的下面，碧草如茵，涼風習習，早已把一天的征塵消除淨盡了！那時我們因爲一天在灰沙裏奔馳，所以衣服都已沾上了不少的塵土，和他們雜在一起，心裏覺得十分不自然。稍坐片刻，即便由包立克夫人把我們領到各人的臥室裏，每人一房，都已把姓名標在門口，裏面一間大臥房，一間盥洗室，布置得十分精巧，除了應有的陳設以外，書架上還有許多書，供賓客消遣。我們勞頓了一天，最要緊的是沐浴更衣，一會兒包立克夫人來邀我們用晚餐，她像穿花蛺蝶似的往來着，眞是一個幹練的女管家了！餐廳在官邸的中央，是一個很大的房間，地下鋪的厚地毯，四壁懸掛着人物油畫，還有行獵紀念的鹿頭牛頭虎頭之類，也栩栩如生的貼在壁上，中席放着一只大圓桌，四周是古色古香的沙發椅，最妙的是圓桌的底下，安着一盞明亮的電燈向上射出耀人的光芒，這裏一切顯示着雍容華貴，濃厚的英國大貴族色彩。餐時除了費雷兆上校和包立克夫人外，便是我們代表團同人，費雷兆上校告訴我們，他的夫人小孩已經回國了，他本人至本年十月也要任滿回英。現在適沙爾省的首府是邁沙爾城，離本格羅亞九十四英里，照說，英國代表原應在首府辦公，和印王聯系，等於各國大使應當在所在國的首都辦公一樣，可是現在的印王勵精圖治，英政府代表的工作，很是清閒，每月去一二次便夠了。本格羅亞市區一帶，劃爲特別行政區，性質等於英國的租界，不歸印王管轄，費雷兆上校便兼着特別行政區的首領，所以駐在本格羅亞比較方便些。餐後包立克夫人說，還要出席一個跳舞會，不能再陪，便先走了。我們由費雷兆上校領到他的書室裏去聽倫敦廣播，他十分和氣，毫無官架，後來據說，他常常獨自騎腳踏車在陸路上巡視，所以當地人民很愛戴他。

費雷兆上校談到包立克夫人的身世，卻有悲涼悽愴的一頁，原來包立克夫人的丈夫，在馬來亞戰役時已經被敵人俘去。現在消息不明，正不知是否還在人間，包立克夫婦間的感情素篤，所以夫人也是格外悲痛，現在出外工作，也無非是借此排遣罷了。我們閑談到十一時，方才向費雷兆上校告別。

第二天一早，陽光已射在我的床前了！急忙起來，遠遠的看見窗外一片草地，種着無數的鮮花，我匆匆的洗了面，急忙到花園裏去看花，昨天到時，正在暮色蒼茫之中，所以整個花園，沒有能看得清楚，今天可不然了，一切美麗的風物，都呈現在目前，原來這座花園，佔地約摸一百畝，官邸便在花園的一旁，因爲歷任代表的苦心規畫，所以這園裏的奇花異木，不可勝數，加之本格羅亞的氣候，終年和暖如春，花卉繁植迅速，所以把一座偉大的花園點綴得如火如荼，眞是動人極了！我在花園草地上漫步了一週，覺得十分有趣，忽然包立克夫人也來了，彼此道了一聲早安之後，她便告訴我關於這座官邸的歷史，這一座現代宮殿，已經建築了近二百年了！每經過一任新代表，總要增加一些新建築，我們所住的賓館，也是添造的，她在費雷兆上校任滿之後，也要離開此地。這時早餐已備，大家又到餐廳和費雷兆上校見面，亨達少校匆匆的來說：下午就得動身到適沙爾去，叫大家趕快收拾，以便派車先送行李。吃完早餐，把行李交給侍者。費雷兆上校又邀我們到花園裏散步，由大門入口沿着小路走，但見樹木蓊鬱，芳草如茵，繁花似錦，完全是中國江南暮春三月的風光，他一路走，一路指點給我們看，這是什麼樹，那是什麼花，我們的確看到生平未曾見到的許多奇怪花木，有些是從非洲來的，有些是從南美來的，繞了一個大圈子，他回到辦公廳去處理公事，我們也入房小憩。十二時亨達少校約我們到「聯合軍人俱樂部」吃飯，是一個古舊的房屋，亨達少校早已約了印度軍區軍部的友人來陪，內中倉俊少校談鋒最健，他答應在我們回到本格羅亞的時候，在此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歡迎會。

(三)水晶花園

當天下午，我們就動身到適沙爾城去，這次預定的去處是適沙爾城近郊的一個風景區，也就是世界聞名的水晶宮大旅館。汽車走了九十四英里

，才開到我們的目的地，經過一座水閘的上面，徐徐的駛在一家大旅館門前停住了。這旅館名叫「克里希那拉極薩加」(Krishnaroagar)，正築在水閘旁邊，水隄背面的高坡上，經理出來熱烈歡迎，並且說已奉邁沙爾王諭：貴代表自入本省境界起，直到離開本省止，一切均由王室招待，爲印王的上賓。我們聽了，自然表示十分感謝印王的好意。

經理奉了印王的「聖旨」，招待我們，自然恭維我們到十二萬分。我們首先在大客廳裏用茶點，這時我應禮酬酢，看見旅館後面的水閘，正在局部放水，遠看過去，好似一個瀑布，水勢如萬馬奔騰，很是壯觀，旅館前面望下去，却更妙了，原來毗連水閘的是一座長可一英里的石隄，把上游的湖水束住了，工程師便利用兩面水位不平衡的原理，建築了一座水晶花園。石隄有五丈多高，隄後是一個斜坡。公園裏面有池塘，有湖沼，有草地，而最神妙的却是裏面千千萬萬的噴泉，水由管子裏向上噴，因爲管徑的大小而把噴水的高度調撥得十分有規律，也有由四周向中央直射而形成一個圓球的，也有平射而形成珠簾的，最偉觀的，是湖中心的一個直向上空飛噴，幾乎也有四五丈高，我看到這些噴泉，不禁聯想到法國的凡爾賽宮，這花園的設計，很有些凡爾賽的意味，湖中心的一個，又十分像日內瓦的百尺高泉。

天氣也特別涼爽宜人，入夜以後，水晶公園的景色更可愛了，五顏六色的電燈，從水底下射出耀人雙目的光彩，噴水也染着各種不同的顏色，不但如此，並且同在一處的水柱，因爲燈光變換，時而紅，時而綠，變幻不已，把一座水晶花園，點綴得如同仙境一般，我們看了大家讚嘆不置，眞不愧爲世界名勝之一了。

經理告訴我們，五彩燈光，照規定要星期六星期日才有，今天是因爲歡迎貴賓，奉諭特別加開的。我們一方面覺得邁沙爾印王的盛意可感，同時看到這樣偉大的水利工程，更證明印王勵精圖治，的確是名不虛傳了。

我生平最喜旅行，足跡所經，幾遍全球，當我到了一處可資流連的名勝，常常喜歡獨自靜覽，靜靜的來鑒賞這人世間是可寶貴的一角，我在歐洲旅行是一個人，在美國旅行也是一個人，古人云，遊必有侶，我覺得有志趣相同的遊侶固然很好，但是終究是不易求得的。例如看美國的尼格拉大瀑布吧，我可以對着它坐上半天，細細的欣賞大自然的美妙，可是有了朋友在一起，他也許略一顧盼就要走，豈能讓我仔細欣賞幾小時之久呢？儘管有人喜歡遊歷，可是眞眞能存着欣賞體味的用心的，恐是少數。這次到了水晶花園，我雖然陪了大家在園裏繞了一週，但是集團行動，總無意趣，有一天黃昏的時候，我便獨自一人在園裏漫步，我不走大路，還遍繞着小徑走，這才把全園景色，完全領略了！我走到石隄的下面，跨過一座小橋，橋下有一股怒濤，從外湖由石隄的空隙衝進來，那一種波濤洶湧的情況，看了又是驚心動魄，又是沁入心脾，我最愛好自然風物，水晶花園的噴泉，固然極盡鬼斧神工之妙，可是這完全是人爲的，雖然好看，却無韻味，其實全園最勝之處，倒是這個「奔泉」，可惜遊客們匆匆走過很少能注意到的。園的花木很多，因地勢高下，分爲五個層次，每一層次是一塊平地，最後是湖沼，由石隄邊沿繞過去，到了湖的對岸，另有一個花園，這處遊客稀少，倒十分幽靜宜人，我坐在池邊，耳聽着瀑聲，眼看着高高下下的水柱，心曠神怡忘却了人世間的一切苦悶和煩惱，直等到園內的電光開放，我才緩步而歸。

(四)弔古戰場

因爲還是春季，所以這旅館的住客不多，一到夏季，旅客便十分擁擠，都是來避暑的。四月二十一日上午遇見佛肖夫人，我很奇怪何以在此地會遇到她，原來她是一個有名的英國新聞記者，在孟買見過一次，她曾經遊歷青海西藏，並且參預過敍利亞戰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她也隨軍參觀，已結婚兩次了，還著了兩本書，一本是關於中國的。我們這次又復巧逢，自然十分高興。下午一同去遊邁沙爾動物園，由管理員殷勤招待，看到很多熱帶的動物，歸途順便在城裏逛了一會兒，果然市政辦理得井井有條，街道寬廣清潔，爲印度各地所罕見。

二十二日上午，忽然有一個同住在旅館的印度人寫信約我談談，自然我是答應了，他受過很高深的教育，現在做工程師，言談之間，似乎對於英國表示不滿。我告訴他，現在我們正在合力對付軸心國家，不能再有絲

國內部的不協調了！如果印度被日本滅亡，那時候印度人民更不知要陷於何等悲慘的境地，他聽了我的話，也很表同意，我笑着說，一旦日寇來臨，你決不能來此優游過末了！（那時緬甸戰事緊張，印度人心惶惶）。

十時，我們偕遊邁沙爾有名的古堡，從前法國人在印度也征服了不少地方，後來英國人來了，雙方經過了不少戰爭，法國的勢力，日趨削弱，如今印度全境法國僅剩了彈丸之地了！邁沙爾古堡就是從前英法兩軍交綏的古戰場，戰場在一個高坡上面，縱橫約一英里，因河設防，掘了濠溝山曲的城濠，裏面有碉堡，軍庫，現已剩了敗瓦頹垣，祇供遊人憑弔了！當初法軍據守，英軍進攻，惠靈吞大將那時還未成名，便是指揮軍事的英國將領，他駐節的地方，是一座蘇丹皆宮，現在這所建築，還完整的保存着，任人遊覽，我們憑弔了古戰場一番，似乎身歷了當年的戰役，導遊的人告訴我們英軍從何處攻入，法國支持的蘇丹在何處被殺，說來有聲有色，歷歷如繪，惠靈吞大將能夠將這要塞攻下，的確樹立了英國人在印度的堅固基礎。

亨達少校陪了佛肯夫人進城去購物，我們便先回到旅館，在旅館不覺已住了三天，印王邀請我們改住城內的政府招待所，於是離開了水晶花園，走到熱鬧的市區來。政府招待所是一座大官邸，專門招待各國貴賓的。比起本格羅亞的英政府代表官邸自然小多，可是一樣的氣概豪華，設備精美，我們住的房，不消說，都是最講究的。

我們未到邁沙爾以前，就聽說這裏的印王（MaharaJa），年少英明，治績卓著，到了這裏以後，又親眼看了許多事實，因此很想有個機會去覲見一次，一來表示敬意，一來道謝他招待我們的盛意，但是要覲見印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他也是印度邁沙爾省幾千萬人民所崇拜的偶像，含有一種尊嚴性神秘性，不比英國省長的民主化，所以我們事先托了印王的秘書大臣去請示，果然印王對於我們優禮有給，立刻通知在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半賜見，我們得著這個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二十三日下午忙着預備服裝和談話資料，情緒興奮，達於極點。

（五）覲見紀盛

六時二十分，宮內迎接我們的人員到了，我們一行，連同亨達少校佛肯夫人，分乘汽車兩輛，向着王宮進發，一會兒看了一座巍峨壯偉的宮殿，外面圍着高可尋丈的石城，氣派的確比了英國的白金漢宮還要來得大，並且因為建築物高大，特別顯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我們走近王宮，也不期肅然起敬，進了王宮大門，一大批衛隊行禮，裏面是一大片廣場，王宮就在廣場的後面，建築得多麼精巧呀！屋頂上有無數的金塔，飄着國旗，更是美麗悅目。汽車在廣場繞了一個圈子，到宮的前面停住了，又是一批衛隊敬禮，正在下車的時候，宮內府的侍衛大臣已出來迎接，把我引進去，但見裏面似乎完全是用大理石築成的，在上樓轉彎的地方，看見一個人朝服朝冠身佩寶刀坐在一張寶座上，我們以為是印王了，正待施禮，豈知仔細一看，卻是一個蠟人，是今王父親的塑像。後來一路進去，又看見好幾個蠟像，我們彷彿走進巴黎蠟人館了！

正是目不暇給的當兒，我們已被領進了一個大廳，廳的正中，寶座上面也有一個坐着，頭上纏着金色的頭巾，身上穿了一件珠光寶氣的白朝服，腳是赤着，拖着拖鞋，我們又以為是蠟像了，那時忽然侍衛大臣向他行禮，他雖然沒有起身，卻也含笑點首，侍衛大臣把我們的姓名官銜報告了，他便退去，我們纔知道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MaharaJa（按印度土王制疆而治，領域較小的稱RATA，領域大的稱MAHARJA。）

印王前面，半圓形放着幾只坐椅，是準備賜見時用的，他端坐着不動，於是我們便把聞名請謁以及道謝相待的意思說一遍，他很謙遜，並且說他對於 蔣委員長仰慕已久，看到中國代表來此，十分欣慰。他說的英語很流利，聽說是在英國留學過的，後來佛肯夫人又問了幾句話，我們因為不便久留，便起身告辭，同時，面呈一幅湘繡山水，以示答謝，他也笑納了。這時侍衛大臣又來送我們下去，侍衛大臣看到印王時的一種誠惶誠恐神氣，使我們想到專制時代的威嚴，現在我們正是「天顏咫尺」，在他看來，卻是一件無上寵幸的事了！

印王年僅二十五歲，但望上去已是三十餘歲的中年人了！印度人發育特別早，也是氣候的關係，他的名字很長，原文是Sri Jayachamaharja

wadiyar Bahadur除了意指Maharfaa一字以外，其餘的意義卻不明白了！印度人的姓名往往很長，稱呼起來，頗感困難，印王不過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罷了！

當晚，招待所的主任邀我們到郊外的印王行宮去遊覽。我們在薄暮的時候出發，晚風襲衣，涼爽宜人，中途經過印度總督行轅，裏面有廣大的跳舞廳，這所行轅，至少可容一百人居住，印督公務鞅掌，幾年也不能來住一次，這所巨廈因為沒人居住，反顯冷落空虛，十分可惜。後來汽車漸漸的登強門帝（Chamudi）山繞了許多之字灣，終於到達行宮，行宮是備印王週末來遊憩的，裏面完全歐化，但規模自然小多了，我們參觀了印王的寢室，王后的寢室，小舞廳，陳設的豪華侈靡，不必細說，我們憑欄俯瞰，但見整個邁沙爾城，燈火燦爛，如同夏夜的繁星，一種歌舞昇平的太平景象，幾乎使我們把戰爭都忘懷了。

強門帝山是邁沙爾的風景線，在印度也是很有名的。上面很多歷史古跡，因為天黑了，沒有能去尋訪。那時邁沙爾的氣候本已相當的熱，但山上卻依然涼爽如仲秋季節，無怪乎印王要不時臨幸了。第二天，我們參觀城內的工藝館，絲廠，檀香油廠，這裏的檀香木，著譽全印，因此檀香皂，檀香油也是名產之一，檀香油為治性病藥品必不可少的配合劑，熱帶地方性病傳染最烈，這種油料的需要，也與日俱增，我們看見他們從木塊裏面提煉出油來，覺得很是有趣。後來我們又到市上去購買檀香皂，檀香手杖等土產，以留紀念。

（六）宮內遊觀

下午五時，宮內又派人傳諭准許我們入內遊覽，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良機，大家隨着一位招待乘車進宮，這次因為不是覲見印王，所以也不覺得有什麼拘束，先遊兵器室，裏面陳列了許刀劍，大小不一，有的還鑲嵌五光十色的寶石，這都是歷朝相傳的寶物，在現代戰爭上已無價值可言，但瞻覽一番，覺得古色古香，十分可愛！後來招待員領我們去參觀大婚殿，王室大婚禮節隆重，最近王妹大婚，便是在此舉行的。現在的印王已結婚兩次，殿的四壁繪着今王登極御駕出巡的油畫，維妙維肖，精緻絕倫，未了，進金鑾寶殿，為印王遇重大典禮時朝見臣民之用，建築莊嚴，偉麗異常，寶座或金製或銀製，上面鑲嵌寶石，價值連城。印王寶座之旁，還有兩個較大的寶座空着，據招待員說，這是預備英皇和英后坐的，雖然英皇英后從未來過，可是儀式上不得不虛位以待。寶座對面，是大臣的座位，這座寶殿正對着宮前的一片廣場，每有盛典，人民可以自由入宮，遙向印王稱賀！出了王宮，汽車又送我們到一處御馬廐參觀，裏面有良馬四十餘匹，專供印王行獵和曳引御車之用，特設專官主持其事，這位御馬廐主任領導我們到各處看了一遍，每馬飼養料有規定的配合量，幾成乾草，幾成麥，幾成糖，都是根據研究而後決定的。果然每一匹馬都養得體格強壯，毛色豐潤，印王尋常很少行獵，出門自是坐的汽車，逢着大典，纔駕着馬車，所以這些養尊處優的千里馬，一年中沒有幾次得着一顯身手的機會，真可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除了馬匹以外，又看了許多宮車，以及馬鞍馬鞭之類的附屬品，洋洋大觀，令人目不暇給。據御馬廐的主任說，現在的馬，多半是戰前由各國運來的，戰後海輪忙於輸運軍品，自然沒有空餘的噸位來運馬了！如戰事不早些結束，這裏的馬，年齡過大，便難於供備御用！

（七）森林訪虎

我們，承印王特准到郊外百餘哩的「萬牲園」參觀，這是專供印王狩獵的大森林，裏面有虎豹，有野牛，有麋鹿，有猿猴，以及各地搜集來的奇禽異獸，非奉印王命令不得擅入，行獵更是絕對禁止的。我們在當天早晨四時便起了身，因為動物在清晨比較活躍，到了日上三竿的時候，他們便在巢穴裏隱藏起來了。所以要去觀光，必須趕早。汽車在黑夜裏緩緩行駛，約摸走了一小時，到了森林辦事處，由處長親自登車招待，並帶了幾支獵槍，幾名健僕，我們告訴他，並無行獵之意，他說，這是準備應付萬一的，如果我們在森林裏突然遇了猛獸，必須開槍，纔能自衛，我們聽了他的話，不免有些膽戰起來，汽車行了半小時，天纔亮，漸漸已到了森林的邊境，看見許多猴子，在路旁跳着玩，見了汽車，也不趨避，一會兒又看見一個孔雀，花枝招展的，從樹叢中走來，很安閒的越過大路而去。七

時，到了招待所，在那裏早餐之後，便好開始乘着車循着森林裏的小徑前進，四名從僕，手持着槍把，槍口對着外面，一時空氣十分緊張，似乎樹林裏會跳出一頭斑斕猛虎來，汽車緩緩的走着，大家凝神摒氣，不作一聲，祇把眼光注視着兩旁，一會兒有人低低的說：看呀，那裏一只金錢豹，等到我們的目光移轉到他所指示的地方時，那豹早已逃走了，不久，又有人說：看呀！那裏來了一頭野牛，果然林裏遠遠的有十餘頭野牛在閒步着，這種野牛，比起虎豹，其兇猛不相上下，猛撲過來，汽車也會被他撞翻，這次所幸我們的汽車，沒有被這些野牛看到，總算平安通過。一路前去，看見很多的猴，但獅虎却沒有看到一頭，汽車在森林裏繞了一個大圈子，已是十點鐘了！那時禽鳥野獸，感受到日光的炎威，都已銷聲匿跡。我們也回到招待所休息。招待所裏有許多印王狩獵的照片，墻上掛了各種野獸的頭顱，另有一派山林意趣。歸途，有許多獵戶擁車報告，說前村發現一只老虎，傷了不少人畜，正在捕捉中。我們決定捨着山君，還算僥倖，否則若買事變之後，又要來一次大驚嚇了！

我們在邁沙爾城勾留了四天，因為印王特加青睞，所以各方殷勤待接，看見不少新奇事物，也可說是到印後的意外收獲。我們定於四月二十五日離別印王治下的首都，行前的夜間，政府招待所的主任，特地備了豐盛的印度菜替我們餞行，那菜由名廚精製，可是我們却有不能下嚥之苦，因為道地印度菜的味兒，辛辣腥酸，和我們的口胃完全不同，主人殷勤招待，我們也祇好勉強吃了一些，後來腹中好生難受，從此，我們對於印度菜，避之若浼，再也不敢請教了！二十五日清晨，我們在曉色朦朧中直向本格羅爾的大道走去。

（[illegible]）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四）

李致剛

伏日會江瀆池：　　宋田況

長空赤日固可畏，三庚遇火氣伏藏，溫風與濕鬱不開，流背汗淡思淸涼，江瀆祠前有流水，瀦注蓄洩為池塘，沈沈滌底鑒平岸，好樹蔭亞荐蘋香，敬府命酒賓朋集，逃暑大飲宜滌觴，絲竹聒耳非自樂，即望觀者如堵牆，吾儕未能免俗累，近日頗困炎景長，今晨縱游不覺暮，形為外役蒼亦忘，豈如高齋滌百慮，危坐自造滄遙鄉。

騾馬市街　更生漫談云：「蜀府後宮門北有騾馬市，每歲自甘涼松潘衛等地，商販皆騾馬者，聚集為市。……羊兔市，則在其南。……」按今之騾馬市街，適當后子門北；羊市街恰在街西南，羊兔市今不知何處？成都古有各種市集，如「蠶市」；「藥市」……等市，騾馬；羊兔之有市，固不足奇也。

華西壩　在今城南二里，原名「南台寺」，民國初年基督教會洋人，做「齊魯」「金陵」……大學之例，擬立「華西大學，」故稱「華西壩」，考嘉慶華陽縣志，及新志諸書所紀，今之「華西壩」，一稱「三台山」；又曰「穆林壩」；南台寺在壩之中央，故其地括稱曰「御林壩」，「南台寺」，皆其處也。在宋代成都有「東園」；「西園」，故以此地為「中園」，為成都名園之一，當時成都游宴，盛極於城之東南隅，故公私園亭，歷落相望，陸游劍南集園遊諸詩可證也。獨「中園」至明季猶存，蜀察荒書記「甲申八月十一日，獻賊諡出成都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殺之，俄一物如龍尾下垂，賊以為祥瑞，遂免死。」即其地也。又記賊以蜀王宮多怪異，不敢居，遂移居東城外「中園」，「中園」者，蜀王外附有梨樹千餘本，皆老樹，孟蜀時，老梅臥地，謂之：「梅龍」。成都俗以三月三日，於此馳馬飲酒為戲，獻賊號伐梨樹，從闢其地；作宮室；築馳道，練兵於此，名曰：「御營」，至是居為「中園」。則中園實始於獻賊時也，又據沈荀蔚蜀難敘略亦云：「甲申八月十一日，盡驅城內軍民於中園將屠，俄有龍尾下垂，遂以為瑞，遂免死，仍遣入城」。又云：「……逆以東門外中園作教場，時城中每日聞號哭聲，就視之，則又無所見，而賊卒夜巡，輒有瓦擊之，至不敢出，逆惡不祥，遂移出於中園屯之，名為「御營」……。」與荒書所紀符合。又東門外安順橋南老古廟，有明代造之東嶽銅像，（今移在少城公園民教館內），神座下方有款識稱：「大明國四川蜀中園：……」。又稱：「東嶽廟古蹟，自洪武初年，隨蜀獻王口妃渡江，禮於中園，建立行宮……」。與荒書言：「中園為蜀王外園」者悉合，其地蓋當成都東南隅，故荒書及蜀難敘略，或稱「東門」，均指其地而言。

來因瀑

馮朱棣

來因河Rhein 出濮屯湖 Poden See 西流，至斯坦恩 Stein，河流一束，青峯夾岸，綠樹成林，村墟相接，滸瀲縈帶。斯坦恩以西，二十公里至瑙因好遜 Neuhausen ，河床突陷。水流至此，急瀉直下，頓成飛瀑，爲歐洲一奇景。

余自君士坦次 Kanstanz （參閱本雜誌第十八卷第五期拙著君士坦次篇）乘汽船北航，橫穿濮屯湖之上湖Obersee湖灣，西向出來因大橋，入來因河。行四公里，仍出來因河，以至濮屯湖中之下湖 Unter See 。湖口左岸，有村落名紳愛 Gottlieben，屬瑞士國之土爾高州。Kanton Thurgau 。舟中望見之高塔兩座，係十三世紀中所建之紳愛宮Schloss Gottlieben 也。聞之同舟舟客云：一四一四年君士坦次之宗教會議時，布拉格 Prag 大學教授胡司 Hus 被焚前，囚禁於此。又三十年戰爭 Dreissigjaehrig-Krieg 中瑞典霍侖 Horn 將軍寓此。

舟過紳愛村，水面頓寬，入濮屯湖之下湖。左望瑞士境內，樹影青葱，漁村相望。右岸濮屯湖中之拉安希瑙島 Insel Reichenau ，峙立湖心。汽船曲折航行，沿途停泊於南北兩岸之德國瑞士各埠。至柏林根Berlingen，爲瑞士境內之小村。湖面至此，闊僅二公里，係濮屯湖中之支湖，名來因湖Rhein-See。對岸德國境之小村迦因霍芬 Gaienhofen ，山明水秀，林木深密，爲入叽里山 Hoeri 之要口。

過斯端克滂侖Steckborn，瑞士境內較大之市集也。沿岸有古代城垣之殘跡，及塔尖高聳之古堡。遙見古修道院一座，現爲人造絲廠。

舟抵歐林根 Oehningen ，沿河德境止此。市內有稅關，及行旅檢查站。市集建山坡上，舟中見房屋層層相疊，隱現綠林中。河面至此頓窄，水流頓急，即來因湖束成來因河處也。河中洲渚名威爾特 Werd，上建小祠，瑞士聖加侖St. Gallen 城之創立者歐脫曼 Abt Othmar ，於八世紀中卒於此。

舟掠小洲，西望橋影，古城一座，橫跨兩岸，即瑞士夏夫好遜 Schaffhausen 州屬之斯坦恩城也。市內多中古時代之古屋，市中心之革新教堂 Reformierte Kirche 石柱駢立，式樣古樸，謂係十二世紀中所建，一九三二年所重修者。過此，兩岸平衍，沿河多樹林及葡萄園。穿安次維侖Etzwilen 及省根Singen 間之鐵路橋，右岸雲石山 Wolkenstein 及左岸海高山 Hegauberg ，對峙如門。山後地勢平曠，市影在望，即瑞士土爾高州之屬邑提森霍芬Dissenhofen也。市北木橋，跨越河上，沿河房屋，純係中古時代式樣，城垣繞市，高塔臨空，城頂之雉堞槍眼，無殊戰國之城郭也。此種古城，在歐洲其他各處，已難見到。

西至比省根 Buesingen，大路沿河，平直如矢，南既阿爾卑 A'lpe 諸峯，巍然遙峙。舟經河灣，忽見市廛，市後小山如屏，堡壘雄峙山頂，此來因河沿岸瑞士夏夫好遜州之首邑，夏夫好遜也。州名與城名，同一名稱，與巴色爾 Basel 同爲瑞士北境之門戶。市內純爲古式建築，有高塔，有噴泉，有市門，市景廻異歐洲其他都市。舟中所望見之小山，横蔽舊城及河岸者，名謨諾脫 Munot，十六世紀中，建圓形堡壘於山頂，圍以堅牆，蹬道盤旋，自山麓直達堡門，每年夏季瑞士著名之謨諾脫節 Munotfest，即在此舉行。跨河大橋，通南岸之火谷 Feuer-Tal。

來因河水，在此湍急，藉其急流，設來因水力廠於市外。市內之機器廠布廠鐘錶廠等等，均利用其動力。

自君士坦次至此，航程凡四十八公里，汽船約行三小時。登岸，乘電車行十餘分鐘，抵夏夫好遜州屬之瑙因好遜。來因河至此，繞一大灣，市廛即在河灣。出市西行，瞬聞水聲澎湃，穿鐵路至河水灣曲處，巨聲震耳，回顧白色一片，如匹練臨空，降自天外，此即歐洲奇景來因瀑 Rhein-Fall 也。來因至此，上下河床，高低陡殊，相差達三十公尺，河水自高處直瀉，頓成飛瀑。瀑面長一百十餘公尺，高三十公尺，中間因巖嘴突出，分瀑面爲五道，長短不等，水沫飛濺，空濛如霧。巖嘴及沿瀑兩岸，均綠樹蒙茸，白晝樹影水光，綠白相間，黑夜更用電燈返照，幻爲奇景。瀑之上游，長橋如帶，上通鐵路，以達溫特門 Winterthun，夜間火車飛馳瀑光中，如火龍穿過雲堆，誠奇觀也。在 Bellrue Schweizerhof 旅館中，可眺瀑布全景。又開川里 Kaenzeli 磯頭，係近瀑布，立此瞭望，水沫可濺及衣襟。乘渡船，登第三巖嘴，每次渡一人至三人，小舟盪漾瀑底，似覺可怖，但士著善操此舟，據云略無危險。攀登瀑布中之巖頂，綠樹叢中，水霧飛騰，據高俯視，上流河水湍急，至此突然瀉下，似大地轉動，目爲之眩，耳爲之聾，不可久處。附近之浮爾脫別墅 Schloess-cheh Woerth，亦爲觀瀑勝地。月夜渡舟瀑底，白光如練，疎星在天，不啻乘槎銀漢也。

馮朱棣記於瑞士蘇黎世

黑神

駒陸

貴陽中華南路的忠烈廟，俗稱「黑神廟」；我初去參觀時，見所有聯扁，都和守睢陽的故事有關以爲供的是張巡，許遠，田山疑題書上說：「黑神姓尚，名霽雲，廟在黔城之內，凡水旱災祲癘疫兵革之事，有禱必應，能有功弭於民而民受其賜，血食於斯，不知歷凡百年，士大以其長冠戟髯面貌之黑，故曰黑神云。」張介侯綴黔書上也說是南霽雲，以爲是對了，那知還是錯的；有人以爲廟是爲南霽雲的兒子承嗣立的，承嗣在施州涪州（施州是湖北舊施南府屬，涪州是四川涪陵縣）做官，很有恩惠，後人建立尚霽雲祠堂，也供上尚承嗣，但是施州涪州都不是貴陽地方，仍有疑點；吳雎翁著黔語，對於此事頗有辨正，他根據雲溪友議所載：

「南中丞卓爲黔中經略使，大吏風俗，凡是谿谷呼吸文字，皆秦漢之音，甚有聲響。」

他又說：「黔治等十五州，以及牂牁等五十十羈縻州，都屬黔府官轄，所以南卓爲「轄公」，後人將中丞誤呼爲「忠臣」，所以又傅會到南霽雲身上去，其實南卓也是忠臣，至於黑神，實在便是「轄神」聲音訛變的。」這話真不錯呀！

蒙疆拾零

陳國鈞

兩年之前，我被派到那遼遠的蒙古去視察，往來行了三萬華里，是相當地辛苦。尤逢炎熱的天氣下，整日價在寂寞的沙漠上奔跑，是鄙人受的，僥倖一路福星，沒逢一些意外，而在千辛百苦中還有訴不盡的樂趣，聞見了新奇的事物，增長了我對蒙古的認識，終究在愉快中完成我使命歸來了。這對於我一生中，是段值得紀念的一次長途旅行了吧？雖然時過兩年之後，我仍很清晰地記起蒙古的一切，常替朋友們報告，聽了都為之高興。現在還有閒，願把蒙古的一切，據自已的見聞，隨手「拾零」，草成這一篇，名之曰「蒙疆拾零」，向讀者為蒙古作一番介紹，如讀者有意旅行蒙古，希望它堪作一個參考。

楔子

我國古人所作的名詩，專詠蒙古風土的，倒亦不乏。

我今在此也先介紹一個無名氏作的三字經。那是我踏入蒙地時在賀蘭山下小店內，碰見一老蠻客，交談起蒙事，他還詳細背誦了段通俗的三字經，似竹枝一類，專道蒙古之情，據說，它在西北傳誦很廣，不知出於何人所作。我覺它耐人尋味，頗可注意，並助我們領略蒙古的一斑，當時就把它記起來，現錄於此，作為本篇的楔子。

「婦人家，鍋邊轉，男子漢，走州縣。
蒙古哥，沒聽見，陝西北，黃河邊。
黃河北，戈壁灘，再往北，才進番。
蒙古地，在此間，沙漠地，是高原。
天氣冷，尿凍罐，幾百萬，人口添。
百萬里，面積寬，論風俗，愛敬佛。
廣信神，喇嘛多，行搶婚，似搶奪。
與天葬，沒奈何，論出產，牛馬駝。
牛羊肉，燕麥窩，吃罷飯，把奶喝。
高漢子，壯胳膊，騎飛馬，把鐙脫。
上火線，把帥奪，牛皮包，他們住。
夜冷間，大火鍋，蒙古人，這生活。」

歷史

考蒙古的名稱，原係斡難河（亦稱敖嫩河）流域上一個獨立小部落的名稱（在今黑龍江的上游），由元朝先世經營之下，逐漸將鄰近的許多小部落征服，才冠上了「蒙古」之名，後來向四方擴張，就變成了距今七百年前的蒙古大民族。當時元祖的武功，赫爍歐亞，造成曠古無二的大帝國，所以西人以蒙古人代表我們黃種人，呼之為蒙古利亞種。因為歷時既久，棲息在游牧區域中的蒙古人，也就以「蒙古」為一族的名稱了。我們再就民族的血統來說，蒙古人便是歷史上所稱的獫狁，匈奴。史記匈奴傳上說，匈奴的祖先，名曰淳維，乃夏后氏的苗裔，在殷代始奔入北邊去。夏桀無道，湯放逐於鳴條，過三年而死，桀子獯粥，以桀妾為妻，避居於北野，殷時稱獯鬻，周時稱獫狁，漢時稱匈奴，後又稱猛骨，蒙兀兒，今日稱為蒙古。故蒙古的族系還是大禹的後裔，禹是我們黃帝的子孫。由於歷史的證實，今日的蒙古族，本與我們內地十八省的人是同胞，也一樣的是黃帝一脈相承的子孫，原出於同一的血統。我們絕對不能數典忘祖，要認清都是中國人！

地域

我們舉目瞧全國地圖上，在北方的邊緣有一片橫亘大沙漠，它就是蒙古語所稱的大戈壁，東西長三六五〇里，寬千餘里，又號為瀚海，它亦就是內外蒙古的天然界劃，北邊是外蒙古，南邊是內蒙古。外蒙古分三部，即喀爾喀部，科布多部，唐努烏梁海部，共有九盟八十六旗；內蒙古分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在內外蒙古及散居各省的蒙古人口共約四百萬。就面積，外蒙古約一百六十一萬二千餘方里，內蒙古約三十二萬四千方里，綜計內外蒙古，全部領域之大，居全國第一位，約佔中國八個行省。但是，由於外蒙古之宣佈獨立，內蒙古於九一八後，又被日寇侵佔不少，迄今碩果僅存的，祇有伊克昭盟七個旗，烏盟新規復的四個旗，以及向稱西蒙古的阿拉善，額濟納兩個旗，共十三個旗而已。不過，內外蒙古總是我國的一大行政區，完全是屬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我國原有宗主權，現在所有被人家統治下的蒙胞們的心，莫不仍傾向於祖國，熱誠具見。我們只要加緊反攻，把舊有的失地全能收復，更可實現各民族聯合的新中國。

氣候

內外蒙古境內被廣大沙漠佔據着，隔絕了海風，故空氣極乾燥，雨量稀少，草木較難生長，尤其在寒熱的變化劇烈，白天在太陽下極炎熱，到了夜裏，空氣變寒冷，此即古人所謂「漠地曠野千里，雖盛夏，朝暮猶寒，獨亭午炎風烈日，人馬如

五三一—三四六

行火光中，遙望雲陰覆地，就其下以憩息，則別有天地矣，人知塞外之寒，而不知塞外之熱，甚於南方也。這就是大陸性的氣候之象。我們內地人去是難於忍受的，但蒙古人都忍受下了。

族系

蒙古一族，非單純的祇有一支人，現可分為喀爾喀，察哈爾，布利亞，額魯特四支人。喀爾喀人住在外蒙古，東至呼倫貝爾界，南至瀚海，西至阿爾泰科布多界，北至蘇聯邊界，人口約百萬；察哈爾人居長城以北瀚海以南，西起賀蘭山，東迄興安嶺東麓，人口約一百多萬；布利亞人在黑龍江的呼倫高原，人口約十萬；額魯特人，散佈西蒙古，北自西伯利亞，南至西藏，東起黃河上游，西至窩瓦河流域，人口約有九十萬。

語文

蒙古本沒有文字，從元太祖成吉思汗時，他的隨從中有土耳其人扎剌兒，會用「畏吾兒」字代記一切事件，故今蒙古話中存有不少土耳其話。到元世祖時，有個西藏高僧伯思巴將藏文變造成為蒙古字，初僅字母四十一，後來遂增至一百，寫時由左向右直行。蒙古人說話中多係綴音，和土耳其話滿洲話，同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中的阿爾泰語萬。

王公

蒙古的大權，仍然是操在舊日的諸王一手，他們各管一旗，是世襲的行政長官，蒙語叫「扎薩克」。合幾個旗為一盟的盟長，乃諸王中推選出來，名望更高出諸王。外蒙古自民國十三年哲佈尊丹巴過世，取消王名，改為共和立憲了。內蒙諸王中，現以伊盟盟長沙王（全名為沙克都扎爾布）的地位最尊高，雖登耄期，仍為國宣勤，任國府委員，綏境蒙政會委員長，蒙旗宣慰使等職，功蹟彪炳，不愧稱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次之，要推伊盟副盟長圖王（全名為圖佈陞吉爾噶勒）同時他是郡王旗的扎薩克，守成陵唯一的奉祀官（蒙名濟農），他如阿拉善旗達王（全名達理扎雅），和新近克復中公旗來歸的巴林二王（巴王全名為巴寶多濟前任昭盟盟長，子林王，全名林祕森格現任該旗扎薩克），可算蒙古諸王中的翹楚，為人人所共敬。原為錫林郭勒盟副盟長的德王（全名為德穆楚克棟魯普），在諸王中，本青年有為，為中央所重，惜野心過大，且意志薄弱，太看重利祿，竟于日寇侵蒙時，首先降敵，甘為傀儡，倡導實行蒙治主義，但一切權力完全操於日本顧問，總遭謀而施展，心存所苦，且以酒色掩遺，今已變白體衰，大減當年的豐神。

地名

蒙古多為沙漠遊牧地方，四週荒涼，罕有像內地的都市。唯有外蒙古的庫倫，烏里雅蘇台，內蒙古的定遠營，包頭，百靈廟，扎薩召等，便是蒙古有名的首府之地，並且是政治，宗教，經濟的中心，蒙語稱為「營盤」，有王府，官衙及普通住宅；有著數千喇嘛的大召廟，建築宏偉，舉行大法會時，遠近蒙人都結隊前往參拜；並有廣大的市場，平、津、晉、漢人多在此設號經商，年毛貿易最盛，當地的人口有數千或數萬人。

盟制

蒙古的政治環境特殊，所行的政治組織，為特殊的盟旗制，它起始于滿清初葉。旗是蒙政最小的單位，合若干旗為一盟，現內外蒙古有十五個盟。盟政府是行政組織中地位最高的，每一盟設有盟長，副盟長各一人，由中央主管邊事機關「前清為理藩院，現今為蒙藏委員會」，在該盟各旗扎薩克或其他王公內選擇年高望重的提請任命。盟長的任務，在過去為主持會盟事宜，襄助欽差大臣召集所轄各旗官兵加以檢閱，藉定獎賞。民國成立以後，例行的會盟已停止，盟政府不過是一個呈轉機關，盟長便無顯著的職權。副長係盟輔佐盟長辦事，其權限更小，若干盟中還設有盟務幫辦一缺，其地位又在副盟長之下。

旗制

旗是隸屬于盟下的，也有幾個獨立的大旗，它是蒙古的行政單位，也是從前部落時代遺留下的一種組織，也是游牧經濟的一個集團，每個旗中為首的那一人，俗稱為「王」，為世襲性的，蒙語叫扎薩克。乃旗中最高的行政長官，他平日深居在王府之內，遇事由事官們去請示，可說是個神秘的獨裁者。各旗中還有若干受過封爵的閒散王公，他們的地位原高，但除兼事官職外，便終日閒散，不負任何一點責任了。每一旗政府之內，主要的事官僅有五人，最高的是協理，蒙語叫土薩拉齊，是限于貴族們擔任，他在行政上，地位的重要僅次于扎薩克，有東西之分，東協理（或稱正協理）為大，西協理（或稱副協理）為小，俗又稱為東官府，西官府者，即指東西協理的住處，而沿用以代表東西協理。在協理之下，為管旗章京（蒙語叫和碩甲克齊）一人，掌管一旗的事務，為事官內的中堅份子，另為東西梅楞（蒙語）兩人，實等於副章京，是管旗章京執行事務上的助手。這五個事官俗稱「五大金宵」（蒙名）是旗府中主要人物，輪流値班各負責辦事，扎薩克遇必要時常召集他們到王府會議。五大事官下有若干參領（蒙古名扎蘭）若干佐領，（蒙名蘇木），參領的任務，一方面秉承事官之命，辦理旗政府的事務，一方面又管轄所屬佐領，形成旗與佐領間的連鎖。那佐領可說是盟旗的底層組織，它與內地的區鎮類似，每個佐領下有若干差官（蒙名昆都）若干領催（蒙名撥什戶）等供遣，如內地的保甲長。

中央鑒於局勢日非，並扶助內蒙地方自治，決設察綏兩蒙政會，綏境蒙政會於民二十五年成立，由伊盟盟長沙王任委員長，該會現設於今伊盟扎薩克旗，外蒙古早改為「人民共和國」是以蘇專政的，已一切仿效蘇聯形式，由俄人指導，大權操在中央黨部，表面外蒙獨立，實際上政治純由俄人掌管。

豫游雜憶

許溯伊

中州文物摧毀，有出人意外者，洛陽孔廟，舊時規制崇閎，聖賢名儒之木主，皆以石為之，前人用意深遠，良不易及。近則祀典久廢，大成殿崇聖祠等處，改為各局所辦公之地，所謂四配十哲及從祀兩廡之先賢先儒，其牌位無一存者。友人范瘠公，曾供職黃河水利委員會，開封淪陷以後，委員會遷於洛陽之文廟，即以大成殿為職員宿舍，瘠公一日至廁所，兩足踐於廁石之上，俯視石之一面，隱隱有文字筆畫，拭而觀之，則先賢神主也。因遍搜之於牆陰屋角，又得石主數十，爰告所司，謀易以他石而將原石起出保護。嗣瘠公他去，遂無人過問。今洛陽不守，又不知成何景象矣？

洧川縣城外二十里許，有水曰雙洎河，即古之洧水，傍水得高原，岡阜迤邐，可以遠眺，名曰東里，相傳春秋時鄭子產故居在此，所謂東里子產祠也。其地有子產祠，額曰國大夫祠。三十年前，余遊其地，曾拜祠下，子產像居中，其旁維以風雲雷雨火痘疹文昌財神等像，而送子觀音一尊，香火特盛。有曲為解釋者，曰：子產二字、顛倒則為產子，適記載孔子之言曰，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產為眾人之母，則變替一像，非子產而誰？聞者失笑！後逾二十餘年，再過其地，則國大夫祠之扁額，已改為國民小學，像設盡毀，並子產一像而失之。洧川先賢有子產其人，是為地方生色，就地設學，原無不可，然子產之像，國大夫祠之扁額，必不可廢，若於其地設縣議會，以符輿論鄉校論政之意，尤合子產治國精神，詎非美事？而主持斯校者，屏之惟恐不力，毀之惟恐不盡，一若子產二字，為地方污點者，何哉？

陳州有厄臺，臺有文宣王廟，由來久矣。舊說孔子在陳絕糧，即其地也。歲久扁額剝蝕，文宣二字，僅存宣下一畫，士人訛為一字王，又稱一字王廟，士人亦不知孔子舊謚文宣也。

輝縣蘇門山，泉源百道並湧，匯以為池，曰百泉，即衛水之上游也。環百泉皆精廬，而共姜祠，邵康節安樂窩，孫夏峯故宅最著。今共姜祠改女學，祠名已廢，安樂窩遺址，經近人修葺，煥然一新，雖非本來面目，要不失懷舊思古之義。惟孫夏峯祠為學校教員宿舍，而夏峯神主，棄置於某教員榻下，為教員者，既居夏峯之室，不應不知夏峯之名。夏峯講學精神，姑置不論，即就不仕清朝一節言之，亦無愧民族主義之先知先覺，此亟應糾正者。

洛陽為歷朝陪都，當時名臣文武，病卒於洛而不克歸葬者甚眾。久之子孫貧不能歸，遂成土著，又久之而其墓無人祭掃，夷為邱隴，今猶可指數者，僅千百之一耳。距洛數百里間，農人墾地，往往得前人墓誌，余見伊川縣新出土之崔安潛崔從墓誌，知唐時崔氏，累葬於此。崔氏為當時盛門，今子孫無復存者。縣長馬君負幽，以鄉人爭墓石得見之，余語馬君，謂宜加以封樹，存其遺跡，馬君心善其言，會調任以去，事不果行。又縣存文潞公墓，文氏後人在介休，無居於伊洛間者，匪人於數十步外，穴地而下，橫穿隧道，直達其槨，則墓誌在焉，欲昇之以出，而石巨穴不能容，又棺槨以外別無他物，遂廢然而返。馬君聞之，命工入隧道拓誌文以出，封其缺口，自來墓誌，或拓於未葬之前，或拓於出土以後，鮮有拓於隧道者，記之以備故實。

郟縣有小眉山，蘇氏之墓在焉。蘇老泉葬眉州，其葬於此者，為衣冠冢，東坡潁濱兄弟，則真葬於此。其旁叢冢纍纍而無碑碣，或掘其一，得誌石視之，乃蘇遲妻梁氏墓也。靖康之禍，東坡子孫居河南者，為金兵屠殺殆盡，惟潁濱子孫南遷，今東南諸省蘇氏之族，皆潁濱之後。若眉州之蘇，則並潁濱後人而無之矣。南宋初，有蘇符，為東坡之孫，由從事郎改宣教郎，汪藻行制詞，其警句云，賈生刺王道，濟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廢[illegible]魏蕃之[illegible]人門並用，今昔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牛之器使。此文見浮溪集

。呈充耶律楚材之妻蘇氏，爲東坡之裔，見耶律文正行狀。自此以外，無[illegible]可考矣。范文正公葬洛陽。文正四子，純仁，純禮，純佑，皆南遷，其一房西京，（宋以洛陽爲西京）亦罹金人之禍，皆遭兵燹播遷一房。大抵中原四戰之地，必不宜宗族同居，士大夫游宦者，尤不應終老於此，范蘇二氏，其前驗也。

許魯齋墓在河南修武縣，魯齋之父通，墓在修武之田灣村，父子二墓，相距二里許。修武爲福公司開采煤礦之地。墓地所在，當入礦區。民國初年，許氏後人以公司開礦，侵害祖塋，一意拒絕，地方人士，亦以名賢墳墓必當保存，合詞呈請於官，主持維護，幾經交涉，始於四周留出若干丈，停止開采。然地下煤礦，縱橫如織，地面無恙，而地下穿矣。

河南盜墓之風甚熾，洛陽一隅，爲禍尤烈。土人以此爲業，能於地上聽聲辨色，而知其下有無冢墓。若發一巨冢，獲利不貲，即偶人寶馬，售之亦得善價，不獨碑誌而已。此風在民國十八年以前最甚，居人集資，雇工發掘，得利則地主工人按股均分，雖婦女亦樂爲之，當時有掘取古物之團體一千二百餘，官收其稅，曰古物出口稅，至民國十八年，發掘一空，始懸爲禁令。唐宋墓誌，其誌石與書撰人不著名者，一石之值，不過數元，好事者收而藏之，遂成鉅觀，有碑賈郭玉堂者，於原石所在及出土年月，一一紀載，裒然成帙，今已印行於世，乃有心人也。余嘗語郭氏云，吾輩不能禁人發掘墳墓，尤不能阻好事者收集墓志，然有一事，可以行之，取其舊石而別立一碑是也。凡墓誌必載其人之祖父名位，本人仕履，內外姻戚，其有爲正史所不具者，得墓誌而知之。誌文言葬於某鄉某原者，其地名經千百年，更改不一，今因出土之地，而知今之某村莊即彼時之某地，則國史方志之地名，後人考之而不能指實者，皆可一一證明，於水利農田軍事，皆有裨益。謂宜於原石出土處，取其原石，而樹一新碑，如誌石題目書之，曰某代某官某人之墓，此事所費無多，而保全不少。如原石出售於人，則酌加新碑工料費，勸購石之人照付，其人既留心金石，必風雅好事，且有餘力，當所樂爲。玉堂以爲然，而慮立碑其地，又爲地主拔去，思之竟無善策，爲之一歎。

今制以清明日祭陝西中部縣黃帝陵，名曰民族掃墓節，中國民族，有伏羲之後，有炎帝之後，不必皆出於黃帝也。國家以大多數血統爲主，定於黃帝一尊，政府以此一代人民致祭，自無不可。若散居各省縣之人民，於一邑之先聖先賢及素爲民望者，似亦宜致其崇敬之意，不必以血統爲限。嘗見河南某縣志，言明代有縣令某，令合邑士子，祭一邑之祀於鄉賢名宦祠者，親至其墓，爲人民表率，此法甚善，可以仿行。

登封少林寺，在嵩山少室之陰，爲達摩卓錫之地，亦少林拳術發源所在。余兩至斯寺，一爲民國五年，其時傑構儼然，像設無恙，少林累代事迹，住持僧能歷歷言之，其有功地方者，爲寺僧皆習拳棒，屢著戰功，登封縣長以地方保衛之責付之寺僧，巡視護衛，邑無盜案，一爲民國二十八年，則承某軍縱火焚毀以後，擬建[illegible]，欲謀興復，非數千萬金不可，又歷史古物，半爲灰燼，雖出重價，亦不能恢復舊觀，過其地者，能不感慨！

少室山峯巒秀絕，有峯三十六，宋[illegible]氏官登封者爲三十六峯式，刻石寺中。其文，僧參寥所書也，與東坡書相似，參寥書世不多見，此碑洵可寶貴，三十六峯之勝，以因而隳絕，無路可上，自古無人能道其詳者。牛心如爲登封縣長，首尾俱舉，命勸以農隙令民入山開路，爲名山開一新境界，心如亦有意於此，旋以積勞病故，今無人議及矣。

嵩山爲五嶽之一，中嶽廟占地五百畝，俗稱五頃廟，北魏以來，代有增葺，至宋天禧時而極盛。真宗親撰醮詞，刻石於廟，石爲八角形之碑衰，歷代碑記，森列如林，令人有觀止之歎。余登嵩山，猶及見之。及再過其地，則廣庭之中，一無所有，留存一二，位置亦非其舊。而嶽廟七楹，金碧剝落，雜物堆積其中，主管嶽廟之道士，生計索然，[illegible]復[illegible]優游景象。點綴名山之地，衰敗若此，皆歷年兵禍爲之也。

韓退之籍貫，舊唐書稱昌黎人，新唐書稱鄧州南陽人，其稱昌黎者，唐人最重郡望，韓氏在北朝望於昌黎，退之自稱郡望，故史傳因之，實則韓氏唐時居於河陽，故退之祭十二郎文，言往河陽省墳墓。新唐書稱南陽者，唐有兩南陽，一屬孟州，隸河南府，即今之修武縣，一屬鄧州，新唐書考之未審，誤以河南之南陽，爲鄧州南陽耳。修武縣志新修本，有民族表，言韓氏自唐以來，有墳墓在修武，以退之爲始祖，今子孫猶有存者，可以正新唐書之誤。

蛻變中的牛津（譯）

進仁

著者 G. Montagu Harris, O.B.E. 係牛津市議會代表兼建市設計委員會主席（譯自一九四四年六月號英國地理雜誌）

五三一—三五〇

牛津並非從開闢就成為「大學區」的。在撒克遜時代，它本是一處於一個半島形高地尖端，太晤士河及哲爾威爾河 Cherwell 兩河交叉點的一個重要要塞，掌握着歇爾西亞 Mercia 和威塞克斯 Wessex 兩王國中間沼澤地帶的交通鎖鑰。其原有的界線，今日依然存在，成為州界的一部分。就因為牛津處在歇爾西亞的界線以內，所以迄不能與它那飛躍發展的博特雷Botley和北興克細 North Hinksey 兩郊區合而為一。博特雷與北興克細這兩個區域，在地方行政上，仍復然分別隸屬於威塞克斯的艾丙頓 Abngdon 和里丁 Reading兩城，這實在是一個極荒謬的辦法，和英國全國的各地方政府劃界問題一樣，亟需改善。

一〇六六年，諾曼第公爵威廉征服英國後，牛津的主要功用是作諾曼第人的一個要塞。在那裏，有一個面積相當大的空間，被開闢出來，以備建築堡壘及保安外游之用。後來亨利一世在牛津渥爾斯特爾學院 Worcester College 現址附近建築了一座宏偉華麗的皇宮，又在整個牛津的外圍造了很堅固的城牆。於是牛津忽成為英王居住之所。

緊接着的另一個重要發展，就是基督教的各教團在牛津城內和四郊，興建寺院，作久居之計，繼[illegible]茁發。撒克遜教團而興起的聖佛拉艾治華艾德修道院 St. Fridesurdes Priory，乃是一一二二年為了奧士丁宗派教士們建築的修道之所，現在的救主堂Christ Church大禮拜堂，有一大部分，就是奧士丁宗派教士們所建成的，因為救主堂大禮拜堂本是聖佛拉艾治華艾德修道院 禮拜堂。

一一二九年，奧士尼修道院Osney Abbey，亦落成於現已成為鐵道岔線和電力廠的地址上。在這個以後，其他的教會建築物亦陸續落成，到了亨利八世諭令解散修道院的時候，則牛津舊城四週緊密連接的一個大圈，全是各教會團體的產業了。

各修道院的解散，對於牛津的影響很大。在牛津西部各被放棄的大修道院舊址上，工業革命時得了寬闊的空間，敷設鐵道，副線建造煤氣廠，電力廠等等，西風起時，總帶來一陣煤煙和臭氣到全牛津居民的鼻孔裏。

一般研究掌故的人相信：遠在第十二世紀上半，學者就開始湧來牛津城了。在起初，牛津並沒有「書院」的設立，那些有學位的講師們祇是隨便租了幾間屋宇權作演講室，或作他們自己和學生們居住研究的「校舍」Halls 而已。相信當時，在牛津的這一類校舍，不下五十處。但其中僅有一座聖艾德門校舍 St. Edmund Hall 存留至今。

第十三世紀下半，始有熱心教育的富翁捐資興建適用的房屋，奠定牛津後來成為最高學府的基礎。最先落成啟用的是梅爾頓 Merton 校舍，於一二七四年開幕。牛津所有的書院十九是在東半城發展；因為西半城的空間，早被堡壘，王宮，教堂，修道院等占盡了。

從中古時代的最初期起，直到一七七一年止，牛津對於英國的功用雖一再蛻變，雖會有突飛猛晉的發展，但總未建築過新的道路。一七七一年以後，牛津道路和橋樑的情形，壞得簡直不成樣子，交通上發生了非常嚴重的問題；以致國會不得不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起專責，作各種急需的改善。於是那些古舊的城門拆去了，麥格代倫橋 Magdalen Bridge 重建了，那條名叫「新道」New Road 的新馬路亦修成了。以利便西半城的交

通。還有許多別的謬誤已久尚未按照計畫舉辦的市政工程，亦一一舉辦了。

倘若我們曾從歷史上獲得甚麼教訓的話，我們就應當知道：牛津城的功用與機能，現在又經過了重大的變遷，所以我們亟應採取有效的措施，補救這空前的局面。

假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就有一個統籌全局，不僅顧及純粹物質發展，而且是想到經濟前途的全國性計畫，我們相信：牛津與劍橋這兩個地方一定會早已被保留爲英國的教育中心，使它們比現在更能夠吸收大批的學者，從社會的每一個階層到這裏來，研究學術。

可惜，一九一八年以後，牛津由於當地某一位公民的企業活動，忽然成爲一個繁榮的工業城市，當然，國家不要摧毀有進取精神人們所懷抱經營的事業；可是，很明顯地，政府對於他們應當把工廠設立在最需要工廠的地方，把資金投資在最需要資金的所在這層，亦未盡鼓勵指導之責；以致當我們許多工業城市陷入不景氣一天比一天深的當兒，牛津的人口卻陡增了兩倍；連牛津四週圍的那些鄉村，亦沈沒在都市化發展的洪流中。有許多當院和地主，全因爲地價暴漲而發了大財。國家用去十餘巨款，來修建溝渠，敷設自來水，修理道路以後，地價竟從每英畝四十英鎊，躍而至每英畝一千英鎊。但想不到，祇便宜了一些擁有地產的學校和私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間，牛津享受過空前未有的繁榮；但現在清算之期已屆，它必須付出重大代價了。

牛津已不能夠再回復它從前那種不怎麼興旺但異常安定的經濟狀況了。現在祇要當地主要工業中的任何一種工業倒閉或停辦，就立刻會把牛津降爲一個頻於「不景氣」的地方。牛津的市議會很明白這一層關係，所以又擬定了一個計畫，將關高梨 Cowley 新工業區，多方鼓勵人們在戰後到那裏去設廠，辦新工業。這是一個在已無可爲的局面中盡力爲之的辦法。但市議會諸公總應當負責，在市政府權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給予全牛津市人民一種生活的愉快感。不幸得很！當工業大發展，牛津市亦大爲發展的期間，他們在這方面並沒有作充分的努力！時代競爭得太快了，牛津市沒有跟得上時代的步伐速度，沒能够作准備使牠本身適應這新的環境，鑄成這錯誤的責任是應由許多人們担當的。但事已至此，唯有大家疾起直追，努力補救之一道而已。

高梨新工業局（在牛津市區以內），在設計的時候並未對出幾個合用的買賣市場中心來。因此，從四鄉到牛津來買賣物品的大羣人們，每天不得不麕集在處於牛津舊城某四條街道交叉點的卡法克斯 Carfax 附近的街上。這四條街道不僅是牛津市的買賣市場，而且亦是英國全國公路網中的重要脈絡。高街 High street 與皇后街 Queen street 這二條街道不僅須應付從英國東部到英國西部去的過境車馬，而且還要容納一切往來於城西火車站與城東工業區之間的車輛。穀市街 Corn. Market street 和聖艾爾推特街 St. Aldate's str.et，同是從英國中部到南部的幹線路一段，若在中古時代，或甚至在十九世紀牛津城向北擴充的時期，這兩條街道作牛津全市的買賣市場，固然是綽乎有餘了，但要這四條街道，來應付已增加五萬人口的牛津的現在局面，那可差得太遠，[illegible]。在此次戰前的某一個標準年度裏頭，這四條街道上，就發生過一百三十七宗意外死傷的事件。這四條街道的長度，加在一起，祇不過一英里零而已。

此次世界大戰以前，由專家們計劃了一種「外圍副道」，（"Outer By-Passes"）的辦法，使那些經過牛津的長途旅行車輛不必進入牛津市內，而在市外的副道繞道前進。有兩段早經完成，很有效用。其餘的副道當然亦有即刻修築的必要。不意竟見阻於一些不合時宜的管轄具限和方法！這些重要的副道，照計劃，除了經過牛津市市界以內的地面外，亦會穿過牛津州 Oxford Shire 和白爾克州 Berk Shire 的若干部分，而且亦要經行運輸部兩個分部的房產——一邊則是運輸部的伊克塞特 Exeter 的辦事處房屋，另一邊則是運輸部設在北明翰 Birmingham 的辦事處。必須得到這些機關的同意，才許這些新的道路在他們管轄範圍之內通過，眞比登天還難！

住屋問題，當然是一個影響牛津最大的問題。本來在牛津沒有那麼多使其[illegible]，亦祇有一些行將倒坍的房屋需要拆

段清除。

據估計，牛津市至少尚需新屋四千座，纔能解決它的屋荒問題，市議會早劃定了幾個新的住宅區，並已經布置就緒，居民可以立刻在那裏建築住屋。還有幾個地段，在需要時亦可供開闢作住宅區之用。但目前牛津市市區界限以內，並沒有那麼多空地，足够建築所需全部住屋之用。

我們還須記得：我們不可認爲牛津市區以內的空地，全部可劃作住宅區。學校和其他公共機關亦需要建屋地址，而且尚很需要永久性的屋址。土地分配委員會對於那幾塊地段可以在建市計畫內被保留作這種特殊用途，而且亦應該保留作這種特殊用途，正繼續研究中。

牛津各大學的廣大校園、救主堂草原Christ Church Meadow外圍的通道，和全靈書院的花園，均是開放，准市民進內游樂的，這是牛津市比其他城市特別幸運的地方。不過，我們覺得，它還需要一些特別設計的兩旁遍植樹木青草的通道，或小公園，把這些分散的遊樂單位連成一氣。

以風景清幽著聞的威特姆地產Wytham Estate，最近易主，成爲牛津大學校產的一部分了。這件事一定會大大增加市民的遊樂機會。牛津市議會又決定牛津市四郊空地應永久被保留作「青綠地帶」Green Belt。「青綠地帶」的主要用途爲種植耕耘，發展農業，但亦得闢作公園一類的遊憩之所。

牛津市河邊某重要地段，竟設了一個煤氣廠，這對於牛津市容實在是一個不應該有的污點。但我們希望由福利橋Folly Bridge起往西去，西岸的不美麗的環境全被除去，加以整理，務使阿細斯河Isis的兩岸從三德福Sandford到告子渡Godstow的一段可永遠保持美觀。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河道的問題了。負有水利責任的太晤士疏濬局已用巨額公款改善各處河道，使牛津可以不繼續受那爲患多年的水災。我們仍需要更多的改善。最好是將某幾條輔助河道與那些比較大的河道合併起來。但這辦法恐怕會對那些處於比較下游的城市發生不良影響。我們還需要從多方面調查研究，然後纔可實行。

火車站和從火車站進城的那條馬路，早已公認爲不能與牛津市容相稱，兩家鐵道公司爲了此事特擬定一一設立聯合車站的臨時計畫。這計畫仍在市政府當局研究中。不過這區域裏的佈置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可以解決的。將來「新道」以北的，納菲爾書院Nuffield College落成後，應當能够使這條進城的馬路美化不少。同時市政府當局亦已在考慮美化新道兩邊的各種辦法。

牛津古蹟保存理事會Oxford Preservation Trust的某小組委員會建議在麥格代侖橋東——目前人口最密地帶的中點，建設「市中心」「Civic Center」。市議會起初認爲現在散佈各區的許多市政府辦事機關有集中在一處的必要。後來他們聽說僅僅擴充市政廳的現址，添築一些房子，仍不能够容納這些機關的全部；就不再堅持。但他們並不贊成在麥格代侖橋東建設一個新的市中心，他們以爲，另外還有一個比較更好的，是與州政府的未來新址爲毗隣的地址。他們心目中的這個地址，一方面對於往來接洽公事，既很便利，而且倘與州議會密切合作，亦可在建築的計畫上別出心裁，把堡壘原有部分和堡壘下面的河道改成一個很美麗的遊樂廣場。這樣就可以使那條形容慘澹的進城馬路，頓改舊觀，爲牛津市生色不少。

我已經提到過牛津古物保存理事會。人們有時懷疑這個組織的宗旨，祇是像它的名字所告訴們的，專門保存古物而已。殊不知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這個理事會並不是一個大學性質的組織，因爲各理事中同時包含有市代表和州代表。這個理事會曾屢次爲牛津獲致地產，並保障這些地產永久不被建築物所侵佔——在這方面給與了牛津市很大的利益。

因此，牛津市議會或者覺得：由於當地公民的肯作後盾，他們是正在爲牛津開闢一個子孫們可引以爲榮的將來。一方面他們就繼續保存牛津一切值得保存的優點，一方面則希望糾正牛津從前所鑄成的各種錯誤，而竭盡所能爲那不斷增加的牛津工業人口多謀福利。我們必須常常記住：牛津不僅僅是一個都會或是個自治市。它這好幾百年的歷史證實它是全世界的一個學術中心。所以牛津的前途，不單是英國一國的私事，實在亦是國際間應當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

（完）

解放聲中的緬甸

趙少文

日寇蹂躪緬甸三年，我們對它的懷念，正如我們對淪陷了的國土，一樣地熱烈。及至前年冬季，緬甸戰場展開了反攻，在中美英印四國戰士協力合作之下，從胡康河谷，從孟拱河谷，從曼尼坡，盟軍齊步前進，終於在本年一月下旬，肅清了緬北的敵蹤，重開史迪威公路之後，盟軍繼續進攻，於三月間中英軍同時佔領臘戍，瓦城兩地，把敵人趕出了中緬。中緬戰事的順利結束，說明全緬的光復，爲期已非遙。眼看着緬甸即將獲取自由了，這使我們的歡愉，一如我們將看到祖國的勝利一樣。

緬甸，有它獨特的文化。今天我們不僅要光復緬甸的土地，同時要恢復緬甸的文化，因爲沒有獨立的文化，即沒有獨立的民族。關於緬甸風物的文字，本誌過去刊載甚多，今再選刊趙少文君「近憶緬甸」一文，更多介紹一點緬甸文化於讀者之前，想亦不無意義罷。

仰光的大金塔

凡到過緬甸仰光的人們，大抵不會忘懷那座輝煌的大金塔吧？當你坐輪船或者火車將到達仰光的時候，最先觸目的就是這座輝煌的大金塔。

緬甸人民多數信仰佛教，全個緬甸不論大小城市及山芭，都有類似的金塔奉祀神佛，不過仰光這座金塔建築規模最大最高，而且塔頂兩層用黃金裝飾，所以在很遠的地方都可望見，大約仰光是緬甸唯一首都的緣故，所以這座金塔顯得特別輝煌。

我在仰光的時候，也曾到過這座大金塔裏面觀光一次，入門處一道走廊，石級，兩旁是擺售香燭鮮花之類的小舖子紛向遊客們招徠生意，遊客進大門時，必先脫去鞋襪，赤足而入，無論你怎樣尊貴，都要遵守他們的習俗，在緬甸人看來，這是無上莊嚴的佛地，絕對不容許皮鞋來踐踏的。

這座金塔矗立在仰光最高處，塔之四週還有類似的小金塔團團圍住，好似衆星相衛，大小寺塔裏面均奉祀菩薩佛像，那些禮佛的善男信女，——緬人和印人居多——跪地而拜，頭伏於地，久而不起，看他們那種迷信虔誠態度，真是好笑。

潑水節

緬甸位於熱帶的地方，一年氣候無分四季，所謂「終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就是指南洋一帶氣候而言。緬甸氣候一年雖無四季之分，但可以劃分「晴季」與「雨季」兩個時期，每年大約在陽曆四月至九月間係天晴時期稱爲「晴季」，十月至三月間，係落雨時期，稱爲「雨季」，在晴雨兩季交替時期中，有一天是緬人視爲最高興的日子，名爲「潑水節」。

緬人平日是用陽曆，但他們卻以「潑水節」這一天作爲過年的日子，而且「潑水節」這一天日期，並不是每年固定的，據說每年是由一位年高望重道行頗深的緬甸僧人選擇舉行，過「潑水節」之後，跟着就是雨季開始時期，每年都應驗不爽。

所謂「潑水節」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名詞，每年到了這一天整個緬甸的老少男女，都好像狂歡一樣，互相潑水爲戲，有的幾個人或十數人爲一組，穿着游泳衣，頭戴五顏六色的橡皮帽，用卡車載大鐵桶，裏面裝滿清水，沿途高喊「咳」「咧」「波」「咳」「咧」「波」幾聲，並合唱緬甸歌曲，專向路人潑水，同時他們亦歡迎別人向他潑，有的小孩和婦女則在行人道上用水桶裝滿清水向路人潑，以潑多爲快樂，據說每年「潑水節」如潑得高興，就可預卜豐年，因爲緬甸每年僅種一造禾稻，「潑水節」之後，要風調雨順，他們方好開始農事，犂田插秧。

在緬甸的習俗，每年逢到這一天，如果沒有興趣參加的，就很少外出，

如有事情們也要坐汽車把玻璃門關好，否則非弄到滿身淋漓不可！我在仰光時候，也過了一次「潑水節」，那天見到緬人那種狂歡情形，以及回憶起在仰光第十號街被一個緬甸小孩子潑水弄到衣履盡濕的狀況，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好笑！

「山芭」紀行

緬甸的鄉村，他們都稱為「山芭」每一個「山芭」都有一個名稱，大約「山芭」兩字，和我國的鄉鎮名詞相同。我在仰光的時候，曾與朋友數人到「庇固」附近幾處「山芭」遊覽了兩個星期。起初聽他們說約我赴「山芭」遊覽，我還以為是到那一處山林名勝地方去，後來經他們說出才明白所謂赴「山芭」，就是好比「下鄉去」一樣。

緬甸交通可算作非常便利，鐵路可以由仰光直達「毛淡棉」「美苗」「八莫」等地，公路則四通八達，路面鋪柏油瀝青，公共汽車每一個「山芭」，差不多都可到達，水道沿海「山芭」都有大小汽船往來。我這一次到「山芭」去係由「仰光」搭直達「庇固」快車，先到「庇固」再由「庇固」轉車至「咲當」，由「咲當」搭公共汽車赴「庇喩圭」，由「庇喩圭」乘腳踏車往「叭或」，然後由「叭或」搭火車返「仰光」。此行計共約二千華里，往返兩個星期，雖然是「初到貴境」，走馬看花，但沿途關於當地風土人情，見聞不少，茲憑腦海中記憶所及略將庇固見聞敘述，聊作他日重遊之印證。

「庇固」見聞

「庇固」是緬甸一個較為有名的市鎮，離仰光約二百華里，是一個鐵路交叉點，敵人此次由「毛淡棉」沿鐵路線攻打仰光，首先就是佔領「庇固」，把上下緬甸截斷，以這個地方做據點。

我那次由仰光起程搭的是二等直達「庇固」快車，緬甸的鐵路是窄軌的，車廂很狹小，同一車廂同搭客連我們四個人一共十五人除了我們四人是中國人外，其餘都是緬人和印人，其中有三個是婦女，他們都以奇異的眼光看着我們，叫我們做「伯婆」。——是緬甸話稱呼中國人之謂——火車離「仰光」之後，就是一望平原，沃野千里，田疇間一片金黃色禾稻，非常可愛，耕田的土人所居住之木屋茅寮，點綴其中，有一兩架牛車行于阡陌公路之間，路旁樹木，整齊挺秀，那種大自然風景，廣大無垠，令居住城市的人，眼界與心胸，不禁為之豁然開朗，非常痛快，下緬甸一帶地方都是平原地，一望無際，極少山脈，回憶起來，比之現在此處萬山重疊之四川，正成了一個對照。

火車行兩個半鐘頭到達「庇固」車站，雇一輛馬車入市區，下塌于同鄉開之故衣店內，「庇固」市區離車站不過一華里左右，街道整潔商業很繁榮我們，華僑經營的商店佔了大半，一到晚上電燈齊明，擺街邊的食物攤檔非常之多，中西飯菜印緬食品，應有盡有，且佈置也頗整潔，這時候街上行人比日間多幾倍，熙熙攘攘，非常擁擠。

離市區約一華里遠，通着一條柏油馬路，兩旁夾道，綠林裏面有幾座很好的樓房，紅牆綠瓦，有一廣場滿植花木，鳥語花香，風景很幽雅，據說這是當地政府機關和銀行郵電局的地方。

離「庇固」市區不遠還有兩處古蹟佛地，我和幾位朋友也曾去觀光過，一處是「臥佛」在市區西南約四華里，有一條公路通達這個地方，一處是在市區附近的大金塔，我們幾個人雇單車同往，先參觀臥佛，然後轉赴大金塔。

臥佛身長八十餘英尺，規模頗大，佛身雕刻精美，臥于白石砌築之石台上，建一鐵架，頂用白鐵皮遮蓋，佛身衣服顏色鮮艷非常，且有金葉鑲飾，壯麗堂皇。據說佛身每年都裝飾一次，化錢不少，石台之下一道石級，遊人可循石級登台觀覽，惟須脫去鞋襪，方得上去，我們購些少鮮花登台禮佛，這座臥佛據說已有幾百年歷史，以前露天而臥，元朝時候我國有一位欽差大臣到此遊覽，見不雅觀，乃捐資建築鐵架，用鐵皮遮頂，以垂永久云。

「庇固」的金塔，也可稱得大了，可惜前十餘年因地震而倒圮，現在祇剩些殘磚敗瓦供人憑弔，沒有什麼可觀的了，聽說這座大塔倒圮之後，

當地政府把那些殘磚敗瓦招人投標掏取金葉，有一個猶太人以三十萬盧比投得，後來把金葉掏出，還獲利十餘萬盧比，其中黃金數量之多，眞是駭人聽聞！

居住「山芭」的緬人以耕田爲業的居多，我這次到「庇固」附近各地「山芭」，每至一處，必邀兩位和土人相識的朋友，到農村訪覽，以增見聞，緬甸的農田，可算得天獨厚，他們得到天時和地利的關係，每年雖然種一造禾稻，但其收獲所得，除了供給全個緬甸之外，還有十分七之出口外國去，因爲緬甸地廣人稀，所謂「禾生草死」，確是一種現實情形。

緬甸農民住所，多數係茅寮木屋，內分兩層，樓上住人，很少用床鋪，一家人皆臥樓板之上，地下爲養牛羊豬及放農具之用。每年在播種和收割時間工作最忙，他們收割禾稻，祇剪谷穗，稻草則留在田間燒灰作肥這，收割之谷每堆積如山，農村附近有很多輾谷機廠，所以農民非常之便利，每年收割之後，將谷米沽出，必定擇日舉行一次酬神賽會，這時大衆稱爲「大日子」，男男女女，個個高興熱烈，穿齊艷麗服裝，五顏六色，赴會跳舞及遊行，或看演戲，熱鬧異常，我這次到「矢稽」的時候，適逢該地舉行「大日子」時期，得以看到他們賽會情形，非常有趣。

他們每年除了農忙兩三個月，以及酬神賽會之外，其餘空閒時間，在家庭裏面也很快樂，這種生活，可以算爲「樂天主義」者，大約他們每年糧食充足無須不成問題的緣故。

看他們在家中玩音樂，夫唱婦隨，或趕着牛車到附近市鎮購些食用品回家，快樂地享用，對外間則不聞不問，那種閒情生活眞羨煞忙人呢！

現在緬甸雖解放在卽，但未知緬甸的農民經過日寇鐵蹄蹂躪之後，還能過他們那種「樂天主義」的生活嗎？我遙念着。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五）

李致剛

天涯石南北街：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在成都聞有「天涯石」，「地角石」，暇……訪古，及參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舊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涯石」，在大東門，對昭覺院，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朱秉彝漫記「天涯石」，在蜀城東隅。高二尺許，厚僅半尺，盤根土中，电之若搖動可引，據之則不可動，」方輿勝覽云：「興福寺，卽昭覺院，相對者有「天涯石」」時……」蜀中名勝紀云：「…卽今之寶光寺（寺仍在）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以爲「在寧川街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卽「萬里橋」之類，行旅之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頑圓。」諸家所紀石址略異，度其遠近，要在一隅，今城內東區天涯石南北街，卽以「石」名其街也，「石」在街旁，高六七尺，有廟供香火。今以「石」之南北，分爲二街，華陽新志云：「嘉慶中，武威張澍宦蜀，嘗寓是街，見集中寓臨鞠記，自註：「亦街坊之雅譚也」云。

「地角石」不在坊巷範圍，參閱拙著成都游覽志。

石筍街：在今西門外，南通靑羊宮之故道，然據宋史丁黼傳「嘉熙三年，蒙古兵自新井入，詐逢宋降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時爲成都制置使，以爲潰卒，用旗招之，既審其非，是夜，領兵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黼力戰死之，是街在華陽轄境矣，按杜工部詩石筍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注云：「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耆舊傳云：「……其名有六，二曰「石筍」，」則此石筍當在成都縣境，故其杜光庭石筍記云：「成都子城西，通衢有二石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蓋「石筍」初本爲坊闕，或墓道之表所立，當不僅城西一處，丁黼傳所言，則城南之「石筍」耳，比猶今城北有「紅石柱」；城東亦有「紅石柱」，事正相類，更不必致疑城西有「石筍」，城南無「石筍」也，今西門外「石筍街」，爲後人據此命名，或非原來故址也。

探訪秦良玉佚事和遺蹟

石若愚

中國第一個女英雄，秦良玉，四川忠縣人，與石砫土司馬千乘結婚，武功甚好；曾奉命勤王征遼，爲明末一代名臣。筆者工作石砫縣，曾訪得「明太保秦良玉傳」爰抄寄本刊披露，以供研究巾幗英雄者參考。良玉佚事甚多，可信不可全信，拉雜記出，以饗讀者。

明太保秦良玉傳

良玉忠州人，秦葵女，字貞素，性穎異，嫺韜略，幼通經史，工詞翰，且與兄邦屏弟民屏同習騎射，究心韜鈐。長歸千乘，儀度嫻雅，而性行嚴明，良與千乘訓練士兵，精勁冠諸部。兵器用長矛，後帶銅環，登山涉水，前後相連，皆白木爲之，不裝飾，厥後累立戰功，石砫白桿兵，遂著名海內。千乘奉調征播，良玉別領精兵五百偕往，抵鄧坎度歲，候三省移調兵集進攻。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二日，置酒宴飲，良玉料賊夜襲，請千乘戒備，下令軍中，解甲韜戈者斬，夜半賊果至，諸營驚潰，良玉同千乘獨領本部三千五百人奮擊，追入賊境，一夜破其金筑等七寨，黎明抵桑木關，桑亢方招呼隨綫抵關下。桑木天險，督臣李化龍所遣將馬孔英叩關，馬千乘良玉邦屏民屏，率勇將白桿兵，分左右鈎連上山，山關後破之，已合八路兵將劉綎等破婁山關，扼賊海龍囤，勦之。是役也，良玉夫婦戰功第一，督臣化龍匿不以聞，千乘卒（若愚按：千乘字肖容，英武有材略，明萬曆二十七播州楊應龍叛，千乘同妻良玉征播，賊平不賞功。因開礦事忤內監邱乘雲，乘雲構之，逮下雲陽縣獄瘐死，年四十有一）良玉奉領職，遂卸鉛飾，著冠裳，從戎侍女，皆改男裝。泰昌時，徵其兵東援，良玉遣兄弟邦屏民屏以五千人先往，復遣子祥麟領精卒三千繼之。奏聞，賜良玉三品章服，授邦屏都司僉書，民屏守備。天啟元年，師渡渾河，邦屏力戰死，民屏負傷突圍，[illegible]潰退，遂收關外殘兵，星命奔救；良玉聞變，與祥麟繼續赴援，守禦榆關，祥麟目中流矢，猶拔矢策馬巡防禦不肯退。良玉陳邦屏死狀，兵部尚書張鶴鳴，亦稱渾河之戰，石砫土司遣將秦邦屏戰沒，宜撫女官秦良玉親督親兵，躬撫殘卒，守護榆關，晝夜罔懈，請加賞敘，再征兵赴援等語，召加良玉二品章服，即予夫人誥命，賜翰曰忠義可嘉，子祥麟授指揮使，贈邦屏都督僉事，錫世蔭，與陳策等合祠；民屏進都司僉書，命回川練兵赴援。良玉率衆還蜀，抵家甫一日，忠州胡平表奔告藺酋之變，稱賊奢崇明奪據內江新都等縣，進圍成都，其黨樊龍張彤攻重慶，殺巡撫徐可求及文武官弁五十餘人，川中大駭，賊因石砫兵強，遣樊龍邦齎金結援，良玉開幃見使，使獻多金，將進說詞，良玉怒罵曰：「賊奴敢以逆言污吾耳，我兵將發，即以奴首祭大纛」，立斬之，出其金，盡犒三軍，激發衆心。遂飛章奏聞，即起兵討賊，遣邦屏子翊以都司胡明臣領兵四千銜枚疾走，潛渡渝江，駐南坪關，扼賊歸路，邦屏子拱明領兵四百，襲兩河，焚賊船，阻其東下，裨將秦永成領兵一千，分張旗幟山谷間，守護忠州鄉苗，聯絡夔州，急防瞿塘上下，乃與子祥麟親率殺手六千，命弟民屏提調楊學禮督陣前鋒，沿江而上，水陸並進，賊不敢出。而奢崇明造呂公車攻圍成都甚急，巡撫朱燮元羽檄調援，良玉乃由川北鼓行而西，分遣民屏復安岳樂至等縣，良玉復新都縣長驅抵成都，內外夾攻，破其呂公車。賊敗，解圍遁去；乃還兵救重慶，民屏擒賊將樊虎，殺黑蓬霸，奪二郎關，又奪佛圖關。時南坪關先爲秦翼明所扼，秦拱明斬殺賊將沈猿於兩河，燒其船千餘艘，奪船八百隻，賊聞兩關連破，懼極束手，

困守城中，良玉兵抵城下，賊張彤迎戰，祥麟斬之，乘夜攻破通遠門，裨將遁走，諸將爭殺之，收復重慶。奏永成同胡平表與賊將冉凥龍於忠州，川東悉平。捷聞，良玉晉封一品夫人，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命祥麟爲宣慰使，民屏晉副總兵官，翼明拱明晉參將。奢崇明自成都敗逃，良玉以寇亂雖定，而首凶未獲，川東既平，即領兵進剿，分遣裨將秦衍祚從候良柱敗賊於九節灘，復遊擊；遣祥麟從朱燮元攻破江瀘四十八砦，克永寧藺州二城，生擒僞官四十三名，良玉親率翼明拱明先後攻破紅岩墩觀音寺諸大巢，擒賊將李耕，殺阿么二郎牌等。朝命賚金幣，良玉疏謝，且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糧，履奏紅岩墩諸捷，乃行間諸將，未睹賊面撲臂誇張，及對壘聞風，先遁敗於賊者，惟恐人之勝，忮於賊者，惟恐人之強，如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敗走歸營，反閉門拒臣，不容一見，以六尺軀鬚眉男子，忌二巾幗婦人，靜夜思之，亦當愧死」；明熹宗優詔報之。奢酋崇破敗窮迫，結連水西安邦彥同反，引苗衆圍貴陽，分兵攻掠各郡，良玉遣民屏及其子佐明祚明從綸撫王三善救貴陽，大破邦彥於平越，直搗大方，三善爲降將陳其愚所紿，死於大方，民屏殉之，佐明祚明重傷得脫，良玉疏聞，有仇不共戴，義難苟安之語，詔贈民屏都督同知，立祠賜祭，二子佐明祚明授參將，翼明拱明皆晉官至副總兵（命候調發，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幾輔告警，詔天下勤王，當此時，中原流寇四起，各鎮自保不暇，逗留不前，良玉獨慷慨誓衆，裹糧率師，星夜兼行，抵都，駐兵宣武門外，都人聞白桿兵至，觀市喧傳安堵，莊烈帝詔旨褒獎，召見平台賜蟒玉，又御書詩四章賜之，召對後，突聞蜀有百丈關之警，命還鎮，良玉留子祥麟同婦張氏代駐京畿防守（今按良玉奉詔勤王，其屯兵宿營處，人呼爲四川營，至今相沿，見日下舊聞暨舊垣識略等書，地在今都城內，虎坊橋路西迤北，今人猶識之）厥後夫婦分兵逐流賊王嘉允王自用等於晉豫之間，張以孤軍戰歿侯家莊，祥麟乃南旋。張名鳳儀，忠烈公張銓女也；男裝領石砫兵，故稱馬鳳儀。良玉回鎮，奉命專防川東，十二年流寇張獻忠陷夔州，圍太平，良玉提兵急救，命祥麟自北回軍，前後夾攻，大敗之，賊遁去。十三年五月賊羅汝才等復陷夔州，聞良玉兵至，皮走；良玉先遣將譚礎已潛出賊後馬家寨邀擊之，斬首七百三十二級。都司秦翼又邀擊於留馬埡，斬其魁東山虎，生擒賊三十三名。裨將秦永祚伏兵水口邀擊，斬首五百餘級，未渡者北遁，秦翼明令別將張令追至譚家坪，斬首一千一百七十八級，賊披靡逃竄，賊首小秦王過天星皆降；良玉率祥麟親追至仙寺嶺，羅汝才大潰，祥麟擒其渠副塌天，前後斬首八千餘級，墜崖死者遍山谷，獲甲仗馬騾無算，賊衆喪膽，不敢西犯。先是寧南侯左良玉斷困張獻忠於瑪瑙山，獻忠使說左曰：「獻忠在，故公望重，無獻忠，亦無公矣」！左信而縱之，賊走白羊山，會賊與獻忠有隙，敗後與合。是歲七月，忽說賊窺川，是時楚入楊嗣昌，以輔臣賜劍督師，途爲截賊入蜀之計，盡撤蜀中銳卒赴楚，撤守川中隘口，勿庸駐兵，督撫邵捷春爭之不能，提弱卒數千駐重慶，節制川東一帶，隨檄良玉督兵往援。捷春開警，畏甚，檄良玉勿東，並檄陳令率大軍駐重慶附近，相爲犄角。適綿州牧陸遜之奉兵過渝，捷春使按行營壘，至石砫軍營，周覽歎曰：「不圖今日見細柳營，娘子軍，名不虛傳也」。良玉爲置酒論兵，語遜之曰：「邵公不識兵，吾一婦人，受國厚恩，誼應死，獨不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夔）歸巫萬山之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去蜀，無智愚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營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賊已先得地利。十月連破官軍於觀音岩三黃嶺，遂從上馬渡過軍，良玉偕張令急扼之竹菌坪，挫其鋒，會令爲賊所殪，良玉趨救不克，轉鬥復敗，所部三萬人略盡，乃單騎見捷春，請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卒，可得二萬，我自計目前廩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見嗣昌與己左，而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良玉乃痛哭歸。捷春旋爲賊所紿，覆其軍二萬人，退屯綿州，賊遂入大昌，遂陷劍州、綿州、瀘州、內江等處；捷春逮問論死，嗣昌乃率重兵，謀遠窺，賊由巴州而撲出夔去，途名蹊縱，嗣昌聞襲濟過害，飲鴆自殺。千

七年甲申，爲清順治元年，獻賊陷楚地，復謀寇蜀，良玉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守十三隘口，士奇不能用。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是之而無兵可遣。賊遂長驅夔門，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潰，及全蜀盡陷，良玉慷慨與衆曰：「吾兄弟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三十餘年，今不幸至此，豈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要隘，歸金印，還石土司。無敢至石砫者。聞李自成陷北京，莊烈帝殉國，良玉縞服號痛，氣絕者再，旋更衰麻，哭臨萬壽宮，哀動三軍。紛紛涕泣，獻賊屠戮全川，中鄧人民，襁負來石砫避難者，踵相接；良玉每聞賊慘殺狀，輒奮激扼腕，已而泣下數行，拮据累年，至戊子歲病終，壽七十有五，（或曰六十有五），葬城北回龍山，離城十五里，墓碑鐫明忠貞侯太子太保官銜於都督總兵之上，兵燹後，誥命失亡，未審何年封授，其詩文亦被毀無傳，芝龕記所載皆屬僞撰。孫祥麟先卒，良玉遺命祥麟子萬年曰：「我死後盜有來寇者，若皆不能拒，城東南萬壽山，上平下險，我近積糧草火藥於此，賊來，爾率兵往避其地，以待時清可也」。良玉卒後，朱容藩寇石砫，萬年如命往避，一境獲免。至順治十六己亥，清師平蜀，萬年率衆投誠，恭繳前明印勅，蒙頒賜印勅，如前明治石砫土司事。

× × ×

出石砫縣西門，行四十里，即達萬壽山，山之東西兩面，各有石砫一根，略似人形，一砫乳峯突起，故有男女石砫之分，砫踞在山巔，砫頂與山頂齊，高可三四十丈，兩亦巨人也，惟男石砫不及女石砫偉大，之故，鄉人多謂女石砫係秦良玉，男石砫係陳龍亭師長云。

× × ×

萬壽山屬武陵山脈之七鍋山之一獨立山頭，四周險峻，壁岩絕壁，人不能上，良玉因山爲寨，可謂善用天險。寨有前後二門，以通行人，前寨門路曲折高狹，仰登艱難萬狀，然究能行人；後寨門之路，純全懸於石壁上，偶有人上下，必須攀緣繩索，非以生命爲肥皂泡者，不敢嘗試。

寨頂廣平，可下五百畝，田土水池俱備，房屋及甚寬敞，此可由其地基推測得知之也。良玉死後，匪人朱容藩寇石砫，馬萬年（良玉孫）如囑率兵民上山避難，賊困山三月不能下，並累獲二尺長以上之濕草鞋多隻，與乎粗壯如溫水瓶之人糞多起，賊以是推測山上有如此巨人，糧食又貯藏甚豐，氣爲之奪。繼又拾得山上拋下五六尺長之大魚多尾，是山上飲水不虞缺乏之明證，賊乃退去。

石砫忠縣，明末之未遭張獻忠屠害，都是秦良玉之賜予，以是兩縣均爲前賢人。

關於長草鞋之傳說，據云係遵照良玉所遺之錦囊妙計辦理。命兵士打長二尺之草鞋，再於石上磨損，棄之岩邊，墜落山下，以惑匪瞻。至大糞係由多人糞排泄於巨竹筒內，風乾后，將糞棄之岩邊，使其自然滾下山巔。此兩樣傳者均以爲聰明之舉，而其拋大魚下山，意以爲示水源不缺，殊知適得其反，良以水量枯竭，何能拋此巨魚也，此事不禁識者以爲然否。

× × ×

寨上留有鐵砲三尊，呼曰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現三將軍斷而爲三節，每節約長二尺五寸，口徑約十公分，以明代觀之，固威力驚人之巨砲也。據云三將軍雖身爲三節，每節仍重不得當，曾有盜竊之，行不百伍，重量逐漸加大，直欲壓死人，竊而還。故鐵價如此昂貴之今日，三將軍安然無恙，亦耐人尋味事也。

至大將軍二將軍現已不知去向，也許成了神仙，也許爲國宣勞，獻身抗戰矣。

× × ×

當秦良玉應羅率師勤王時，有一非凡和尚名智先者，率領五百綠衣兵往征，立功甚偉，皇上賜他官，他不識，賞他錢，他不要，問他要什麼，他不答，皇上惱了說：你要女人嗎？

——謝主隆恩！

智先和尚開了口。

於是皇上特准智先和尚一世娶三個老婆，至今傳爲佳話。

智先的寺廟名三教寺，其墓在廟右屑，今猶存在，距縣城十五里，屬大河鄉，筆者曾數度往遊。

× × ×

秦良玉死於明崇禎戊子年，葬於迴龍山，即三教寺之後面半里許，傳說埋葬之際，一時共發四十八副喪，故後人均不知何處葬者乃眞穴也。

五二一—三五八

還霞山之良玉墓，曾被盜，其賊獲，供稱：「其內空無一物」，筆者往遊時，曾於墓前攝影一幅，以留紀念。

× × ×

良玉勤王入京，召見平台，天子賜詩四章褒美之，今已失傳，其流行者，見於芝龕記，以非眞品，不欲錄出，免亂視聽。

乾隆戊戌，有學使劉錫瀾曾有詩一章道此事，其碑文尙存於城內太保祠，詩曰：

桃花戰馬錦征袍，
召對平台衆大勳；
多少登壇飛將在，
鬚眉都愧女將軍。

× × ×

一九四二年三月，有縣長蘇知流，田管處副處長楊緒儒，詩人鄒丹陽往遊萬壽宮，憑吊秦良玉萬壽寨之遺蹟，余亦追隨諸先生之後。行二時，達駐馬關，筆者與丹陽兄棄馬前進，蘇與楊之肩輿仍相隨，至一處，懸岩絕壁，不敢俯視，詢土人乃知此乃駐馬關也。立此平視，可眺望男女二石柱，柱腳與山腳齊，柱頂與山頂平，高可三四十丈，筆立寨之東西兩面，亦奇觀也，詩人之即景詩，有「駐馬關前成絕壁，擎天石柱豎雙峯」之句，其地勢雄偉可見一般。

駐馬關與萬壽寨，高相若，夾一深溝，直線相距不足半里，而此下彼上曲折前進，三里有餘，所謂路者，懸岩之壁也，故必須冒大不韙，如猿猴狀，攀藤附石而上下，楊君體胖膽小，素稱穩健，早即準備折返，詩人猶鼓餘勇相隨，至絕壁處，汗如雨注，嘅叫而返，經蘇鼓勵再三，余亦從旁慫恿，勉強前行，逾一小時，終至渴望久矣之萬壽寨。寨頂廣平，除茅屋一椽外，餘惟貧土而已。時甚飢餓，以老葉茶和雞蛋果腹，茶色紅，蛋色白，知流因出一聯曰：紅茶下白蛋；詩人應聲曰：綠水繞青山，均爲寫實，亦趣事也。

滯留寨上約二小時，乃折往石峯寺投宿，山路崎嶇險陡，極不易行，雖相距僅十里，費時兩小時始到達，腿酸腹飢，汗出如漿，苦不可言。

× × ×

城內太保祠，現藏有秦良玉生前使用之朝笏一片，銅印一顆印文爲「太子太保總兵官印」，是否眞品，不得而知。至那一件蟒袍，曾被盜，後淸獲於一小川戲班上，又長又大，雖大塊頭亦不能穿着，故我斷定非明代物，想秦良玉一婦人女子，雖屬身廣體胖，亦不致高大如是，蓋時間去今僅二百年而已。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六）

李致剛

支機石街：街本爲清代滿城之「支機胡同」，蓋北俗也，街在今少城舊將軍署北二十步，至「石」在街西，城根下，原爲一小廟，今猝然分駐所住此，支機石廟，在前代爲古[illegible]潤寺之一部，石仍存廟中，高七尺，上銳下闊，殆隕石之類耳。（参閱拙著成都游覽志古蹟名勝篇。）

駟馬橋　成都縣志「在縣北五里」，華陽國志則云：「城北十里昇仙橋，司馬相如入長安題柱：『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之橋」，然以漢代城址考之，當在今鳳凰山北爲宜，今橋在今北門外五里，石造小橋一，而構甚古，橋端有石刻碑聯，語甚尋常。清末，成都府知府劉心源（幼丹）撰並書，秀勁可玩，持論稍感不足，橋頭有清康熙中遂寧張鵬翮草書「駟馬橋」：並七律詩二首。

駟馬橋記：

夫士之用世，庸惟赤車駟馬哉？赤車駟馬以爲榮，國家所以不得士用也，當嘆武疲於甌粵窮黷燕齊朔方，乃通大宛。中外騷擾，賂遺贈送，蔑與相率，方營宮苑娛珍玩，力屈則事鹽鐵，算車船羊馬，入物補官；出貨除罪，蓋減敝極矣！而長卿以凌雲之才，猥與諸家橐囊邊科賦，其用世如此，則所謂赤車駟馬，顯要褒耳，無異也！余遊時不及見卿，而海內多事，旣穢墟，過斯橋也，爲端白等，毋忘長卿同誓乎？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朔日成都知府嘉魚劉心源原撰。

王建墓的發掘

李益聯

五代史：「梁祖朱溫於唐天祐二年，弒昭宣帝篡唐，稱開平元年，：：西川王建是年稱「大蜀皇帝」，改元武成。」又云：「……迄光天元年六月殂」……。蜀檮杌云：「光天元年戊寅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謚：「神武文聖孝德明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成都文類「武擔山循城而西，有前蜀王光圖（註一）墓前有佛官王氏拜掃之所：：。陸游弔王建墓詩註：「永慶院在大西門外，不及一里，蓋王建墓有二石幢，猶當時物。又太后墓琢石爲人馬，甚偉。」典籍所紀如此，陸游詩足證墓在宋代猶存，然明人紀載：如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則指爲漢司馬相如之琴台，不復有建墓片辭隻字矣。筆者斷爲南宋末蒙古南侵，成都被屠時，（註二）陵墓之享殿碑碣，悉遭毀滅，而放翁所稱之「石幢」，「人馬」及「太后墓」亦爲蒙古馬蹄蕩盡！以致歷明清兩代數百年，人不復知此一坯土爲一代僭竊君主埋骨之所矣。

建墓在今成都清遠門（即今老西門）外南巷子任家橋南一百五十步。墓高六丈餘，占地約三畝，清末宣統二年冬，鄉人於墓東北取土版築掘出金玉銅器甚多，迄民國二十七年冬，防空司令部派工於墓頂設置工程，掘得殘碣有：「巾永陵」三字，筆者親往此地，拾得碎甓斷磚，細加研究，並考諸典籍，確定爲王建葬所，賦詩弔之。（附文後）二十九年七月，寶天鐵路材料廠在墓下鑿防空洞，發見巨大之磚所砌墓門，嗣經四川省古物保存會，及博物館，探得墓門消息，遂興工秘密發掘，初無人知悉。一日，偶爲附近琦英中學學生發覺，始引起地方人士疑惑，輿論譁然！該發掘人馮某，不得已乃宣佈發掘經過，並請省政府出示保護，派兵彈壓，准許一部分人士參觀。筆者以省府秘書名義，幸得飽此眼福，茲將當時參觀筆錄暨馮某口述發掘經過，詳誌於次：

建墓之發掘，開始於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至十月二十日，因地方人士之請問，一度停頓。是年十一月六日，復繼續開工，又因經費之故，時有停工，截至三十三年一月，發掘工程已大體完竣。

墓在今所謂之「撫琴台」下端，參觀者先經過長約丈餘之防空洞，始達磚砌墓門，爲古代炬形瓦磚砌成。入門即墓身，寬約二丈五尺，高約一丈五尺至二丈，墓內因年久，積土高一丈五六尺，上空丈餘，墓頂亦巨磚砌成，拱式彎環，質堅工亦細緻。墓身全長七丈餘，入墓門處（入口係由北面入）豎一石造坐像，面南向，袍服，冠帶俱全，高約三尺餘，係紅砂石（註三）雕成，頭戴幞頭，（即紗翅紗帽）長袍登腳，無領，面施白粉，一二四處尚存。像高鼻濃額，與五代史蜀檮杌所言建像符合，像前有石砌之台一座，四壁鐫刻極細之龍鳳花紋，台前六七步左右有鐵鑄大臣武將之像，高約二尺五寸，分列東西。兩旁共十一對，計二十二尊，每像胸前刻有「……副使輔政檢校尚書或將軍僕射三司「……」「……」等官職姓名，因年遠漫漶，又兼墓內光線微弱，不易辨認。台上有金屬花紋數十，土垢太厚，不辨何物，有玉冊，分設左右兩端，有銅環可資提挈，冊共百餘片，每片長尺餘，厚約一寸，寬二寸，刻字其上。冊上有金屬花紋，雖土垢模糊，第金光燦然，字尚可讀。其文云：「惟光天元年夏六月壬寅朔，大行皇帝登遐，粵十一月三日神儀遷座於、永陵」，禮也。嗚呼！攢塗已徹，叙幬將舉，玄堂啓扉，龍輴戒路，六合悲慘，萬方號慕！痛仙馭以莫留，仰高天而誰訴？哀子嗣皇帝臣衍，恨慈顏之永遠，愴風樹之難追，傷慟宸極。哀咽宮闈，凄涼行止，旁栗行儀！將問安而莫就，欲侍膳已無期！念音徽之已隔，負鞠學以增悲，爰詔宰輔，用述孝思，抑綿綿而執紼，收洟淚以陳辭，（下略）

墓內尚有金質寬四寸之謚寶（即神謚號）一方，及金魚金佛各一方，據發掘助手謂，隨員連同其他金屬，悉送博物館及某公私宅矣。該助手

復告筆者云：「墓中後末一部工程爲石棺，發掘後，內中僅有淤塊，別無他物，經專家考察結果，認爲石棺內之木棺及屍骸，已在數百年前被人盜掘抑或朽化」云。刻工程已竣，聞當事者擬請撥巨款，將墓培修；任人參觀，以作古代帝王陵墓制度之研究。按：建光天元年，即梁貞明四年，恰值紀元後九百一十八年，距今已達一千零二十六年矣。

弔王建墓

宋 陸游

陵闕淒涼俯舊邦，恨流滾滾似長江，穿殘已歎金鳧盡，缺落空餘石馬雙。攫飯饑烏占寺鼓，避人飛鼠上經幢，阿和乳臭崇韜耄，堪笑昏童束手降。

王建墓（五古）

筆者

朝出西郭門，高墳鬱蒼蒼，借問者誰誰？道是前蜀王，黃腸豈不錮，（註四）盜發取所藏，金環出世間，封樹無煇光，緬思五代爭，朱梁逞奸強，英雄得所據，虎視誰敢當，王初衛草澤，英風凜飛霜，談笑定兩川，賢豪效不翔，少假須叟年，足見唐室昌，（註五）胡爲困二豎？嬰疾在膏肓，天意豈不佑，遽使斯人亡，因覩感往事，悵焉令人傷！

（註一）蜀檮杌「王建，字光圖……。」

（註二）全蜀藝文志卷五十一史母程氏傳「……蜀禍之慘誠不忍言也……賀婿攜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可見成都遭兵燹之慘狀。

（註三）在成都東五十里之龍泉山石質粗鬆赤褐色。

（註四）見前漢書霍光傳。

（註五）宏簡錄，天復七年，梁滅唐，遣使來渝，拒而不納，馳檄五鎮命兵討梁。

跋漢朱提銀錫白金

張希魯

漢朱提銀錫白金，九年前出土于昭通城西三十里山谷中。谷名「皮匠地」，中有沃壤，可耕牧。農人于姓子犂地，發土獲此珍寶，掘而負歸。白金藏土中時，盛于底鐫雙魚之銅洗內；上覆以雙魚洗。洗底內鐫篆文曰，「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建初」東漢章帝年號，爲公元八十三年。——洗與器爲識者先購得；獨白金走市求售，以質不易辨認，竟無人收。

一二年後，余旋里訪古，于姓持來求鑒定。覩之，似銀非銀，似錫非錫，究不識爲何物？暇時抽讀漢書食貨志，知武帝建元間，造銀錫白金，共分三品，形，重，値均不同。然此金一品未似，蓋爲三品原料而待鑄者。形近川省鍋巴鹽一塊，重八十一兩。建初距西漢不遠，後漢人以當時器而識前代物，本屬可能。上刻篆文一行，共畫知髮，李監察使印泉，釋首兩文爲「朱盎」二字，謂「建」字上斷「永」字，應續曰，「永建盎重五十斤」，爲漢器款識。就物論之，竊以爲未確。

又按漢書地理志，記「朱提出銀」；食貨志，記「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後漢書郡國志謂「朱提山出銀銅」。「朱提」乃漢代出銀出銅名地，史不絕書。所覆之洗，既曰「朱提造作」，下所藏，雖銀質未純，「朱提銀」傳之至今者，固無可疑。

又讀王先謙漢書補注，考定「朱提」爲今昭通。隋書梁睿傳，言「朱提去益州止一千，北境與戎州接界」，「戎州」即四川宜賓縣。以道里計，王氏之言，已足據驗。是則「朱提銀」爲「道地貨」，固應爾爾！不過從來頗少發現，吾今歷歷得證，頗覺快慰。

近歲鄉紳蕭石齋先生屬周鍾嶽題昭通新開城門曰，「朱提古縣」，此本自志乘，證以「銅洗」「白金」數事，益見周氏所署確當。

中央銀行衛聚賢氏，因友人介紹，知昭通有「漢白金」發現，乃來函徵集。爰將「白金」寄到昆明，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取片層代爲分析，中含銀百分之四十二，餘爲錫等雜質。與余考爲「銀錫白金」之說，若合符節。以此知漢代貨幣，所謂「白金」，提鍊工夫，尙未臻極處，一則原質使然，一則冶金之術，未能如今日進步，故銀中猶含錫等雜質。但吾人於此物以史料視之，無論質屬何等，其價値要不在「殷墟甲骨」下。今衛氏以遠隔邊陲，物在瀛垣，由行員代爲接洽，訖未成議。

山左王獻唐先生聞之，自蜀寄書曰：「前聞衛聚賢兄言，昭通曾出漢銀磚一塊，上有文字，兄必有拓本或摹本。但世漢銀鋌，有年號者皆僞物。陶齋吉金錄殘銀塊雖真，但無年號，北宋時亦稀見。若聚賢所言屬確，恐無疑義者也；此銀擬入國史金石志。弟近撰中國古代貨幣通考，此亦一重要材料。……」王先生許爲珍品。

又按昭通歷年出土古物，屬于「銅」與「陶」者最多，屬于「銀錫」者，此誠僅見。王氏爲當代金石大家，依其所示，「銀錫白金」不獨滇省稀有，海內亦屬罕見。

獻歲多暇，拉雜書之：同好君子，乞鑒定而有以教正焉。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

從桂林撤退到昆明

陳志良

引言

自從三十三年五月中旬，敵軍在湘北發動有計畫而強有力的攻勢之後，在報紙上見到的消息，覺得形勢頗爲嚴重，然而鑒於過去敵軍在湘北好幾次進攻之不能逞其兇餘的成績觀之，大家仍希望前方將士用命，抵禦敵人，轉危爲安。可是在消息靈通方面及嗅覺敏銳者對之，則悲觀異常，恐慌之至，若大禍之將臨。

桂林的疏散，計有前後兩次：前一次在六月底，後一次在八月上旬。筆者是服務於桂林的某國家銀行中的，一直工作到九月上旬後一次疏散時才輪到了我。從九月十日開始，到十二月九日爲止，前後共有三個足月，地點是從桂林到昆明，經過了廣西貴州雲南三省，路程共計一四六八公里，時間是經過了夏、秋、冬三季，由盛暑到祁寒。在我疏散期中，湘桂鐵路的桂林，柳州，黔桂鐵路的宜山、金城江、獨山，黔桂公路的河池、南丹、六寨、獨山等地，相繼淪陷；更有湘西的寶慶和湘南的零陵等地；桂東的賀縣、鐘山、梧州、容縣，桂北的興安、全州、資源、義寧、龍勝、桂中的百壽、柳城、都安等處，莫不先後淪亡。際此兵燹漫天，鐵騎遍地的時候，土地的陷落，民兵的死傷，物資的損失，文化的摧殘，誠是罄竹難書。筆者適當身歷其境，目睹時艱，創痛難忍，不願將此千載巨創，奇恥大辱，內憂外患的遭遇，泯滅而休，雖見聞有限，亦不危言聳聽，筆之如下，以見我們在這個時代，身遭這樣的事實！

初次疏散

五月中，敵軍在湘北的攻勢日漸加猛，從報紙上研究到前方消息的節節不利，於是後方民衆的心理，漸趨動搖，撈刀河的美國砲兵，果然打得有聲有色，然而「長沙會戰」和「岳麓山大戰」等名詞，祇算是紙上談兵而已。六月十二三日報上所載湘北的戰事，較爲穩定，實係外弛內緊，湖南的難民，逐漸擁來，桂林的有權有貨，有錢有勢的人，早已開始籌避，他們是天之驕子，所以得天獨厚。六月二十一日報載長沙已經淪陷，於是連得樂觀主義的先生們都起了恐慌，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二十五日本是舊曆端陽佳節，照例應有一番熱鬧，點綴昇平的玩意，然而今非昔比，大家都忙於準備逃難，無心再事昇平，即爲娛樂場中，亦門可羅雀。從二十八日起城防當局下令停止娛樂，於是鑼鼓不喧，影機無聲，達於寂靜而緊張的局面。

六月二十二日桂林設有城防司令的佈告貼出，二十六日起，衡陽外圍開始激戰，桂林城中已來兵士，二十八日起桂林城內開始建築工事。二十五日起，桂林開始疏散，後復更正其名曰「防空疏散」。湖南的疏散來，桂林的疏散去，一片疏散聲，鬧得鬼哭神號。桂林疏散出去的路線有三條：第一條爲湘桂鐵路，以國營的廠商及中央機關占多數；第二條爲灕江，可到平樂昭平一帶，以省辦的機關團體占多數；第三條是走桂德公路及桂林四鄉，都是廣西人及桂林人。

在疏散期中，因爲交通工具的缺乏，以及爲有勢力所壟佔和壟斷，所以益見紊亂了。卽如黃包車、板車、和搬運伕，亦莫不利市百倍，大發其財。火車站上，輪船埠頭，堆滿了貨物，家具和行李，擠滿了各色各樣想要疏散出去的難民。難民之中，可以分成五等：第一等是有錢的闊客，他們老早逃走了，安居在貴陽重慶昆明等地；第二等是到了時局緊張之時，才設法疏散；第三等是身無積蓄，不能開步，只有聽天由命；第四等是本地人，因爲身家生命，全在桂林，根本不想走，到了緊要之時，才到鄉間去躲避一下；第五等是有職務在身的人，不能走，不便走。桂林已有四十餘萬人口，加上湖南來的難民，人數既多，要走的更多，於是黑市與竹槓

，當然隨遇而安。交通工具既如此的缺少，所以捷足先得的，當然就「天之驕子」了。有位游擊商發表還樣的一句名言道：你要想走，須把鈔票貼在額角之上，索要的，就搶了去，搶去了鈔票見到了你的尊容，事情就馬上辦妥了。

我感謝我們行中的主管，他們在六月二十四日開會討論行中的疏散問題，二十六日先將行中的重要公物及行員不必要用的行李，先行疏散到宜山、河池兩地的主管是桂林行出身的，感謝他們的感情，特別為之照顧。七月一日，行中又向路局要到車廂一節，行中的老弱及眷屬婦孺一百餘人，先行登車疏散。我子寶兒，校中提前考試放假，故亦隨之同去。行中留下的都是四十個年青力壯的小夥子。七月一日到三日，銀行中照例放假三天，然因時局緊張，照常辦公，反正桂林城中是一片淒涼，無心觀看。總行又准許借發了一批「逃難本」，愁容稍展，感激之至。

苟安期間

感謝方子卿將軍和他領導的第十軍將士們，在衡陽城垣浴血抗戰了四十七天，使得敵人的凶燄，為之抑止，牽制了打通湘桂路線的迷夢。第十軍的苦戰，功昭日月，浩氣長存，不用再贅。在這個時期，桂林略為鬆了一些，吐了一口鬱積之氣，「風潮過了天自然」漸漸的回復了太平景象，要走的不走了，走了的回了來。例如省政府的疏散車一列車，已到宜山，為黃主席電令，原車返桂，而宜山聞省府疏散到宜，物價激漲一倍，省府原車退回時，物價即行回復原狀。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波推前浪，結果還是摧毀了一切。

在疏散期間，最感頭痛者，算推商舖戶。他們把現款變成了貨物，到了緊急時變賣，則無人收受，運出則勢有所不能。然而有些人必竟有貨有錢，自有辦法，運出去者莫不利市十倍。商店則大減其價，以期變成現款，可以逃難，市民則將日用品，精良的，普通的，甚至破爛的，羅列街頭，廉價脫售；難民們或以經費用盡而不得不出賣他們心愛的東西。然而看的多，買的少，便宜貨需要問津與眼光去淘撈。

因為桂林的物價已經下跌，而第十軍在衡陽的死守，有轉危為安的希望，每日下午，十字街口擠滿了人，都爭看各大報的臨時壁報，以慰渴望，足證市民之關心時局。七月五日，壁報上貼出號外，大公報，掃蕩報，廣西日報登出「號外」，說衡陽的敵人開始後退，我軍乘機追擊，我軍又克復湘潭醴陵等地云云。一時人心振奮，喜形於色，滿街的炮竹之聲，飄揚霄天，盟軍飛機師也加入湊熱鬧，翹起大拇指，大聲大氣地說出「頂好」。從這一刺激之後，物價馬上向高頭一跳，跳到和疏散前相差不遠的數目。於是大家議論着：敵軍是不是在衡陽潰退呢？誰也不知道！有的說是商人們借機會漲價的玩意，又說是爆竹老班搞鑼爆竹的花樣。在這天一鬧之後，城防司令就禁止再放爆竹和報館再出「號外」（惟七月七日仍有一次號外，說長沙岳陽之敵已經撤退），此後再也見不到這種熱鬧鏡頭了。

在第十軍堅守衡陽的時期，桂林的情形，頗為好轉，疏散出去的人，或因盤費用完而回，或因捨不了桂林的家庭事業而回，或因時局穩定而不想走，別處疏散來的，也因時局好轉而不想再走。於是任何巷子中擠滿了人，街頭巷尾充滿着人。最使人能觸目驚心者，向以清曠幽雅著名榕湖四周排滿了湖南疏散來的妓女，她們原是可憐蟲，在那邊希望洋兵八的照顧。話劇，平劇，桂劇，楚劇等，各在「為某某部隊籌款義演」「為××部隊籌募防疫費義演」的名義之下復活了，票價特別高，拆帳辦法是平分秋色，演員們除了伙食費，裝着苦笑登台表演。

在這個時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太平世界，前方緊弛靡定，桂林人心仍屬浮動，如七月十四日報載衡陽吃緊，二十日說衡陽外圍的我軍已攻進內圍，與核心守軍取得聯絡，衡圍有解危之勢；然八月九日報載方軍長等告別　委座之電，衡陽悉難堅守，讀之不禁下淚。在此時間，敵機幾乎每夜必來，必在機場投彈，她們白天不敢來，只能在黑夜偷偷摸摸的鬼混一下。七月二十一日號外說希特勒政權即將崩潰，似乎又打了一針嗎啡針，然而無補事實。

我在這個時候，因為右足心上生了一個桂圓大的肉疙瘩（原因是下雨後赤足回家，中了生水之毒），不痛而流行，身上又生濕瘡，紅腫疼痛異常，幸為省立醫院李淳詒醫師診治而癒。我除了看病休息，讀書寫文而外

，死心塌地的安居在桂林，等候時局的轉變。行中的措施，我們當然希望着時局的逢兇化吉，遇難呈祥。誰知這個希望撲了個空。

二次疏散

從九月開始，時局非但不能樂觀，而且逐漸的緊張起來。衡陽外圍的敵人，在湘桂鐵路線之攻勢，積極的向南發展，而得到優勢。我們在湘南沒有大兵扼守，未知怎樣的任憑敵軍長驅直入，而形勢日趨危急。祁陽零陵在九月六日失守，東安在八日淪陷，湘桂交界處雖有黃沙河之天險，然而經了衡陽第十軍之能够抵擋而懈怠了工事。首當其衝的桂林，當然非同小可，於是城防司令在九月八日，下令緊急疏散十日爲强迫疏散被後再來一個徹底疏散，城中的居民，不由你不滾蛋。留戀桂林的人們，至此不得不揮淚告別了。

行中向鐵路當局要到了一個車皮，將手頭不用的公物再行運出一批，決於晚上裝車，我原料到深夜一點鐘才得睡覺。十日清晨六時，我起身就想穿山漢民中學去接寶兒，漢民中學決定了先行搭火車至永福，步行二日至百壽，百壽如果受到威脅時，再遷貴州省的榕江，學生們或者隨校疏散，或者隨家長行動。寶兒雖然願意隨學校在一起，我亦同意，一則此校辦理得尚好，二則校中有許多至好可以照應（我在該校教過書）；然而再三考慮到，寶兒只有十五歲，長途跋涉，難免風寒辛勞，萬一得了病，則無人照料，況且在逃難之際，各人自顧不暇，那有精力照呼別人的孩子。於是決定將寶兒帶在我身旁，以便照顧。校中的離校手續，頗爲麻煩，幸多熟人，倘還方便，然而到城時已十點多鐘了。

回到行中，營業廳中等了好幾位要提款的軍官，經副理室正在舉行緊急會議，因爲聽到敵軍已到東安，不得不再有個緊急處置。開會的結果，再行疏散行員一批，搭昨夜裝車的疏散車赴柳州，限在十二點鐘趕上火車。我以爲我們自己有交通工具，倒不急急乎此，可是我的名字已在先行疏散之內，只得收拾了一些簡單的行李，書籍、雜誌，衣服，棉被等等，帶不動的都扔下了，我們還希望離不久之間，仍回桂林，再拾舊物。

第二次疏散的情形，更爲狼狽，南北車站上擠滿了人，已屬意料之中，有的人挑了簡單的行李，開始步行了；有的人推了板車向南徙步了，得得到任何車輛坐得的，被人羡慕不止。商人的貨物無法運出，只能特別大廉價出售，例如白米最便宜時只有八百元一担，三花酒葡萄酒只售三元一瓶，然而還是無人顧問！

疏散時最感困難的，首推家中人口衆多之輩，還有無錢之人。許多學校教師及文化人也者，至此亦莫不叫苦連天，呼籲無門。然在這種境況之中，得到朋友們協助之處的，固然很多，多數人却因自顧不暇，大有「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之概了。

時局緊張，逃難的人愈多，交通愈困難，黑市愈高，處處非錢不可，實踐了「錢能通神」的名言；而且只知要錢，沒有公理法律，更不計情面。「混水摸魚」，此之謂也。

疏散後的桂林

桂林在九月十日實行了强迫疏散之後，不管你甚麼人，非走不可，只能從城中出去，不能進來。十日晚上放了警報，警報解除後想進城回家時，却被擋了駕。四十萬居民的桂林，沒有數日之內跑個精光，足徵我國人力之偉大與堅强。十三日以後，城中的街上見不到一個平民，只有兵士的蹤跡。

長官部決定中中交農及廣西五銀行，非有長官的命令不能撤退，其餘的銀行可先行疏散；因爲發行鈔票之權在中央銀行，所以事到緊要關頭，中國，交通，農民，廣西四行先走了，只有央行尙在辦公，尙要接濟餉糈。敵人不打來，城中當無危險，然而最關緊要者，飲食生了問題，電燈雖比過去格外的光亮，然而自來水却沒有了，也沒有人敢向漓江中去挑水。存米或許可以維持幾天，而菜蔬因爲鄉民不進城來，來源斷絕，無以爲繼。譬如碩果僅存的央行行員，在十三日將所存的菜蔬菜餚吃完了，十四日中午只能吃一碗一桌的鹹菜湯，十四晚及十五日，只能光吃白飯。幸得長官的命令，央行行員可以走了，方才在十五日下午五時由桂林作最後的撤

五三一三六四

退。

南站一瞥

我是在九月十日（星期日）中午才上南站的火車，行中所要到的一節高邊車，前一夜裝好而尚未開出，我們尚能搭上。這一節車中所裝的，公物祇有十來件，行役與行員不到十人，眷屬與行李亦極簡單。然而我們到時，已經沒有插足之處！其實與押運員有些關係的閒雜人等與行李，早已捷足而登。我祇能佔據了邊上盈尺的拔檯之地，坐到柳州。我們車中有四個押運員，有四種不同的作風：一個是克盡厥職；一個是假公濟私；一個是百事不關；一個是只顧自己。另有一個隨員的警衛，體胖聲大的北方健兒，很像一個人，然而命令他宿車的時候斯文得像姑娘，原來他自己也有私弊在內。一個行役帶了四個野雞，在車上大招其搖，在如此的局面之下，難怪我們這輛車子的一塌糊塗了。

車站上擠滿了逃難的人，每一次向南開去的火車，車廂，車頂，車頭，出入道，接頭處，都乘滿了人，甚至用繩將身綁在欄杆上的，車身下架了木板睡在上面的，形形色色無奇不有，蔚為大觀。

我們的車在第五股道，沒有開行的消息，負責的押運員劉君，終日在站長室聽消息，要求及交涉。白天過去了，黑夜襲來，仍無消息。半夜十二時半，我們的車皮逐漸調出軌道，大家狂喜，以為可以成行了，不料一點半響警報，三點三刻解除，旋又發，天明五時才解除，我們的又送歸原處。嗣後明白我車本來可以在十二時半開出的，然為空軍某部，因為他們已等了三日之久，竭力向站長交涉，站長不得已，才將空軍二節車掛上，我們是吃虧著了一點。

晚間，在車子上無法睡眠，只能在露天鋪了席子休息一下，陽曆九月上旬，桂林的天氣，雖仍如盛暑，入晚倒也風涼爽快。然而使人難受者，涼風中夾着糞臭，中人欲嘔：因為南站的四周，撒滿了人糞，隨風散播，臭氣橫溢。此後所見每站如此，而且不論婦人姑娘，不顧一切，隨地大小便，司空見慣了。

當政府在十，十一，十二三日中有三次專車在南站開出，與認識的朋友略為招呼而別。漢民中學的師生，在這兩三日中來回的搬運行李公物，大孩子們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小孩們則各攜自己的東西，有眷屬的老師忙着自己的事，光棍老師照呼公物與學生，更是忙個不了，族中向以刻苦耐勞見稱，到了艱難之際，發揮力量去鬥爭，得到勝利。校長任中敏，就是吳瞿安先生大弟子任二北，棄詞曲而辦教育，成績優良。我與他在站上衆喧嚷語而別，未知何日再能聚晤！

桂柳線上

我們憔悴的，車子在十一日早上八時半開出了桂林南站，同時掛上的還有桂林湘界聯合會的一節。我們的前面是砲兵學校的專車，後面又是從前方退下的車，我們覺得中途不致被拋棄而放心了。

九時到達二塘，距炸毀的機場，將於十五日自動破壞。十時到蘇山，直至下午六時才開，在蘇橋等了二小時，永福等了二小時，深夜一時到總嶺，二時到矮嶺，我在車上佔了一方盈尺之地，車行時閉眼而行，車停時閉眼而休，到矮嶺時才能席地而臥。

十二日晨六時半，車發矮嶺，七時半到波寨，即開。九時到黃冕，十二時發黃冕，一時十分到鹿寨，二時十分到對亭，三時到雒容，四時十分到洛埧；六時半達鷓鴣江，雖與柳州祇有一站之隔，據說柳州因車多軌道不空，祇能恭候。矮嶺與幽關之間，車行萬山叢中，坡度頗高，車行困難，我車的後面接上了幾節，又有一個車頭在後面推進，爬坡時才不成問題。

在車停的時候，見到可吃的東西，雞蛋，粽子，糕餅，米飯，麵粑，開水等等，見了就買，買了就吃。因為廣西向以貧瘠出名，沿路沒有好東西可買，有的站上竟然無物可買，不能不用「搶購」的辦法來維持自己的肚子。

在鷓鴣江站，只能又露宿在車邊地上，因為已有兩夜沒有好睡，所以睡得特別之甜蜜，一覺醒來，東方已白，露水濕身，衣衫盡濕，然精神充足，不知其苦。

十三日上午十時，貨車駛越江，後到的列車，同時掛了車頭兩個，一拉一推，掛車四十餘節，宛如長蛇前進，極爲壯觀。不一時，到達柳州，渴望數日的目的地到了，爲之鬆了一口鬆氣。

十三日到了柳州之後，因爲旅館難覓而且骯髒，臭蟲又多，所以馬上到浮橋邊找小艇，每日六百元，可住四人，而且自己買菜煮飯，清潔而又經濟，一直住了五天。艇上涼風習習，暑氣全無，又能隨便下水洗澡，宿垢全去。每晚必有警報，小艇就搖到岩下躲避，不必用腿來奔跑。

柳州（現稱爲柳江）有柳江橫貫境內，「河北」是個商業區，幾條大街生意相當之大，沿江一帶又多批發商，市面超過桂林之上。柳侯公園中遊人不多，風景依舊，體育場上更無練習的健兒，祇有馬路兩旁的地攤特別之多，新舊貨物都有，價格相當便宜，我則買了幾本碑帖，如新餘本石鼓文，文衡山保釋十七帖，天發神讖碑，毛公鼎聯拓本，中國字楷書源學（此書頗少見）等等，逃難不忘買書，尚不脫書獃本色。

「河南」是汽車站，「城站」（黔桂鐵路起點），還有立魚峯名勝，還有山，可躲警報，長官部，縣政府臨時辦事處；飛機場等，不是商業區而是軍政區域，重要性更大。

橫貫「河北」「河南」兩面的是一條浮橋，行人過橋須出「買路錢」，民國二十八年我走過這時的路費是小洋一角（合法幣五分）當時用大樹浮在水中，上架了木板，以利通行的；三十年經過時漲到大洋一角，現在已到了法幣一元，物價在漲，過路費也在漲。不過我感覺買票收票的人員很隨便的辦理，他們交接不知是否認真，因爲這筆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小事，一張票去似有「翻檢」的可能。可是學生與公務員還不收費用，穿得體面的大搖大擺鑽過去，也沒有人敢向你要票。

我們在十三日到柳州，十七日離開，在這五日之間。消息一天壞一天，飛機整天的飛個不停，向東北飛的是轟炸敵人的，西南飛的卻是疏運走物資的機，在整天不斷隊的大運輸機發出沉重的吼聲向西南飛去，推測時局之日益嚴重。

敵機在白天不敢來，晚上來偷偷的向機場盲目投彈，就是小賊的本色。

湘桂鐵路以柳州爲終點，黔桂鐵路卻以柳州爲起點，兩條鐵路本可以接軌聯運的，尤其是在「疏散」「撤退」「搶運物資」等等的局面之下更應如此，但是這種希望未能實現。由湘省及桂林運來的大批物資，堆在鐵上，無法運走；大批的難民擁在車上，不能疏散。戰時的運輸力非但不能增加，反而降低。

九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半，乘了行中的卡車，離柳州赴宜山，能得前進一站，心理上放鬆了一些，因爲一切沒有保障的時候，難怪民衆的心緒不寧。沿途見到許多徒步疏散的人，車站中卻有不開出的火車。十一時半到達大塘，爲黔桂公路上的一個交叉點，到南寧的柳邕路由此分出，向廣西南部疏散時唯一可通汽車的公路。大塘有汽車加油站，兩三家小飯館中，高朋滿座，打尖充飢。

我們行中的一部卡車，在昨晚離大塘數公里之處被土匪搶劫，土匪是六名，兩枝槍，一柄匕首，先放兩槍，即將車上的二十餘人嚇跑了，帶槍的警衛二人，嚇得更是利害。車中所裝的是行中的公物如報表之類，沒有損失，行員與行役的行李錢物損失了不少。此車之被劫，一爲押運員之貽誤戎機；二爲車上少數人的大意和招搖；三爲警衛之太不中用（此二公警到宜山後即行開除）。這條路上的搶案，以此爲第一次，這些土匪也是初次搶人，因爲他們在翻箱倒篋之時，雙手發抖。從此以後，搶案時常發生！苦了行旅，搶郵政局車時還打死了一個司機，一個職員，和一個小孩。但是這些土匪後來被長官部化裝的士兵一鼓擒住，就地槍決。

後來敵人迂迴地由柳城進兵，包抄了柳州，得了黔桂鐵路的重要據點三岔，而與大塘，我軍在此和敵人周旋了一番。大塘爲宜山與柳州之際的一個要點，不論在軍事及交通上，均有其重要性。

宜山

我到宜山，先後共有兩次：第一次是九月十七日下午到，二十八日晨離開，第二次是十月二十八日到，十一月九日晨離開。我先於民國三十年

年底已到過一次，所以我對於宜山，早有印像。惟此番則大不相同，是亂世避難，借此暫安一時。

宜黔桂鐵路一通到宜山，由汽車轉運到貴陽重慶昆明等處的時候，宜山是個暴發戶，積極的畸形繁盛，所以黔桂鐵路局尚在宜山九龍岡。鐵路通到了金城江，不毛之地的金城江代替了宜山，宜山市面，便一落千丈。此次湘桂前線戰事緊張，宜山成了撤退的中途站之一，驟然之間回復了過去畸形繁榮：滿街都是人，都是地攤，都是吃食店，每一間屋子裏都住滿了人，連牛棚馬房都用到了。

黔桂鐵路雖已通到了都勻，然宜山為柳州之下的一個大站，然而人多車少，又因煤斤的缺乏，車頭的短少，滯留在宜山的車輛及難胞自然而然的多了。所以每一節下行車上都擠滿了人，車站上也住滿了人。車站的四周全是人糞，臭氣沖天。

難民沒有好好的吃，好好的睡，風吹日曬雨打，所以容易生病，病了沒有醫，沒有藥，容易死亡，而小孩子的死亡率更強，人間慘劇，以此為最。

宜山雖是廣西的慶遠府府城，但是小得可憐，在十字街四週，可以見到四面的城牆，他的市面實不及江浙富庶之地的一個鄉鎮。北枕龍江，江中怪石嵯峨如劍戟，流水急湍，航行維艱，隔江就是北山，白龍洞中有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題詩石刻，我僥倖的買到了拓片，可惜已作防空司令部，無法上去一觀，宋代王山谷的衣冠墓也在宜山西門外農業試驗場裏。又有離城不遠的鐵城，有宋代碑刻，可惜因時局日趨惡劣，未能一去探檢為憾！

每天必有警報，下午既有，晚上更多，最多時一日一夜共有五次之多。

沿鐵路線的敵人包抄了柳州而佔據三岔，進迫大塘；沿柳江入寇的敵人已陷武宜，抵來賓，有會師宜山之勢，得了宜山，則廣西中部各縣都受震動，同時還可由小路進迫黔東，不必走黔桂鐵路與公路，敵人專用「乘虛而入」的攻勢！

金城江與河池

九月二十七日經宜赴池的自己卡車，剛開二公里卻出毛病，折回修車。二十八日晨六時，再行開行。一部無蓬的卡車，公物行李和人員眷屬，裝得滿坑滿谷，擠部老爺車，時時出毛病，在下午四時到德勝鄉土加村時，內胎爆了二只，無法再行，向經過的車輛買到了內胎，卸下了一半的東西，由我押了開赴金城江。又行又壞，隨修隨走，晚上九時半才到金城江，將貨物卸下，吃了今天唯一的夜飯，將車開去接回留下的人物，當時已過十二點，金城江大橋不准通過而罷。到第二天（二十九日）才將人物接來。

金城江本來沒有基礎的地方，到處都是茅竹編搭的房屋，原來的人口既多，疏散後更其紛至沓來，露天的，用幔布遮蔽而居的，守在車上的，蜷伏在車站上的，到處都是。我們先有一批公物運到了金城江待轉到貴陽的，搭了一方臨時房屋，然而容納不了我們這許多人，只能舖了被席露天而睡。二十八日夜是月明星稀，微風習習，四周高山聳翠，夜景宜人，不料第三晚（三十日）午夜下了一陣猛雨，到處都是雨水，非但不能睡覺，連坐立的乾地方都沒有，一身濕淋，站到天明，幸微軀頑健，未曾得病。我們尚有一些小辦法的人尚有如此的遭遇，其他人的一切，可以推想而知了。

鐵路雖是通到了都勻，但是金城江往上六甲與南丹之間的一段山路，坡度太高，車行不易，大多數的貨物與難胞，都在此等機會，或由鐵路，或由公路，再行前進，金城江是個集散地，人口益見眾多與繁雜了。該處又可以稱為世界第一露天廁所。臭得更兇。因為骯髒，所以疾病叢生，時疫流行，死亡極易。

在我們到達的兩三天之前，車站上的軍火曾經爆炸了一次，引起大火，還是金城江第三次大火，幸波及尚少，死傷卻多，所以後來把車站上難民趕往劃定的難民區，一說因為曾部長要來視察之故。留在該處待運的貨物，尤其是工業界的機件為多，未及運出的，後來都犧牲了。

五三一三六八

在第二次到宜山經過金城江時，適在雨後，泥濘沒踝，沒有勇氣再去問津了。

十月一日是舊曆中秋，早晨是冷風侵人，秋意頗深，我們卡車離開金城江，在離河池八公里處車子又壞，不能再開，我們四個人步行到河池，再派車去拖回。今日雖是中秋，然河池沒有特別的風味。我們這批浪跡天涯，席無寧處的遊子，際此良辰苦景，格外黯然神傷了。

河池是小得可憐的地方，雖是個縣，卻沒有城牆，祇有一條街，卻分稱了好幾個街名。汽車站在大街的下面，縣政府在後面。除了縣政所及省立河池圖中的房屋像樣之外，其餘的房子與貧窮的鄉村沒有兩樣。

由那方退到河池的機關與民衆，越聚越多，來的多而去的少，破房子門上所貼的機關名稱，也越來越多，物價隨着人的增加而步步上漲，最奇怪的，則爲牛肉與白菜同賣八十元一斤。反映蔬菜的銷路好，窮人多。河池尚存古風，每逢三六九日一墟，這三日祇是鄉里人多了一些，並無特殊的產品可買。

河池本爲蠻荒之區，有苗傜僮倮等族，城裏當然看不到，趕墟之日略見幾個服裝特別的女人，但漢化已深，非入深山，不能見他們的特有風俗。

河池的天氣不大好，陰雨的時間多而陽晴少。高山常被雲霧迷漫。或行或停。山多石灰岩，深青可人，但是出產不多。廣西之窮，吃了石灰岩的虧。

我在河池住得頗久：第一次從十月一日到二十八日；第二次是十一月九日到十八日，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之中，小小的河池，能夠到的都走到了，除了簡陋以外，別無感覺。然而使我覺得奇異的，該處祇有一條又狹又淺的小河（其實是條溝）之外，既沒有河，又沒有池。何以名叫「河池」呢？實在想不透。要想縣志來查考。縣立圖書館中沒有，說在縣長那邊，托人問了縣長，說在教育科，問到教育科，則說舊的縣志沒有，新的還未編好，所以我對於沒有河與池而名「河池」，至今還是惘然。

遊出水岩

荒涼，寂寞，渺小的河池住得膩了，想要找些名勝古蹟去玩玩，古蹟沒有，名勝卻有一處，叫做「出水岩」，就是大街底下的車站，車站下邊那條水的來源。而且在朋友處看到了照片，見到一條布瀑從山腰掛下，於是遊興勃發。定於十月十八日前往，同遊者計有十二名，女性一人，向去過的人處問明了路由，這樣那樣，還是不清楚，幸得郵政局的一位先生帶了一節路，方不做南陽劉郎。

我們沿河池車站向西走了半里，折而向西南方的田塍中走去，越過了兩次河床，水淺處祇用破磚墊着，可以踏過，水深而隱蔽處則有人在洗冷水澡，據說姑娘們在大清早也來洗澡的，這條水就是從出水岩流出來的。沿水走了兩三里，經過了山那唯一的村落韋家村，由此前進，羊腸鳥道，漸行漸高，然坡度並不太高，山腳下亦有良田，新稻方收，農人將稻床擱在田中打稻，空谷傳音，礰礰之聲動人。黃犬見人亂吠，鷄在田中啄食，疏林叢竹，掩映山坡，農舍二三，錯落其間，雜花亂放，野草叢生，如麻詰鬪韻，如桃源深處，蟄居城市之人見之，莫不胸懷爲開，心曠神怡。將到岩下半里之遙，峯迴路轉，即見遠處半山之際，一條白練，矢矯而下，其聲轟然，如春雷微鳴，溪水急激而不深，成一灣形。循溪漸進，有桐樹數百枝，桐果已熟。及抵岩下，水聲愈響。幾疑身入機器房中，水沫隨風微飄，霧氣迷漫。削壁高五十餘丈，離地三分之二，有一圓竇，徑大三丈有餘，水由竇中噴出，如垂珠簾，如散玉花，下匯爲潭，成爲堆珠積玉之勢，不測深淺。其水則清澈碧翠見底，靜坐桐林，濯足淺溪，對飛瀑，看遠景，數月來沿途勞頓，爲之滌除無遺。

對岸則叢草蔓生，高與人齊，似有微徑可達瀑下，乃涉水登彼岸，披蔓附葛，即至瀑下，我與小兒最先到達，爾後各人亦陸續到來。瀑下則風大寒重，幾如深秋天氣，仰觀絕壁懸瀑，深覺此身之渺小；不望小溪流水，遠山近岫，另具一番風味。遊山觀瀑之樂，以此爲最，又以忙裏偷閒，苦中尋樂，別有情趣，個中滋味，誠非凡夫俗子所能領略的。

飽看佳景，健步而回，計行三刻鐘，路程約四公里。

河池另有一處名「收水岩」者，在五里店處，離城約二公里半，即出

水岩之水，匯而流下，經河池城南，約流六公里餘而至收水岩，流入地中而去。此亦奇蹟之一，可惜我們約了幾次，或因天氣不好，或因事情忙碌，未能往遊為憾！

河池到貴陽

第二次撤退到河池，柳州已經失陷，局勢極為緊張，十一月十四日，聞宜山已聽到砲聲，懷遠橋即將破壞；十五日宜山淪陷，敵向公路前進，已達懷遠河，十六日又聞敵已强渡懷遠河之訊，人心惶恐之極，從金城江退來之人民與軍隊，為數極多，任何屋子裏多住滿了兵，連街頭巷尾露天都住滿了，河池市面上的店鋪，十分之八已關了門。金城江是黔桂鐵路的一個重要據點，敵人勢在必得，欲鞏固金城江，必欲鞏固它的外圍河池，所以河池的地位，岌岌可危。

我們在河池將應辦的事款處理清楚了，而形勢日見危急，雖是有交通工具，然在最緊張之際，能否作為自己應用，頗為疑問。十八日上午乃呈請張長官說明了一切，准許我們撤退。下午二時我們有四輛卡車開出河池，二輛是裝動力燃料，二輛是辦公的人員及公物行李。又聞本日下午，我們將自動的炸燬金城江，金城江雖有大批的物資，然再三牽制，無法運出。只能忍痛犧牲了。

十八日下午二時，車發河池，公路上都是難民與士兵，車行甚慢。二十公里到大山塘，山高路窄，前往的車輛既多，一出了毛病，即行堵死，而各車貪圖搶前，不遵守行車秩序，這三四天內，時常堵塞，往往要等數小時之久。在爭取時間的時候，已是最大的損失，如果遇到敵機轟炸，則損害更大。昨日下午幸得美國軍官在此强迫指揮，車路方通。今日我們在此等了二點多鐘才得開動。為甚麼在緊急而重要的地方，沒有維持交通及治安的憲警？

二十日，河池的軍民人等全部退出，大山塘的大橋晚上七時炸斷。

車到車河及南丹時，遇到了警報，停車等候，今日共有五次警報，我們只曉得這兩次。車河是「河田公路」的起點、由此可達東蘭、萬岡、田東、百色等處，而達中越的邊境岳墟，現雖破壞，然車河仍為南丹的前衛防地，仍不失其重要性。某軍的防地，以此為起點。

晚上十點多鐘，才到南丹，覺得大餅稀粥充飢。南丹是個僻壤蠻荒之區，店舖旅舍本少，早已客滿了。宜山行撤退在此，兩間樓面，已經坐臥均滿，我與寶兒，祇能和衣擠睡車上，一天勞頓，倒也甜暢。

十九日上午七時，車發南丹，路上行人車輛頗少，祇有開赴前方的軍隊，精神飽滿，配備尚佳。十一時到六寨，天氣頗寒，如初冬，黔桂公路上的氣候，以六寨為最冷。我行在此沒有轉運站，增加卡車一輛，駁運較重要之物赴筑。下午一時開車，疾駛山國之中，車輛微有毛病，五時半到獨山，適遇警報，城中大放警報砲，為別處所少見的。車停新市區。尚有一車未到，候至深夜，方睡於鐵路賓館林嘯谷先生處。未到之車，因在下司地方壞了二只車胎，當夜派車前往救濟，未及趕回。蒙難之人員，步行數里至路邊民家，四碗蛋炒飯，化洋二千元，借一條又髒又黑的破被，亦須四百元，竹槓之巨，令人咋舌。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天晴，一反昨日陰霾難過的景象，因欲辦車輛手續，上午未能開行。步行進城，沿路滿是地攤，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價格比下面各地的為貴，難民更多，眞有摩肩擦踵之概。因湘桂前線戰事失利以來，避難到此地的難民，因為交通眞的沒辦法，來的多而去的少，食宿兩項，大漲其價，旅館的房間已無法租得，即如借到一床舖位，每夜亦須二三百元之巨；今日星期一，照貴州省的規定，不准賣葷菜，只能素食，然而素麵一碗亦須一百六十元，其貴可知。有許多機關團體，先在此租了房子，設立辦事處，作為撤退時的準備。獨山難民的疏散大成問題，所以今天由專員，縣長，救濟會特派員林嘯谷等開會商討。

在我們之後的若干日，獨山先淪在土匪之手，大肆搶劫，損失之嚴重，無法估計；土匪之後，敵軍方才進占，又來一次搶劫，敵軍人數不多，據說為土匪驚退，再來一次搶劫，土匪走後，才為我軍克復。經過幾次三番的搶劫爬梳，繁盛的獨山，成了一座空城。我有幾位同事，曾經過土匪初次的光臨，吃盡了人間最大的痛苦。

二十日下午一時，有二車開赴都勻，黔桂鐵路大部份循公路線進行，鑿山開路，工程浩大：抗戰期間一切困難之際，尚有如此建設，令人敬佩。我們總算一路順風，四點半鐘到達了都勻，行中在都勻鐵路賓館中的行軟，我們無福享受，只能到都勻行中打地舖，在黔桂逃難線上奔波二月的我們，誰也沒有苛求。

都勻，舊為土司衙門地，近多苗夷，然而是個整齊清幽之地，有山有水，有樹有園，房舍堅固物產豐富，人民殷實，是黔東的富庶之處，一切都比獨山有味。青年食堂中價廉物美的菜蔬，我們對之印象最佳。這裏的難民並不多，因是獨山貴陽兩地的死角。

二十二日晨五時即起，六時開車，在沙包舖受檢查，十點到馬場坪午飯，此處因客車停駛，招待所中冷靜異常，失去了過去的風頭。下午一時至貴定，適遇墟期，苗胞趕墟者甚多，各穿新鮮的衣服，上衣的花紋圖案各有不同，都為五色絲線，婦女們自行織成，曾見一位苗女，穿了最新鮮的花衣，光彩奪目，手中拿了一把紙傘，其餘的苗女並不拿傘，大約此傘為遮蔽日光或風雨，以保護她的美麗的衣服之用。她們的裙都垂到膝下，一律白底藍花，所以大家稱她們為白苗，腳脛則一律打裹腿，足穿草鞋。細看她們的手足與面部，皮膚粗糙，說係在山中終年勞作所致。眼球發紅，則室中光線不够，及煙火迷漫之故。苗男則青苗布纏頭與衣服，與漢人並無大異之處。另有穿青布鑲邊衣裳的女子，是仲家，還是個謎，則不明白。他們都由山中各將所有背到城中賣了，買其需要的回去。他們亦用紙票了，會做生意，然不免受漢人的殺價。我們到後，適遇警報，車行在郊外相等。二點半開車，六時到圖雲關，下坡即見電燈閃爍，貴陽在望，七時進城，不能進中山門，由南門沿城出小路，路面凹凸，顛簸殊甚，幸已到達目的地，不覺其苦了。

貴陽小住

我們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夜到達了貴陽，第一個感覺到初上的華燈，光明燦爛，雖不覺得眼花撩亂；然兩個月以來未見如此光亮的電燈，倒也痛快異常。第二個感覺，中山路大十字一帶，行人熙熙攘攘，彷彿在上海南京路的日昇樓。第三個感覺：每家大小的菜館，莫不高朋滿座，生意興隆，貴陽雖然菜館中不能公開飲酒，然而菜價相當之貴，往往有小吃大會鈔之勢。第四個感覺，路上及館子中見到的男女，彬彬有禮，女子們個個是臉如猴臀，髮若蝟刺；男子們洋裝畢挺，革履橐橐，沒有戰時的氣息，我們這些滿面風塵，一身泥灰的人對之，眞是自慚形穢，而以「桂皮」（即廣西的灰布大衣與灰布制服）比之實有天淵之別了。

我在民國三十一年到過貴陽，住了一星期，印象尚佳，此地有不大不小的城池，幾條寬闊的馬路可以溜躂，也有戲院可以消遣，也有各種小吃可以充飢，有馬車可遊花溪，玩上一整天，銅像台四周的特殊風味，南門外的水色，大夏大學中苗夷文物，科學館圖書館，物產陳列館民衆教育館的都以任意瀏覽，有許多朋友可以隨便聊天。我愛貴陽，我希望調在貴陽服務，但我的希望不能實現，我已被調到昆明工作了。

我在貴陽最大的任務是訪問朋友，如陳國鈞，岑家梧，梁甌弟等邊疆同志，趙奕、劉濤夷、沈秋雁，吳藕昌，張仕強，高宏佐等諸同鄉，路上也見到了由桂林退出的文化人，如熊佛西，錢實甫，張光宇張振宇兄弟，陳邇冬劉建菴諸先生，握手哈哈，各道平安，友情眞摯，溢於言表。

貴陽有平劇話劇電影川劇，厲家班在我到達三日停演，我沒有眼福。貴州沒有本省的地方戲，只有川戲，我去光顧了幾次，腳色太差（只有花臉雷雲尚好），服裝如乞丐，幫腔難聽之至。

在貴陽碰到了幾次警報，只能到城外山邊疏散。於是聯想到桂林岩洞之可貴，躲警報之安全。

黔滇路上

桂林總行雖先遷宜山，後遷河池，終到貴陽，然我已被調到昆明，不得不再上征途 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起身準備開車，然八時即發警報，十一時半解除；十二時又發警報，下午三時解除，所以我們的行程，不得不順延一天。

五三—三七〇

二十九日晨八時半，我車正式開行，我們三個局中行員，押運員是預定給我們坐司機台，然而機台已爲憲兵的長官佔據了，我們只能擠在車中。一車二十二人，女多於男，籍貫有江蘇，江西，福建，廣西，貴州，山西，廣東，湖南等省，南腔北調的語言，各盡其美，太太們歡喜說話，所以頗爲熱鬧。車到三橋，辦了個名義上的檢查，即與貴陽越走越遠。

貴陽是個谷盆地，地勢低窪，有南明湖的灣漩，土地肥沃，物產豐阜。抗戰以來，又積極振刷，與主席的埋頭苦幹，使黔省走上建設之路，政治漸上軌道。黔省山中蘊藏礦產極富，將來開發之後，可爲建國的工業重心。敵人雖沿獨山進了黔東的邊門，却不能佔領貴州的心臟，貴州是仍有莫大的前途。

車子雖是在清鎮平壩等處略出毛病，即行修理，即於下午四時到達安順。貴陽至安順的一段公路，地勢較平，車行便利：此後則山高坡大了。到了貴陽以來的天氣，特別溫暖，今夜在安順，月色皎潔。旅館（在西門外）下面有露天茶座，可坐可臥，飲清茶，對明月，吹涼風，聽蟲鳴，幾疑置身江南故鄉。可是好景不常，自古已然，此後踫不見太陽了十日之久。

晚飯後瀏覽市街，道路寬大平坦而整潔，各式商店均有，物價比貴陽低三分之一，黃菓（即橙子，上海稱之爲「廣橘」）頗便宜，四十元一斤，炒貨更多，有名「毛栗」者，是比胡桃絹略大的栗子，又甜又糯，「椎栗」較大而味較差。客館有一百四十與一百元兩種。銀行有好幾家。貴州大學工學院設立在此，沒有娛樂，平劇班子已走，話劇「陳圓圓」尚未開演。據說此地的菜刀最有名。安順多苗胞，因未過墟場，不能見到。城的四周是一個個螺絲形的山，頂上都有碉堡，這是城市外圍的保護物，我疑心到對於苗胞的鎮服有關係。

三十日因上午修理水箱，下午一時車發安順，四十公里到黃菓樹，適欲修車，停車靜觀名聞全國的大瀑布，在公路上平望，見對面平地上有瀑中流水滾滾而下，並無奇特，至此則一落三十餘丈，成爲瀑布，闊有數丈，水勢分大小三股沖下，如怒龍吐水，如珠簾輕颺：譬如萬馬奔騰，又如車爲炸彈發動，下臨深潭，過水下注，泛爲碧玉及乳白的顏色，水花四濺，再由狹溝怒流而下。路旁懸崖有小屋數家，面對懸瀑，可茶可飯，大瀑全景，一覽無餘，然不如走到下面仰視之奇特。我們此來，因非雨季，瀑勢尚小，如過春夏，則更洋洋大觀了。這個瀑布的構成，是因盤江的支流打幫河上游，有一處地層深陷下去，以致河身中斷，特別陷落，所以河水流至此，因高低相差懸殊，一落而成巨瀑。據說此瀑的水力，有七千多匹馬力，如能利用，實爲工業上的幫助。

黃菓樹以大瀑布出名，既不見黃菓樹，又沒有黃菓。小店中有球形的糖，是糖與豆粉混合搓成的，叫做「波波糖」，名稱古怪。又有瀑布及苗瑛的照片發售。

當晚中抵關嶺縣，（又稱關索嶺）即宿於此。市廛不大，米價最便宜，甘蔗亦賤，飯菜亦可口而便宜（每餐一百四十元）。從今日開始，天氣突變，成爲霧陰不見天日，寒冷殊甚，已是初冬景氣，一反昨日以前和暖的氣候。

十二月一日，天氣陰，上午九時車發關嶺，經永寧州未停，山路先高後低，坡度極大。十二時餘抵盤江橋，司機病，車又壞，耗油甚多，在此候救濟車修理。盤江橋爲公路通過北盤江上唯一大橋，亦是唯一的交通孔道，過去曾用鐵索大橋，鋼纜鐵板，以渡車馬，今則改建新式的鋼橋。前年此橋沖斷後，黔滇之交通於焉阻斷。因其處境重要，故有憲兵駐守於此。兩面是高五六百公尺的大山，中間夾黔西有名的北盤江，江水黃濁，水流急湍，中多礁石，不通航行，春夏水漲時，其勢更爲猛烈。盤江有南北兩支：上游與紅水江同流，在冊亨縣者合流而名紅水河。南北盤江環繞的範圍，稱爲「盤江八縣」，即晴隆，普安，盤縣，興仁，興義，冊亨，貞豐，安龍八縣。

下午三時到達晴隆，（盤江橋到此二十四公里）因尚有二車未到，在此等候，住中國旅行社晴隆招待所。

十二月二日，晨起已見霧花飄颺，天氣更冷，昨晚有二車未到，在盤江橋附近做「山大王」，下午才來，因欲修理，乃在晴隆休息一天，頗忿

木炭盆）取暖，聊天終日。

三日上午方將壞車修好，下午一時車發晴隆，不久即到「二十四拐」，「拐其」損壞，在此等候修理。又經過江西坡，此坡不太高而很長，我車機件常生障礙，油料（用酒精）又雜，時行時壞，常待救濟。五時以後，天下大雪，寒冷刺骨，滿山迷糊，行車既險且難，然而荒山險境，不敢久留，只能摸索前進。幸一點多鐘，雪止，時天已墨黑，星月全無，油管凍住，拋錨高山。遙見十數道燈光，搖曳而來，機聲轟轟，則美軍卡車，星夜開赴前方，電炬照耀，宛若火龍盤旋，夭矯騰躍，蔚爲奇觀。

晚上七時，方抵普安，由晴隆到此，只有五十公里，走了六個鐘頭，成績驚人！夜宿小客棧，每人祇有一條草席與一張棉被，又短又小，有蓋無墊，蓋頭不蓋腳，而且不是旅館所有，向別處臨時租來。我所蓋的一條，被面雖拚湊而成，尚覺柔軟，且有幾分油香，大約是個姑娘之物。天冷風大，蜷伏一宵，腰酸背硬。因想到普安本是小得可憐的縣份，曾有「好個普安縣，衙門像狗窩，大堂打板子，四門都聽見。」之諺，此雖形容過火，然其窮小得可以了。現在已經有了飯店旅館，尚有棉被蓋，總算大幸了。

四日晨九時，車發普安，離別了鄉村式的縣城，老爺車時行時壞，翻山越嶺，倍極辛苦。離盤縣五公里處，無法再行，我們幾個男人，只能步行到盤縣，，其餘的男女，天黑了才來；半夜裏方將拋錨車拖回盤縣。五日，在盤縣修車買油，休息一日。

盤縣也是四山環抱中的一塊盆地，面積不大，縣城還築在山上，盤江水流不大，由此經過，羣山重疊，峯巒交錯，人口不多，尚稱殷實，惟過去四鄉常鬧土匪。南門外是商店，旅店飯館均在新車站，生活程度並不高，而日用品則貴過貴陽昆明，因此項貨物，都由筑昆兩地運來的關係。沒有娛樂場所。

六日晨十時，車發盤縣，一路順風，經六資孔，而於下午二時許先到達平彝。一般人均以爲到平彝後天氣即可暖和，其實不然，仍極寒冷，平彝城頗爲荒涼，店舖不多，貨物亦少。文廟頗爲莊嚴偉大。大成殿魁星閣建築均華麗，新建中山堂，尚未落成，現爲縣立中學所在。然比廣西的河池南丹等縣，尚勝一籌。

六日之夜，尚有三車拋錨在六資孔，害了一夜，在第二日（七日）下午四時才到，他們即行開去。我車因欲換胎修理，在五點鐘方能開出，不到三公里即出毛病，修了半天，山霧迷路，燈光欠佳，此後一段山路，又爲盜匪出沒之所，未敢冒險前行，即行折返平彝，住一品香旅館。

七日晨九時，二車發平彝，山上寒冷更甚，大雪之後，滿山皚白，山間靜寂，不見鳥獸人跡，彷彿北極世界，花草樹木，着水雪成冰，玲瓏透剔，如玻璃澆成，所謂「瓊樹瑤枝」，當係此景。我們因山路泥滑，汽車不能行駛，步行了數公里，呼吸新鮮，體溫足暖，又得飽覽奇景，亦爲苦中之樂。

車下山坡，一路平坦，十二時即到霑益，即遇雪花飛揚，飄舞滿空。該處爲一小盆地，四周都係老年時代的黃土山嶺，所以闢作某種用途，霑益離曲靖祇有十三公里，有敘昆鐵路可通，川滇公路東路亦由此分道，所以交通重要。

八日下午二時到達曲靖，曲靖的市面相當之好，城市既大，店舖亦多，交通方便，出產亦豐，土地以韮菜花最有名。「小爨碑」（即爨寶子碑）在曲靖中學內，亦爲南三寶之一。（三寶即孟孝琚碑，爨龍顏碑，爨寶子碑），字體奇古，惜往拓不多。

十二月九日上午九時，萬事皆安，車乃啓行、據說路上不安，時常搶車，尤其在上午被搶者更多，然不能不開。此路一百六十公里，又係平直之道，下午四時到達了南天的重鎮——昆明。

我們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離開貴陽之日是陽光普照，此後則每日不見太陽，陰霾風雪，倍增旅愁。易隆之後，太陽時露時隱，遙望西天光華四射，到昆時則滿天光明，大地回春，令人神清氣爽。我們此行的首尾，尚稱吉利。照規矩三天可達的行程，我們走了十一日，然尚未出事遇險，阿彌陀佛！

五三—三七二